大眼睛的女人们

谁人知晓何塞迷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法蒂玛姨妈从未解释清楚过。然而只要她的欧洲萤无法控制，引得她心慌意乱时，她就知道了……在睡梦中死去的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到：“我相信爱情，如同永恒一样，那是一种野心，人类一种美丽的野心。”


ISBN 7-5302-0672-9
9 787530 206720 >
定价：11.00 元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詹　玲　译　　段若川　校

小　说　丛　书

大眼睛的女人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眼睛的女人们／（墨）玛斯特尔塔著；詹玲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ISBN 7－5302－0672－9

Ⅰ．大…　Ⅱ．①玛…　②詹…　Ⅲ．长篇小说—
墨西哥—现代　Ⅳ．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8078号

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大眼睛的女人们
DAYANJING DE NüRENMEN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詹玲　译　段若川　校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6.5印张　120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2－0672－9
I·658　定价：11.00元

序

钱满素

20 世纪外国文学领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女性文学的崛起,这无疑是妇女的解放在文学园地中的开花结果。

妇女写作和男子一样,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二是物质。精神指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己也有独立的人生价值,也有参与社会的平等权利。物质指的是经济自立和对时间空间的支配,借用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无论从精神或物质上,女性都依附从属于男性,终生囿于家庭。清教徒认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让她成为男人的帮手和附属。一个好妻子必须服从,必须否定自我,必须舍弃一切追求智力发展、自我实现的狂妄自大的愿

望。清教徒的这一观念显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曾具有普遍意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即便写作,也不一定去发表 即便发表,也常用假名,因为发表作品是一种公开参与,不是女性分内的事。

妇女在本世纪中获得的地位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正是在 20 世纪,女人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也许不亚于文艺复兴时人从神权下的解放。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和民主进程推动了妇女事业,妇女普遍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法定权利。妇女的受教育、就业和经济独立,为她们的思想独立创造了条件。60 年代以来涌动的当代女权运动对女性意识的触动更是非同一般,女人发现了一个"我",发现自己也有值得书写发表的体验。一贯独霸的男性话语受到挑战,人类不再只用一个声音来说话,来记录。女性话语登堂入室,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和情怀。

女性文学是女性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常常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而是妇女揭露和抗议性别歧视、思考自身命运及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它是这样贴近妇女的生活和心灵,无法不引起女性间的共鸣和交流。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都局限于表现女性意识,但她们毕竟是女人,她们描绘的世界不同于

男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具有男作家所难以把握的真实性。

20 世纪中,女性文学从少数精英发展为燎原之火,大批妇女拿起笔来创作。女性专业作家也不再是稀罕的事情。不仅在英国法国这样妇女具有写作传统的国家里,女作家地位稳固,在文坛上常能与男性匹敌,并驾齐驱,而且在拉美和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女性文学也在崛起。在新作品不断问世的同时,一些被历史湮没的早期女性文学也被陆续发掘出来。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妇女学,对妇女和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译介的外国妇女文学作品大约有几百种,其中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的不同译本占了相当比例。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外国女性文学的概貌,我们曾选编出版了十卷本《蓝袜子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该丛书由于篇幅所限,对中长篇小说只能采取节选的办法,给读者留下遗憾。这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和我们编委会合作,推出这套《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的开放系列,分期分批地将本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女性小说译介给读者。这些作品由于其涉及问题的普遍和深刻,描写方式的大胆与新颖,在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拥有大

批读者，甚至引起争议。它们也许不都是传世名作，但它们引起的关注至少能说明它们触及到了妇女问题中的某些敏感点，迫使读者进行思考，我们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分享这些作品，从中受益。

中文版前言

勇敢无羁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我们女人在决定爱一个人或同时爱几个人的时刻，在与古老的教育决裂之际，依旧需要勇敢，这样才能迈过途中的每一个沟沟坎坎。面对腹中的胎儿，我们该做什么？给自己找什么样的工作？更愿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甚至，我们以什么样的语调同他人交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抚育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否生养孩子？我们交谈些什么？面对什么事我们不沉默？我们保护什么？这些都要有勇气。

从未想像过的声音，从未有过的梦，从未降临过的平静，这些自身事物了解我们，懂得与它们独处正是奇迹传递的一种特许。深信在从前，甚至早在某人梦见我们的生活之前，就有女人学着去爱，而且在不丧失自己信条的情况下同其他人一起生活。我知道并相信这些赋予了我和许多女人的特权。

于是，正如现在，她们想前往爱的天堂和失乐园，并且还能从那里回来，依旧做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双脚与双臂，自己违反常规的行为与头脑的主人。她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我们努力相比，先前的姐妹们有时少却了许多傲慢和口头告示。若不是有些女人已将一生投身

于诠释和捍卫那些在女人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不同点和勇气上，有千千万万的事情我们仍将感到费解和不可企及。

那个女人是谁呢？她毫不畏惧地穿越最艰险的天堂之门，心里清楚为了从那里返回到芸芸众生之地必须成为勇敢者。她是，如今我知道，一个主张男女平等的女人。虽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不把她看做一名女斗士，虽然她的行为丝毫得不到夸赞，但她曾经是、现在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学习以宽容和愉悦看世界是一个值得希冀的梦。在日常生活中，我成千上万次把女权主义的建议、梦想和有违常规之举的有益存在同一个梦、一种天赋相关联。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几乎总是准备更进一步地推动人类的绝望情绪与相互憎恶，而非内心的宁静、沉着和对令我们迷惑不解的那些事物确凿无疑的热情。由此我觉得是个奇迹：曾经找到过一种理论，在妇女中得到实践，鼓励她们睁开双眼，张开双手；因为日常的生活蕴藏着神奇。让她们明白生活充满冒险和艰辛，不过它属于自己。

给心灵的成长创造气势，不仅仅要毫不畏惧而且要勇气十足，这是一种学习，并非最普通的，但确实最关键。在男人们中间它也是一种有必要加强的学习，不过以我的双眼所见，由于女权主义的推动，在其所有的游行示威活动中，这种学习在女人们中以特别突出的方式得到加固。甚至，我敢说，无需任何复杂理论，祖母们或母亲们早已渴望拥有自己身体与生活的自由及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争取到了。

教育人类勇敢，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必将被我们的社会遵循，成为它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一点不是一贯如此。坚持对妇女的教育，坚持女人同男人一样具有优越感，即面对生活不胆怯，同样地，期望时刻准备好理解生活并完完整整地接受它。我以为这种期盼曾经占据着而且目前仍占据着女权主义者的心灵。不单单作为寻找勇敢女人的一种理论，并且当做一种力求是发自男人们内心的实际行为，最重要的勇敢行动，应当把女人们作为自由的人类加以接受，接受她们乃自己命运的主人，能够自力更生，享受生活而不受性别条件阻碍。

在这种不存在暗示的实际行动中，我相信在这本书中被称为“大眼睛的女人们”的这些女子会勇敢地活下去。或许我本想如是描述她们：坚忍，信守自己的激情和对待生活的准则，记性好。我愿意想像这些故事，并以梦想时同样的炽热完成那些敢于织梦人的梦。

生活总是凭借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所散发的光彩给我们以惊喜。不晓得如何感激命运赐予我的礼物，仅仅能想像自己笔下的故事将在那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被人们以魔幻、遥不可及的文字阅读。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一些国家心怀神往。只要一听到别人谈论它们，自己仿佛已漫步在那里的城市和乡野。品尝那里的食品，也如同从前的日子里早已在当地吃过。我还期盼着结识那群步履徐缓，目光里隐藏着不安的人们。这些正是许多年以来我的中国情结。但愿读到此书的人能够感受到我想飞去拥抱他们的迫切心情，我的满腔热忱正绽放出渴望。谢谢你们，把目光投注于我。

内容提要

这是墨西哥著名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三十六位女人，每位女人各占一节，各自叙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映了在20世纪30年代即墨西哥历史上那个充满希望、生机盎然的时代女性所特有的情爱世界，展示了现代女性对于传统观念的反叛以及对于新的情爱观念的大胆追寻。

女性在小说中处于主导地位，男性只是作为配角出现。这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颠覆，也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充分张扬。

小说的风格清新柔美、温婉细腻，基调欢快，使我们感受到从拉美土地上蒸腾而出的那份诗意的神秘。小说出版后在西班牙语世界广受好评，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不衰。

莱奥诺尔姨妈的肚脐儿是人们见到过的最完美无缺的。那深深凹陷的小点不偏不倚地正镶在她平坦的小腹中央。姨妈的脊背上布满斑斑点点，两胯浑圆结实，好似她小时候顶水的圆罐。她的肩膀微微上耸。 走起路来慢慢悠悠，就像走钢丝。看过她双腿的人都说它们纤长，光洁。目睹过她阴毛的人说它们泛着微红，密密地聚作一团。倘若不渴求看她全身的话，也就无法一睹她那婀娜纤腰。

莱奥诺尔姨妈在十七岁那年真心诚意地嫁了人。对方正是她为过日子用心挑选的一个男人。阿尔贝尔多·巴拉西奥斯是位严厉富有的公证员，比莱奥诺尔姨妈大十五岁，高三十公分，并有着跟年龄相配的阅历。很长一段时间，他曾是几个乏味女人的男朋友。但当她们发现公证员的婚姻计划是长期的事情时，因要继续以往无聊的生活就和他断交了。

命运驱使莱奥诺尔姨妈在一天下午陪着母亲露伊西达走进了公证处去办理一桩事实上非常简单、可对她们来说却异常复杂的遗产继承手续，因为莱奥诺尔姨妈那位刚刚离开人世的父亲从未让自己的妻子为生活费过半小时的神。除了去市场和做饭，他替妻子包办了一切。他给她念报纸上的消息，向她解释该如何考虑它们；他

给她足够的花销，但从不要求她报账，甚至他们俩一块儿去电影院看电影时，他也不断地给她讲：“露伊西达，你瞧着，这小伙子已经爱上那女孩子了。你看他们怎么对视，看到了吗？他又想抚摸她，已经在抚摸了。现在他要向她求婚了，过一会儿他肯定要甩了她。”

对这位不仅仅是一位模范丈夫而且永远是莱奥诺尔姨妈的父亲的突然辞世，露伊西达太太感到痛心，一切对她来说都变得无比复杂。带着这种伤痛和困难，莱奥诺尔姨妈和母亲走进公证处寻求帮助。人们发现姨妈做起事来充满热情并富有成效。一年半以后，尽管还穿着丧服，莱奥诺尔和公证员巴拉西奥斯结了婚。

生活从未像那段日子一般顺畅过。在惟一的困难关头，她曾遵从母亲的劝告：紧闭双眼，说一遍“万福，马利亚”。事实上由于某些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缘由，当莱奥诺尔姨妈的丈夫把手搭在她纤细柔软的腰肢上时，伴着一连串嘟哝声和喘息声， 这位没有节制的男人将不可避免地迎来性高潮。有时能让莱奥诺尔念无数次“万福，马利亚”。

女人满二十五岁前可能渴望得到的一切，莱奥诺尔姨妈都不缺：帽子、纱巾、法国鞋、德国餐具、钻石戒指、各种款式的珍珠项链、珊瑚、绿松石、金银丝的耳环。从三位一体教团的修女们手绣的内裤到类似于玛尔嘉丽塔王妃[①] 所戴的王冠，所有的东西她都有。甚至她

① 指英国历史上的王妃，亨利四世之妻。她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与几年前遇难的戴安娜王妃相似。

丈夫的爱，凡是她想到的就能拥有。渐渐地，这个男人觉察到，生活里要是少了这位如此妙不可言的女人简直就无法忍受。

公证员每周至少三次和莱奥诺尔姨妈亲亲热热做爱的结果使她先生了一个女孩，接着又生了两个男孩。如同电影里才出现的古怪情形，她的身体经过三次鼓胀，恢复，看上去丝毫没有变形。公证员本想做记录来肯定这个奇迹，可岁月和好奇心赋予他妻子的不变的温存、体贴使他满足于享受她。做爱的方式好起来，莱奥诺尔姨妈不再手捧《玫瑰经》[①]忍受丈夫的欲求，而是心怀感激地睡着，醒来后脸上一整天都挂着微笑。

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人们总是谈论他俩的幸福，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女人们找不到像公证员巴拉西奥斯一样对幸运的莱奥诺尔更忠贞的例子。当女人们拉长了脸，抱怨个没完时，更感火上浇油的男人们就会想起巴拉西奥斯太太平和的微笑。

在一个星期天假如莱奥诺尔姨妈没有突然想到买枇杷的话，那么一切也许还按老样子发展下去。每个礼拜天她都去市场，去享受那种独处的快乐。她先环顾一下，并不想看清楚什么水果是哪种颜色，也搅混了西红柿和柠檬的位置。紧接着她一步不停，径直走到一个满脸沧桑、正用蓝玉米做特厚玉米饼的女人跟前。莱奥诺

①天主教教堂中的祈祷文。每个经段后背诵一段《天主经》、十遍“万福，马利亚”和《荣耀归于圣父颂》中的一段话。

尔西塔[1] 买了一个刚从饼铛里取出来、涂有鲜奶酪的玉米饼，卖饼的女人又小心地往上抹了点辣椒酱，然后她一边慢慢地嚼着饼，一边买其他东西。

枇杷是颗粒不大的水果，表皮宛如天鹅绒般光滑，颜色深黄，密密地藏在枇杷树的枝杈上。有的味道酸涩，有的甘甜。枇杷树的叶子扁长，色泽幽深。当莱奥诺尔姨妈还是扎着小辫、腿脚像猫那么敏捷的小姑娘时，很多下午她爬上祖父母家的枇杷树，坐在枝头迅速地吃果子。三枚酸的，一枚甜的；七枚酸的，两枚甜的……直到找寻不同的味道以及把它们混合起来成为一项有趣的游戏。女孩子是不许上树的。不过她的表哥塞尔西奥，一个目光睿智、嘴唇细长、话音坚决的早熟的男孩子，领着她干了些不同寻常的秘密的冒险之事。爬树是其中简单的一桩。

莱奥诺尔注视着市场上的枇杷，觉得它们有些异样。这些果实远离果树却并未完全分开，因为剪下来的枇杷果上连着长满树叶的细长的树枝。

她买了些枇杷带回家。把它们拿给孩子们看，让他们坐下吃。同时，她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祖父强壮的双腿、祖母翘翘的鼻子。不一会儿，她嘴里便塞满了滑溜溜的核、天鹅绒般的皮。猛然间，十岁的日子，想摘枇杷的双手、被遗忘的心愿一一重现了，塞尔西奥趴在那株枇杷树上向她眨巴着一只眼睛。

直到此刻她才发觉事情的荒谬。当时人们告诉她，

① 西班牙语中，莱奥诺尔的昵称。

上帝会让人生出像酒鬼一样糊涂的孩子，以此来惩罚结婚的表兄妹，从那一天起，有什么东西离自己远去了，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后来，由于这种突然迸发又不可向他人倾诉的怀旧之情，使那些甜蜜的午后时光变得分外温存。

大概没有人敢要求的更多：孩子们在雨中放纸船带给她的那份静谧，加上高尚、勤恳的丈夫对她忠贞不渝的爱。尽管如此，莱奥诺尔完全认定表哥使她那绝顶美丽的肚脐抖动起来是可以的。她至今绝对相信自己那么做值得。别无他人，就只有胆大无忌的莱奥诺尔姨妈这样想。

一天下午，莱奥诺尔碰到了正走在五月五日广场上的塞尔西奥。莱奥诺尔刚巧一手牵一个孩子走出圣多明哥教堂。像那个月的每个下午，她领孩子们去献花。女孩子身穿长长的、镶花边的白色蝉翼纱衫，头顶麦秸编成的花冠，拖拖拉拉的纱乱糟糟地搅成一团，像一名五岁的小新娘；男孩戴着一个令他七岁的年龄感到脸红的随从面具。

“如果那个星期六在祖父母家，你没有跑开的话，这对宝贝该是我的。”塞尔西奥说着，吻了她一下。

“我一直带着这个懊悔活着。”莱奥诺尔答道。

这城市中最想找到心上人的单身汉塞尔西奥没想到莱奥诺尔这样回答他。他二十七岁，刚从西班牙回来。据说他在那学习了种植油橄榄最先进的技术。他是一个位于维拉克鲁斯的小庄园的继承人。此外，在圣马丁和离阿萨兰很近的地方，还有两个小庄园属于他。

莱奥诺尔姨妈注意到他舔湿了一片嘴唇和眼中流露出的那种茫然若失的神情。过了片刻，听到塞尔西奥回答：

“一切像是又爬了一次树。”

祖母家在南街 11 号，宽敞，摆满了复杂的饰物。有一间开了五个门的地下室，祖父在里头做试验，有时把脸熏黑。试验让他暂时忘记自己待在地下的世界；与此同时，朋友们挤在屋顶平台的大厅里玩台球。

祖母家有一间朝向花园和白蜡树林的早餐室，一块回力球场地，莱奥诺尔姨妈和塞尔西奥总穿着旱冰鞋在上面滑来滑去的。一间玫瑰色的屋子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和一艘孤零零、破旧不堪的船，与之相邻的是一间祖父用的和一间祖母用的小屋。儿女们的几间各不相同的起居室曾逐渐地被他们以墙壁的颜色称呼。祖母的记忆力还相当不错，但瘫痪了，常待在蓝色的房间里画画。在那间屋子里，莱奥诺尔姨妈和塞尔西奥看到她正在一些陈旧的婚宴请柬信封上画线条。祖母一向喜欢保存这类东西。她给他们喝红葡萄酒，接着拿出新鲜奶酪，然后又拿出些搁了许久的巧克力。祖母家一切如故。过了一会儿，老妇人觉察到一丝异常：

“你们俩，我有些年头没见着你们在一起了。”

“自从你告诉我，表兄妹如果结婚就会生出白痴以后。”莱奥诺尔姨妈答道。

祖母微笑着，举起画纸，上面勾勒着一朵花的轮廓。它永远不会被完成。花瓣一层叠一层，没有间隙。

“那以后不久，你从枇杷树上摔下来，差点儿摔

死。”塞尔西奥对莱奥诺尔姨妈说。

“你们俩很会在一起摘枇杷。我至今没碰到有谁像你们干得那么好。”祖母说。

“我们还会的。”莱奥诺尔姨妈说着，弯下她特别优雅的腰身。

莱奥诺尔姨妈和塞尔西奥走出蓝屋子时，即刻脱下了衣服，仿佛有魔法驱使他们走进花园。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的激情平息下来，拿着三枝结满枇杷的树枝，回到蓝屋。

“我们缺少练习。’莱奥诺尔姨妈道。

“练习，练习吧。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短暂。”祖母回答着，嘴里塞满了枇杷核。

蓝溪庄园是位于普埃布拉市北部山区的一长条富饶的土地。1910 年，庄园主人在那里种植了咖啡、甘蔗、玉米和豆角。此地四季常青，雨水丰沛，无论日头高照，还是没有太阳，甚至每一个月夜都雨丝飘飘。所以，没人把下雨当回事。出门走走，从不想着带什么挡雨之物。

埃莱娜姨妈只在雨水中生活了很短的时间。主要是因为附近没有学校，父母把她送到墨西哥城的圣心学院念书。学校在三百公里外，要乘二十小时的火车。她在吃午后甜点的时间到了学院。当天夜里便做梦回到了普埃布拉城。第二天吃早饭时，思乡之情笼罩了她。将有十个月的时间吃不到母亲烹制的诱人美食，学习法语，跟一群冷漠的修女在一起，怎么会不让她想家呢。后来，当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算术、语法、历史、地理、钢琴、缝纫、法语等各门学业，刚刚回到家乡，置身其间所激荡的幸福感尚未平息之时，就不得不再次离去，因为革命① 来了。

① 1910 年墨西哥爆发了持续七年之久的资产阶级革命。萨帕塔和比利亚分别建立了南方和北方农民游击队。同年 11 月 20 日，马德罗领导的自由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并于次年推翻了迪亚斯的独裁统治。

当起义军闯入庄园，要占据良田和河流时，埃莱娜的爸爸没有反抗。他交出了房子、院落、弥撒室和家具。他还是那么不卑不亢，这种姿态总能把他同其他牧场主区分开来。他夫人给女兵们指出去厨房的路，他自己取出记载庄园财产的凭证并把它交给了起义军的首领。然后，他几乎微笑着，带着全家坐汽车去了特西乌特兰。

在镇上，他们家一向有疯疯癫癫的名声。因此当他们毫发未损，平静地出现在镇上时，另外一些庄园主家庭断定埃莱娜的父亲拉莫斯·兰兹与反叛军有瓜葛。他们没烧他的房子，他的女儿们一点未受惊吓，他夫人也不哭哭啼啼，这些不可能是偶然的。

当人们看着埃莱娜一家人走在镇上，兴高采烈 地畅谈着，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时，觉得他们是坏人 。父亲的态度那么镇定自若，以至于家里没有一个人发现烦恼的缘由。总之，如果他微笑，是因为第二天或十年内餐桌上有食物，丝质的裙子底下有撑裙。是因为没人会缺压发梳、珍品匣、别针、镶一个钻石的耳环，以及吃奶酪时喝的葡萄牙产的欧波尔图葡萄酒。

只有一个下午埃莱娜的父亲看上去焦躁不安。他一连好几个小时趴在特西乌特兰宅子中的写字台上画一个类似平面图的东西，但结果无法令自己满意。他一张又一张地往纸篓里扔废纸。他感到自己实在没用，就像一个人竭力回想几个世纪以前的藏宝处的路线，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埃莱娜姨妈站在一个大椅子上望着他，一声不响，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突然，她发现父亲满意了，还听到他自个儿叽咕了一声，却并未因此失去笑脸。他把纸折了四下，放进西装上衣的内兜里。

“晚饭好了吗？”父亲问，这才头一次看着她，既没拿什么给她看，也没告诉她整个下午他忙忙碌碌地干了些什么。

“我这就去看。”她说着便放下其他事情往厨房走。她回来的时候父亲在一张高靠背的大椅子上睡着了。她慢慢地走近，一直走到纸篓边，把父亲扔在里面的几张纸片拿出来，把它们夹在一本书里，接着叫醒父亲，告诉他晚饭做好了。

拉莫斯家的一切用度都宽裕。甚至在食物匮乏时期，母亲也能想法做出七盘菜，至少够五个人吃晚饭。那天晚上有蘑菇汤、面饼、西红柿和油煎豆角。最后是喝巧克力茶，油光光的甜面包圈蘸巧克力汁。革命结束后，埃莱娜姨妈没有再见过那样的面包圈。把所有的食物都送进胃里之后，家里人就要睡觉了，毫无顾忌地发胖。

德·拉莫斯太太先后生过八个孩子，其中的五个因天花、百日咳和哮喘等疾病夭折了，而三个活下来的则营养过剩。依据一个普遍的说法，吃好的和多吃帮助他们存活。那天晚上，姨妈的父亲说不太饿，这可让全家人吃了一惊。

“吃吧，宝贝。要不，你会生病的。”堂娜奥蒂丽阿恳求自己的丈夫——一个身长一米八、护卫着灵魂的肉体有九十公斤重的男人。

埃莱娜在吃完最后一口甜面包圈之前就请求离开。她带着一根蜡烛把自己关进客房。在房间里，她把那几片纸放到一起，读她父亲用绿墨水写的东西：平面图上画的小路通向她家后面的小别墅，直接到达建在厨房附近的地窖。

葡萄酒！自从蓝溪被占，父亲惟一感到惋惜的就是失去了他的葡萄酒。他收藏的贴着不同语言的标签的酒瓶，里面装满了酒。埃莱娜还很小的时候就从大人们的杯子里尝酒。她父亲，那位坚强、有分寸的男人，会为了自己的葡萄酒重返庄园吗？难道正因为此，中午才听到他要西里罗准备一辆铺好稻草的马车吗？

埃莱娜姨妈抓过一条披肩，连蹦带跳地下了楼梯。在餐厅里，她父亲还在找理由向妻子解释他不饿的严重错误。

“不是看不上眼，亲爱的。我很清楚你费心思做好每一顿饭，以便我们不再想念从前的日子。但是今天晚上我有事情要处理，我不想把胃撑得鼓鼓囊囊。”

埃莱娜姨妈听到父亲说“今天晚上”的时候，就跑到院子里寻找那惟一的大车。伙计西里罗已经把一匹马拴在车上，默不作声地看护着。西里罗为什么没去参加革命？为什么静静地待在马旁边，老是自言自语呢？埃莱娜踮着脚尖从他背后走过去，钻到了马车的后面。过了一会儿，她听见父亲在问伙计：“找到好的草料了吗？”

“是的,先生。您想看看吗?”

埃莱娜姨妈想父亲是点头答应的，因为她听见他走

到车的后面，掀起了席子的一角。她感觉到在距离自己身体三掌以外的地方，父亲的手移动着。

“草料非常棒。”他说着,走开了。

这样，她恢复了平静，松弛了一下僵直的脖子。

“你别跟来，西里罗。”拉莫斯先生说，“这是我自个儿的嗜好，我不要别人操心。假如我回不来，告诉我太太，这辈子她给我做的饭菜都特别好吃；告诉我女儿埃莱娜我没去找她，没留给她一个吻，是因为我想欠着。”

“您走好。”西里罗对他说。

马车开始慢慢地前行，在黑暗中缓缓离开了村子。沿着一条大概极其狭窄的路，正如埃莱娜姨妈看到用一条单线画出来的路时所想像的那么窄。两边都没有多余的空间，所以马车只能缓慢地朝前走，否则马会像她在大路上驾驭它时那样飞奔起来。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不过，因为她睡着了，并不觉得时间长。当马车几乎不往前走，空气中只能听到她父亲低声吆喝马停住的吁吁声时，她醒过来了，伸出头看到了正对着自己的巨大的房屋的后半部。这房子令她一辈子魂牵梦萦。她父亲在房前停住马车，跳下来。她看见他在月光下发抖。看起来，房子没人守卫。她父亲一直走到墙边的那扇门，用一把巨大的钥匙把它打开了。然后，他消失不见了。埃莱娜姨妈跳出稻草堆，跟在父亲身后钻进了那个用刚点燃的提灯照亮的洞穴。

“我帮你吗？”她嗓音沙哑地说，一脸倦意，头发沾

满了稻草。

从父亲眼中看到的惊愕她永生难忘。生平第一次，她感到害怕，虽然父亲就在身边。

“我也喜欢欧波尔图葡萄酒。”她说，克制住颤抖。接着，她拎走两个瓶子，把它们放在马车的干草上。她又去的时候碰见父亲拿了四瓶酒。就这样两人在沉默中来来回回，直到把马车塞得满满的，不能再多放一瓶那样的欧波尔图葡萄酒。埃莱娜是坐在那位谨慎、严守自己习惯的男人的膝盖上， 学会了喝酒。她那个晚上的疯狂举动令他震惊。

他又拿了两瓶酒，把它们放在腿上好当买路钱。 然后他抽打着马，沿着来时又窄又隐蔽的小路驾起了马车。他们或许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回去。不过，直到他们要离开，也没碰到一个人，简直是个奇迹，居然没有一个侵占蓝溪的农民军守护这个后院。

“他们走了吗？”埃莱娜问父亲，说着就跳下马车，跑向那个院子，黑暗中埃莱娜贴着一面墙走，一直绕了个来回。最后她碰到了前面大门旁的一个石凳。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没有一点声音，没有尖叫声，没有脚步声，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人也没有！”埃莱娜姨妈喊着，“一个人也没有！”她重复道，攥紧了拳头，蹦跳起来。

他们顺大路疾驰而归。埃莱娜姨妈哼唱着“一个久远的爱情”，思念一位老奶奶。她十八岁，可前一天的爱情已成往事。那一夜她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猛然间她发觉自己的爱情中有一个无法补缀的洞。谁会相信她的

冒险呢？她在镇上的男朋友连一个字都不信。

“埃莱娜，看在上帝分上，别说蠢话了。”当男友听到此事，警告她，“不是你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知道，丢下庄园让你很伤心，但是你不要说那些你们如同不负责任的酒鬼干的事来损坏你父亲的名声。”

在前一天苍白如洗的月光下，她已经失去了男友。她并不试图说服他。一个星期之后，埃莱娜姨妈爬上火车。她母亲有本事把路易十五的房间[①]、十只母鸡、两只公鸡、一只奶牛和它的小牛犊全塞到车厢里。除了未来和确信最完美的男人也有松懈的时候，她没有带更多的行李。

①此处指路易十五风格，即以精湛的工艺著称的装饰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 18 世纪的法国细木家具上，后又转向大量点缀路易十五王室和贵族住宅的各种洛可可式的最精致的新式产品上。

她生性活泼，好动，颈子如青瓷般滑润。有一头蓬乱的栗色头发。说话率直，没遮没拦，对什么人都要品头论足。

人们喜欢和她聊天，因为她声音爽脆；她的眼睛把最普通的行为、最微不足道的故事变成最确切的话语。

不是因为她编造别人的坏话，也不是因为她知道某个传闻更多的细节。更多地在于她可以发现每件麻烦事的端倪，发现恰是上帝的疏忽造成人们身上致命的缺点，发现语言方面小小的不明确使得一颗纯洁的心变得令人讨厌。

恰罗姨妈喜欢活在人世上，用锐利的目光观察它，以急促的话语调侃它。她不让时间白白溜走。聊天的时候，她给孩子们缝衣服，在丈夫的手帕上绣他名字的开头字母，为所有冬天可能挨冻的人织坎肩，和姐姐打回力球，做最可口的嫩玉米蛋糕，在膝头擀油煎饼，给孩子们讲解他们不懂的作业。

要是六月的一个下午恰罗姨妈没有接受去做静修，她不会由于神父说的那些话而为自己的激情感到羞愧。在那次静修上，神父的训诫集中于“你不要做假证，也不要说谎”。他谈了一些严重的假证。当他发现它们无法使昏昏欲睡的听众震惊时，就只讲一些源自对他人说

三道四而犯下的微不足道的小过失。不过它们加在一起，便酿成了巨大的道德罪名。

恰罗姨妈满怀内疚离开了教堂。她在考虑自己是不是犯下了数不清的道德罪过。因为有那么多次说三道四：她曾指戳过一位女士的鼻子、另一位太太的脚、一位先生的西装外套、另一位先生的驼背、一位暴发户的钱财、一位已婚妇女焦灼不安的目光……因为恰罗了解城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一切，知道所有阻碍别人幸福的愚蠢之举，也晓得众多他人的幸福只是种夸示而已。如此这般的种种罪过是否使她心灵堕落？惊恐在她心中逐渐扩大。回家之前，她找刚来的西班牙神父做忏悔。这位身材矮小、性格温和的男人在圣哈维尔教区巡游，寻找着能信任他的教徒。

普埃布拉人可以比其他地方的人爱得更专注，只是他们不急于爱。随便见到什么人，就像认识了一辈子似的相信他，是没道理的。不过，恰罗姨妈在这点上不同于普埃布拉人。她是西班牙神父最早的女教徒之一。给她授第一次圣餐的老神父去世了，留下她，无人倾听她心灵深处的密语。只有她和自己的良心在聆听。这些密语与她小小的失落、对性的疑惑不解、身体欲望以及心灵的阴暗面有关。

“最圣洁的马利亚啊！”西班牙神父急促地说。作为一名在马德里受过教育的神父，这种讲话方式倒更像一名吉卜赛歌手。

“没有想到的罪过。”姨妈说，同时，在黑洞洞的忏悔室里露出微笑，每次肯定了那些事，她都这样习惯性

地笑。

“您笑了？”西班牙神父猜度着，问她，仿佛他是名巫师。

“没有，神父。”恰罗姨妈道，因为她惧怕宗教裁判所的愤怒。

“我倒确实笑了，”小个子男人说，“我允许您笑。我认为没有一种比这更可笑的问候了。可是请您告诉我，您怎么了？今天这么晚您有什么事？”

“我自己问自己，神父，”恰罗姨妈说，“谈论别人是不是犯罪？您知道讲述他们发生过的事情，懂得他们所感觉到的，不同意他们的话，注意到斜眼就是斜眼、瘸子就是瘸子、不梳头便是蓬头鬼，自以为漂亮的女人只说丈夫的万贯家财，而我清楚她丈夫从哪里弄来百万财富，和谁在一起花得更多。这算犯罪吗，神父？”

“不是，孩子。”西班牙神父说，“那是对生活的渴望。这里的人们该做什么？工作还是祈祷？还剩下很多时间。观看不是罪过，谈论也不是。安心走吧。好好睡。”

“谢谢，神父。”恰罗姨妈说。然后跑着回去，把一切告诉了姐姐。

从此恰罗摆脱了犯罪感，继续如鱼得水般的生活在这个城市所赐予她的故事当中。她满脑子别人的轶事。这当然是娱乐的一种显而易见的保证。所以凡是赈济的场合，人们编织的时候，就邀请她一起来做，好让她讲故事。玩牌的那天，人们为了争她到自己的牌桌上，争吵了十多回。谁若是没能在这些场合见到她，就请她去

自己家里或去拜访她。永远不会有人因听到她的话而沮丧，也没有人不曾听过她传出的最新消息。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一个黄昏，在瓜达卢贝的集市上。恰罗姨妈一个下午都在摆弄一根镶珍珠的皮带。因为没什么新鲜事可说，她只是听着。

“恰罗，你认识圣哈维尔教堂的西班牙神父吗？”一位刚叠好一张餐巾的太太问道。

“怎么了？”恰罗姨妈说，她不习惯轻易承认。

“因为据说他不是神父，而是一名扯谎的共和党人。他是与被卡尔德纳斯[①]收留的人一起到的。因为成不了诗人，他就谎称自己是神父，说当共产党闯入他家乡的时候，证书和那里的教堂一起被烧毁了。”

“有些人怎么这么矫情。”恰罗姨妈说，接着借助她所有的威望又说，“西班牙神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伟大的天主教徒，根本不会扯谎。我看到过梵蒂冈教廷寄给圣哈维尔教区的信。那可怜的小老头到的时候差点儿死了，他并没有错，没人给他时间介绍自己。可他是梵蒂冈派来的，是被委派来的。我不会让自己的忏悔牧师变成骗子。”

“他是你的忏悔牧师？”那群好奇的人中的某个问道。

“我为此感到荣幸。”恰罗姨妈说，目光移到她绣的小玻璃珠花上，权当谈话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她走进西班牙神父的忏悔室。

① 卡尔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家，1934 年至 1940 年间任总统。

“神父，我说了谎话。”姨妈说。

“仁慈的假话吗？”神父问。

“必要的假话。”姨妈答道。

“为了谁的益处必须说？”神父又问。

“为了名誉，神父。”姨妈说。

“被帮助的人是无辜的吗？”

“我不知道，神父。”姨妈坦白。

“你有两个优点。”西班牙神父说，“上帝赐予你清醒的头脑和好心肠。上帝与你同在。”

“谢谢，神父。”姨妈说。

“谢谢你。”那个奇怪的神父答道。这令恰罗发抖。

克里斯蒂娜·玛尔蒂内兹姨妈长得不漂亮。可她细长的双腿，慌慌张张的声音里蕴含着点什么，这使她变得有趣。不幸的是，普埃布拉的男人们并不找有趣的女人结婚。所以克里斯蒂娜满了二十岁还没有一个好小伙子向她求婚。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四个姐妹好歹都嫁了人，而她因为要做老处女，整日低声下气地待着。过不了多久，她的侄儿侄女们就该叫她老姑娘了。克里斯蒂娜无法肯定自己能否承受得住这种打击。恰恰在那个生日之后，她在母亲的哭泣声中吹熄了生日蜡烛，阿尔盖罗斯先生出现在地平线上。

一天上午，克里斯蒂娜从市中心买回几粒螺钿纽扣和一米花边。她说在公主首饰店认识了一位出身不错的西班牙男人。是首饰店橱窗里的钻石诱使她走进去看看一枚订婚戒指值多少钱的。这是她一生的渴求。当别人告诉她价钱时，她认为正合适，但很遗憾自己不是个男人，不能在那个时刻买下它，以便日后有一天能戴上。

“他们有未婚妻前就可以有戒指，甚至可以选择一名和戒指相配的未婚妻。相反，我们却必须等待。有些人等了一辈子，还有些人永远戴着一枚她不喜欢的戒指。你不信吗？”吃饭的时候，克里斯蒂娜问母亲。

“你用不着跟男人争强，克里斯蒂娜。”她母亲说，

“我死了以后,谁还会来看你呢?”

“我，妈妈，你用不着担心。我自个儿看望自己。”

下午，首饰店的伙计拿着枚戒指出现在家里。克里斯蒂娜姨妈曾试戴过这小玩意。那时，她张开手掌，从各个角度欣赏它，说了一大堆类似在餐室里跟她母亲重复过的话。伙计还带来了一个用火漆封口、写有克里斯蒂娜姓名的信封。

两样东西皆是阿尔盖罗斯先生派人送来的，表明他的仰慕、尊重以及不能亲自送来的歉疚。因为他的船第二天开往维拉克鲁斯①。为了及时赶到，他当天要连夜前往。信中阿尔盖罗斯先生向克里斯蒂娜求婚：“您对于生活、女人和男人的看法，您柔美的声音和走路时无拘无束的姿态令我着迷。这几年我不回墨西哥，但我建议您随我去西班牙。我的朋友埃米里奥·苏阿莱斯很快会去看您的父母。我信任他，同时把我的希望放在您身上。”

埃米里奥·苏阿莱斯是克里斯蒂娜少女时代梦中的白马王子。他长她十二岁。当她二十一岁时，他仍旧独身未娶。他富有如沐雨后的热带雨林，孤傲不合群仿佛一座阴冷的大山。城里所有的女人都找过他，最幸运的仅仅得到门厅里的一堆雪②。可是，他到克里斯蒂娜家替朋友求婚，他非常乐意能当这样的代表。

由于克里斯蒂娜只见过那西班牙人一面，她母亲不

① 墨西哥滨海城市。

② 因普埃布拉地处热带，此句意指什么也没得到。

肯相信苏阿莱斯。一等他带着她们会考虑此事的答复离开，她就指责克里斯蒂娜放荡。可她女儿的神情那么惊讶，她最终向女儿道了歉，并请求在天国的丈夫允许她干荒唐事，让女儿嫁给一个奇怪的人。

当克里斯蒂娜姨妈摆脱震惊所带来的痛苦时，她看着自己的戒指，开始落泪：为姐妹们、母亲、女朋友们；为村镇、教堂、广场中心、火山、天空；为辣烧肉、小圆玉米面饼、国歌、通往墨西哥的公路、乔卢拉①、科埃特萨兰②；为父亲那散发着芬芳的尸骨、炖鸡、口感不细腻的巧克力、音乐、玉米饼的味道；为圣弗朗西斯科河、她朋友埃莱娜的茅草屋、叔叔阿贝拉尔多的看门人；为十月和三月的月亮、二月的太阳；为她自己勇敢的独身生活；为埃米里奥·苏阿莱斯，他看了她一辈子，却从未听到过她的声音，也不曾注意过她走路的样子如何优雅。

第二天，克里斯蒂娜带着这消息出门，那枚戒指令她神采飞扬。六个月之后，面对一名牧师、一名公证员和苏阿莱斯的目光，她跟阿尔盖罗斯先生结婚了。为此举办了弥撒、宴会、舞会和欢送会。就像新郎在海的这边，所有的仪式都同样热情洋溢。人们说很长时间没见过这么妩媚动人的新娘了。

过了两天，克里斯蒂娜离开维拉克鲁斯前往另一个

① 距普埃布拉非常近的一座城市，历史上的宗教圣地。目前在市内的一个小山丘上有一座教堂，山脚下有六座金字塔。

② 普埃布拉山区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

港口。在那里阿尔盖罗斯先生特别殷勤周到地迎接她，好把她带到巴利阿多里德[1] 和他的姨妈们一块生活。

克里斯蒂娜从巴利阿多里德寄出的第一封信上说她十分想家，生活非常幸福。她只略微描述了一下住处的拥挤、耕地的狭小，却给母亲寄了一份当地加红葡萄酒做肉的菜谱；给姐妹们寄了两首诗，是一位叫加西亚·洛尔加[2] 的先生写的，它们彻底改变了克里斯蒂娜。她丈夫实际上是个既仔细又勤快的男人。生活中他因妻子说西班牙语的方式、她讲的幽灵的故事而哈哈大笑。每次听到别人说“操”，妻子会羞红了脸。而那里所有的人出于任何原因都会操上帝，又会毫不犹豫地以圣体起誓，它令妻子心生恐惧，而这些却让做丈夫的感到可笑。

当克里斯蒂娜姨妈在一封信上把阿尔盖罗斯先生的意外死亡归因于他父母时，她和娘家人通信一年了。那是一封似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短信。“这么一来，可怜的克里斯蒂娜要倒霉了。”她的二姐姐说。她了解妹妹感情变化无常，激情难以把握。几个姐妹都陷入她的悲痛带来的愁苦中。她们等她一旦从这种剧痛中恢复过来就写信更详细地告诉她们对将来的打算。在一个星期天，当克里斯蒂娜出现的时候，她们刚刚吃完饭，正谈着上面的话题。

她给每个人带了礼物。侄儿侄女们直到她分完礼物

① 西班牙一地区名。
② 加西亚·洛尔加（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才松开抓紧她的手。她的细腿变粗了，高得不能再高的鞋跟把她垫起来。鞋子、长筒袜、裙子、衬衫、外套、帽子，还有没来得及从脸上摘掉的面纱全是黑色的。她分完了东西，摘帽子的同时取下了面纱，面露微笑。

“我已经回来了。’她说。

从此，克里斯蒂娜成了阿尔盖罗斯的遗孀。单身并不使她伤心。她弹跑调的钢琴声，欲火中烧的声调让她的姐妹惊诧不已，后悔不该请她弹钢琴、随随便便地哼唱歌曲。她的歌集里有所有种类的华尔兹、波尔卡、科里多舞曲、咏叹调和进行曲。她给肖邦的几首序曲填上词，并吟唱出来，使人联想起西班牙中世纪的一种诗歌。从未有人知道她会唱这个。她的音乐会一结束，她就叫所有的人为她鼓掌。她从琴凳上起身，张开双臂，展示她的戒指，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她用苍老却美丽的双手指着自己，坚决地说：“我要葬在普埃布拉。”

恶毒的传言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阿尔盖罗斯先生。谁晓得克里斯蒂娜姨妈用什么手段说服了埃米里奥·苏阿莱斯，让他说了一生中惟一的谎话。被她称做遗产的那笔钱，是她从一个走私犯那儿得到的，装在结婚嫁妆的手提袋里。

谁知道呢。不过克里斯蒂娜直到生命的最后，与埃米里奥·苏阿莱斯一直是朋友。这事人们绝对不会原谅他们，因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是不可原谅的。

我们有一位姨妈，就忠贞而言没有女人比得上她，至少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这么说。在普埃布拉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巴莱列姨妈更让人怜爱更热情奔放的女人了。她总是光彩照人。

巴莱列姨妈在胜利市场购买日常所需之物。那些女性老主顾说，甚至从挑选蔬菜的方式都能看出巴莱列的平静。她慢慢地触摸它们，感受表皮的光滑，再逐个放到台秤上。

然后，蔬菜过秤的时候，她把头向后一仰，喘着气，像是完成了一件令人心醉的任务。

巴莱列的一些女友认为她有点傻兮兮的。她们不理解她怎么那么热爱生活，着迷一般。她老说丈夫的好话。她说女人非常孤独，尽管她在花园的角落或教堂的前厅自言自语时非常孤独，她依旧敬重男人。

巴莱列的丈夫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总是有坏脾气发作，每天都嫌饭菜不好，不可理喻地认为做爱的最佳时刻就是他突然有冲动的时候。他有马图林[1]人的愉悦，也会夜不归家。他以无懈可击的说辞并在做爱时让身体保持相当的距离避免孕育后代。他跟其他丈夫没有

①委内瑞拉一地。

区别。所以，由巴莱列姨妈的目光和微笑推断出永恒的爱恋好像不可思议。

“你怎么跟他干事？”一天，巴莱列的表姐郝尔特卢迪斯问她。这位表姐远近闻名，因为每个星期她都变着花样玩。不像那些伟大的男人只把不可遏制的激情用于做一桩事一样，郝尔特卢迪斯在所有活动中皆投注满腔热情。她能在三天织好五件毛衣，迅速开始几小时不停；她给所有的慈善义卖集市做糕点；她上美术课；跳弗拉门戈舞；唱兰切拉[①]调民歌；礼拜天为七十个客人做饭；显而易见，她每个星期一能够爱上三名不同的男人。

“我怎么跟他干？为了什么?”温顺的巴莱列姨妈问。

“为了不叫自己感到无聊啊。”郝尔特卢迪斯表姐说，同时纫上针，开始绣十字花针脚的台布。她绣了三百条留给女儿们。“有时候我相信你有一位浑身是胆的秘密情人。”

巴莱列姨妈笑了。据说她爽朗的、带挑战性的笑容招来了不少忌妒。

“我每晚有一个。’她笑过之后回答。

“好像是你真有地方找出他们似的。”郝尔特卢迪斯表姐说，继续沉醉于飞针走线之中。

“对。”巴莱列姨妈回答道，柔软的双手交叉着搭在

①流行于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的一种舞蹈。其音乐是手风琴拉奏的玛祖卡舞曲，伴以吉他抓弹。

膝头。

“在这座人人相熟的小城里能找到吗？”郝尔特卢迪斯表姐说着，打了个结。

“在我无邪的心灵中。”另外一个人肯定道，向后仰了仰头。打这一刻起，表姐从那独特的神态里体味到某种不仅仅是怪习惯的东西。

“只管闭上眼睛。”巴莱列说，并没睁开眼睛，“让你最感兴趣的人做你的丈夫：佩德罗·阿尔门达里兹[①]或亨弗莱·鲍嘉[②]，马诺莱特[③]或总督，你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或你丈夫最好的男朋友，卖锡兰红厚壳的商人或为一个养老院当保护人的百万富翁。任你爱上谁，按不同的方式爱他。你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的。惟一的冒险就是最终别人会由你的表情发现你在另一个世界。可这容易对付，因为你能用双手遮住脸，并且再去亲吻一定爱着你的丈夫，仿佛你是尼农·塞维娅[④]或葛丽泰·嘉宝，玛丽亚·维克多利亚[⑤]或邻家如花似玉的少女。吻你的丈夫，然后起身去市场或把孩子送到学校。在心猿意马的夜里吻你的丈夫，依偎着他的身体，蜷缩起来，让自己进入梦乡……”

① 佩德罗·阿尔门达里兹（1912—1963）墨西哥最具国际声誉的电影演员之一。

② 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

③ 马诺莱特（1917—1947）西班牙斗牛士。

④ 尼农·塞维娅 伦巴舞表演家，安的列斯群岛上黑人音乐的歌唱家和舞蹈家。

⑤ 玛丽亚·维克多利亚（1847—1876）：1870 年至 1873 年西班牙王后。

据说巴莱列姨妈始终这么做着。正因为此，多年来她过得很如意。她的确在睡梦中，头向后仰着离开了人间，枕头下压着一本阿古斯丁·拉腊[1]的手稿。

[1] 阿古斯丁·拉腊（1900—1970）墨西哥作曲家，流行歌曲词作者。

一个雨天，跟其他这样的日子一样，费尔南达姨妈目光茫然地注视着院落。终于，她找到了自己迷惘若失的确切缘由：“节奏’[1]。正是它。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是老样子，而这糟糕的“节奏”让她失去了理智。这玩意儿，无法说得清楚的微妙之物，它使人以某一种姿态行走，用某一种语气说话，凝望时目光有所停留，轻抚某个不变的位置。

倘若她早有脑子直觉到那纠葛，就不会陷入其中了。可谁知道那次费尔南达姨妈的脑子搁在何处，也不晓得她爸爸打哪冒出无论怎样男人是理智的话来。或许因为当他说男人的时候，并不想谈女人。

费尔南达姨妈过得不安宁，因为她从未想到一些事情会如此纠缠不休。有时候她联想到温暖、宁静的大家庭以外的事情。可她无暇继续琢磨那么恐怖的念头。手头要干的活很多，一旦没什么事可做，她就自己想出事情来做。她必须教穷苦的孩子们学教义要理，教这些孩子的妈妈缝纫；她必须组织红十字会的募捐，在慈善集会上跳舞；她必须绣餐巾以便女儿们长大、结婚时用；当女儿结婚时，她必须为她们做奇特的假面，让她们带

①指女主人公的婚外恋。

上参加朋友的聚会。她必须在下午领着小男孩去找虎纹钝口螈①，让他做算术作业；当他做英文作业时，让他知道检查对错。此外，费尔南达姨妈跟几个女伴打桥牌，和另几个女伴一块阅读。她做各式甜点，做汤时注意往里面加些白葡萄酒，不把肉煎得太焦，米饭做得松软不煳，调味汁的辣度适中，奶酪和葡萄一块吃。那段时间，丈夫们都在自己家里吃饭，然后午睡，以免漫长的白天使他们在黄昏之前就精神委靡。那段时间，大家不紧不慢地用早餐，晚饭桌上有甜面包、咖啡加牛奶之类的美味。

所有这些事情有条不紊地发生着，也造就出一个好脾气的女人，这正是每一位丈夫有权要求妻子的。所以，费尔南达姨妈想都没想过体会什么成就感。她有人呵护，拥有微笑和足够的快乐。常常地，她看着孩子们入睡，丈夫阅读，她甚至感到自己太有福气了。

除了这份安逸的生活，她怎能还爱别的呢？决不能。那莫名的东西是从天堂坠向她，还是由地狱出来的呢？她愤怒地自问。

九点钟弥撒的全过程费尔南达姨妈都在和上帝争论着那灾祸。这不公平。有那么多未婚的表妹，却让她浑身充斥着一种骚动不安。她从未请求原谅。要是万能的上帝突然想要夸大自己的慈悲胸怀，她何错之有呢？无需另外的惩罚。她什么也不惧怕，她正经历的已是苦行和自己的另一个世界。她确信当自己离开人间时，除永

①两栖动物，形状像蜥蜴，生活在水中。幼体形状像蝌蚪，吃小动物。

恒之外，肯定无力选择别的生活方式。

和情人的相遇使费尔南达姨妈衰老。在地下室和屋顶平台谈恋爱是相当复杂的。在那个充满黑暗与旮旯的城市里找到同样昏暗的地方和僻静的角落绝非偶然。谁知道在一个教堂的楼梯上或一间地下室里是否安全？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想在那种地方一醉方休或叫人聚在一块念《玫瑰经》祈祷。

他们总是处在危险当中，总感到迷失自我。他们首先隐藏起自己，接着逃避他人。当费尔南达和情人告别的时候，她十分肯定不想再见到他了，并确信约会的必要性都已耗尽了。她相信最好的莫过于回到自己家，留在内心的那股疯劲成了一种十足的冲动，带着这种冲动她准备去关爱别人。费尔南达姨妈惴惴不安地回到家，无力教孩子们养成刷牙的习惯，只为他们讲些故事和歌谣，好让他们进入天使守卫的梦境里。之后，费尔南达姨妈神采飞扬，欣欣然地躺卧在床上，所有的一切甚至丈夫对她的欲望都会活跃起来。

“这是因为爱不会被损耗。”她想，“谁编造出爱会消损的说法？”

那段日子费尔南达姨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宽厚仁慈。那段日子她守着和情人私奔的厨娘扔下的两个孩子。那段日子她的女友卡门忧郁成疾，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费尔南达把她接了出来，打算先照料她，再给她治疗。也是那段日子，表妹胡列塔萌生了拯救祖国这样荒唐、惊人的想法，跑到山里打游击。胡列塔表妹的孩子也由费尔南达姨妈负责照看。

“我们正分工合作。”当有人试图批评胡列塔，那位地下工作者时，费尔南达说。

费尔南达姨妈有时间做一切事情。她甚至有空听丈夫计划又一桩买卖，听他每天评论不负责任、滥用职权和腐化的政府造成的破坏性恶果。

“根本的错误，”他说，“是共和国非但没有感激伊图尔比德[①]皇帝的智慧，使国家永葆繁荣昌盛，却反其道而行。”

“你说得对，我的爱。”姨妈懂得用天使般的声音回答。当她忙于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时，就不谈论政治了。

渐渐地费尔南达姨妈对心灵的纷乱习以为常。星期日的弥撒中她综合其他各天弥撒的内容。她不给孩子们上教义课了。把缝纫课交给了姐姐。下午的时间她除了花在九个孩子身上，对他们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以外，还干别的家务活，诸如找到好的葡萄酒，爬到屋顶平台上。每一天费尔南达皆感到完美无缺。

什么人这样说过：从前她那么惧怕混乱，这时候又像感谢太阳一样感激它，甚至能宽容自己身上出现混乱。

“你脸上抹什么了？”当费尔南达和姐姐在父亲家里见面时，她姐姐问。

“混乱。”费尔南达姨妈答道，笑了。

①伊图尔比德（1783—1824）：墨西哥军人、政治家。他在搞共和运动后，又做复辟梦称帝。

“你得注意控制剂量。”她爸爸说，吸着烟，那样子就像他没有生癌症。他是个笑容可掬的男人，最好的依靠。

“并不总取决于我啊。”费尔南达回答，拥抱了一下父亲。

实际上事情不取决于她。当那东西的主宰者好不容易消失了，超量的迷乱几乎将她置于死地。晴朗的一天，费尔南达的情人漠然地走进地下室。这男人由欲火难耐到毫不动情，从需要至丢弃，从认识她的手掌一样认识她到忘记她和她的手掌，他已开始失去兴趣了。从此，那种意乱情迷没了逻辑。那些日子里，可怜的费尔南达姨妈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感冒，比任何患此疾的女人持续的时间都长。她一连几个小时把头埋在枕头下，抽泣的声音就像咳嗽，她擤鼻涕，同时如同醉鬼一样念叨着，咒骂着，感谢上帝，那时她丈夫正沉迷于创建一个跟骄横的国家革命党对抗的民主政党。这个党和他、他的同情者以及那些十分正派的朋友们相配。所以，他对自己太太的病顾不上过问太多。几分钟前，他像看一只浣熊那样漫不经心地看费尔南达发疯。由此，他证实了他父亲和祖父的理论。他们是叔本华的狂热读者，曾经在他的书中十分清楚地找到关于女人缺乏理智的哲学原因和定论。

他思索这一切的时候，家里还持续着惯常的气氛。这一阶段费尔南达姨妈极度兴奋，显得紧张，并行走如风。毛巾架上一直挂着毛巾。衬衫上的纽扣完整无缺。早餐他有维拉克鲁斯咖啡。他写字台的抽屉里有古巴雪

茄。孩子们有新制服穿，书本刚包好封皮。为了继续共处，厨娘、女仆、奶妈、伙计、司机和园丁们尖刻的话语刚变得平和。甚至费利比塔，这个驼背老太太还继续以姨妈的奶妈自居，满心欢喜地玩味着费尔南达不断跟自己说的私房话。

日子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费尔南达的房间弥漫着颠茄① 和一股封闭的味道，她自己则有股子腌肉味。她的眼睛像癞蛤蟆的一样鼓，前额生出四道皱纹。孩子们开始厌倦，为所欲为，厨娘和司机拼命地争吵。她丈夫刚建立起政党，开始被人催着交谈，不得不早起。红十字会的领导打电话寻求经济援助。她姐姐想停上一段时间的缝纫课。她爸爸似乎觉得事情还不够多，让人告诉她说癌症病人以死告终，然后她会想念他甚于想念其他任何一个人。所有这一切使得费尔南达姨妈哭得像头一天那样凶。她一连十二个小时鼻涕、眼泪流个不停。大约晚上七点，费利比塔给她准备了一份随意泡的茶，里面加了椴树花和缬草②，这些东西的剂量足以对付极端情况。直到万能的上天降福，费尔南达才睡着。

一天早晨，费尔南达姨妈睁开双眼，舒爽感令她十分惊诧。她沉沉睡了几夜，既没有咬紧牙关，也没有梦见死鱼或是窒息地喘不上气来。她两眼发涩，想小便。当然，此乃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费尔南达冲洗了半个小时。走出卫生间时，她头发湿漉漉的，皮肤泛着光

① 多年生草本植物，对胃病有疗效。

② 多年生草本植物，能镇静、止痛。

泽。她注视自己在镜中的脸，眨了眨眼睛。接着，她下楼和家人一块吃早饭。比起陈味十足的面包，他们更愿意谅解她。因为厨娘喜欢指使司机干活，而司机不想去厨娘让他去的面包房，就换了另一家。

一干完早晨的杂事，如同从前她没病的时光一样，费尔南达姨妈就去做弥撒。

“你必将给予我永恒的生命。”她对三圣一体[①]说。

①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当卡门姨妈得知丈夫干过沾花惹草的风流事时，就权当他死了。卡门可没和他白过十五年，对他里里外外了如指掌。在列有这个男人优缺点的冗长、无趣的单子上，好色这点从未突出。姨妈一直确信自己的丈夫在自讨没趣做这种人之前，宁肯死掉。这个年纪的男人再去搞清楚另一个女人的嗜好、厌恶之事，知道她的生日，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她丈夫会玩玩纸牌或者会以谈论政治、改组政局来消磨时间，以至夜不归宿。可是把时间花在理解另一个女人，取悦她，听她说话，既令人难以置信也无法忍受。流言就是流言，但无论怎样，那毫不确凿的事实如同咒语一般刺痛了她。于是卡门姨妈的心冷了，在她丈夫跟前的一举一动就像全然没看见他。她开始不再为他的衬衫、外衣、鞋子是否干净，为他的睡衣、早餐操心；渐渐地甚至把孩子也撇在一边不问不管。卡门完全将丈夫从世上抹去。所以，不单单是她的婆婆和小姑子，就连她自个儿的妈也同意把她送到疯人院去。

家人把卡门姨妈送进了疯人院，她没怎么反抗。孩子们待在她表姐费尔南达姨妈家。那段日子费尔南达忧心如焚，为了排解烦恼，她敞开心扉，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请求帮助或爱怜，无需敲门。

费尔南达姨妈是惟一到疯人院探望卡门姨妈的人，其实她也该进疯人院。她是惟一去那地方的，当然，除了卡门的母亲。这个老太太不住地为孙子孙女掉眼泪，六十五岁了还咬指甲。她心生绝望，因为女儿没有必需的勇气和必要的理由跟疯子们在一起，就好像天下的男人不都干同样的勾当。

费尔南达姨妈那时正处于同时爱着两位先生的困惑阶段。关于她应当留在疯人院的理由，稍微动一下脑子就有四条之多。为了不落入这险境，她总是不停地干许多手工活，一方面让自己分分心，另一方面也让不幸的卡门表妹轻松轻松。

起初，由于卡门姨妈魂不守舍，笨手笨脚，她惟一能干的事情就是把一百颗珠子穿到一根绳子上，打上结。这东西以后或许会在商店里出售，为圣科斯梅① 那群女疯子们赚钱。疯人院是个可怕的地方，没人能连续十分钟以上保持理智。因为费尔南达姨妈再也忍受不了数珠子，便对卡门姨妈谈起了自己深重的负疚感。

“人们痛苦，或是由于缺少或是由于多余。被破坏掉的是约定俗成的做法。连一个丈夫也没有显然不好，你聊以自慰的是多一个丈夫显然更糟。爱情仿佛会消耗殆尽，可它并不变衰老，卡门，”费尔南达姨妈说，“你并不比我更疯狂。咱们现在就离开这地方吧。”

当天下午，费尔南达姨妈便把卡门接出了疯人院。

就这样，卡门姨妈住到了她表姐费尔南达家，又去

①曾是普埃布拉的一个疯人院，恐怖且凄凉。

逛街，跟孩子们在一起。六个月的工夫他们长大了许多，而仅仅是见着孩子们，卡门的理智便恢复了一半。她怎么可能扔下他们这么久呢？她扮成马、牛、女王、狗、仙女、教母、斗牛和臭鸡蛋，同孩子们玩耍。她忘了他们是死鬼的孩子，卡门把丈夫称作死鬼。夜里，她头一次像名少女那样入睡。

上午的时间，卡门和费尔南达姨妈聊天。渐渐地，她记起怎么做红米饭、往拌通心粉用的酱里搁几瓣大蒜。每天，卡门还花好几个小时绣格言，是她从疯人院的一个女疯子那里学会的。直到那个清晨她有了下面的感悟：“不要因懊悔过去、担心未来而摧毁现在。”她把绣品送给表姐，还亲了她一下，这吻中包含着更多的同情而非单纯的感激。

“爱上两个人一定很累。”当卡门见到费尔南达不拘时地像只猫那样睡着时，她想到这点。有好多次她看着表姐睡着，而终于有一次，卡门自己叹了口气，她让丈夫复活了。她喃喃自语道：“可怜的马努埃尔。”

第二天，在卡门不断哼唱着的“为了爱你”的歌声中，天亮了。她给孩子们穿上衣服，梳好头发，以她年轻时的速度把他们送到学校。然后，她花了三个小时涂脂抹粉，梳头，卷睫毛，并从费尔南达拿出的十件衣服里选出了一件穿上。

“你说的有道理，”卡门对费尔南达说，“爱情不会老，爱情是不会消失的。所以马努埃尔告诉我他像爱另一个一样爱着我。这很可怕！可是，如果我在自己家照旧做爱，那些流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因为流言就

变疯了。万能的上帝不多不少配给我一个丈夫。要是马努埃尔有更多的女人，那是上帝赐福他。费尔南达，我爱的人不多，也不少。恰好一个人。”

卡门说这番话的时候，费尔南达正给她梳理头发，并从每个耳朵眼里穿过一根金线。接着卡门就去找马努埃尔，打算告诉他，中午和晚上的任何时候在家里都有汤喝。那一刻，马努埃尔见到了他不曾看到过的一张无比渴求的嘴巴和最睿智的双眸。

两人于是回家喝汤。

父亲辞世那天，伊莎贝尔·卡比恩对地球以外一切神力丧失了信心。父亲生病之初，她请求圣心圣女的帮助；不久又在教区里恳求圣地亚哥神的帮助，这位骑在马上的神的外表给人以信赖感。由于这两位神灵没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父亲康复，姨妈就去祈求看上去十分慈善的圣特雷西塔、看上去相当博学的圣多明哥，还有圣何塞，仅凭他的圣洁就该施恩一切。伊莎贝尔向圣莫尼卡祈求，这位圣女和儿子一道忍受苦难；她还向为了母亲经受磨难的圣阿古斯丁祈求，甚至也向黑皮肤的神圣马丁·德·波尔斯祈求，他的不幸犹如其肤色般深重。然而五天来，没有一位神为父亲的康复显灵。为此，伊莎贝尔转向祈求耶稣和圣父本人保佑父亲的生命。无论怎样，她爸爸像人们预料到的那样断然死了：星期三，1935 年 2 月 15 日凌晨 3 点。

不过，让伊莎贝尔姨妈惊讶不已的是，大地尽管没有放晴但依旧天明；花园白蜡树上的鸟儿整天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她的兄弟姊妹们并未缄口不语，她母亲照旧轻柔地扭动着美丽的腰肢。更糟糕的是，她本以为父亡定将置自己于死地，自己却也继续好好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伊莎贝尔明白事情将愈发不好，那种伤痛就如同不离身的双腿会终身伴她左右。

死亡状态中的父亲很帅气：皮肤从未那么白皙，柔软的双手跟从前一样。别人都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伊莎贝尔单独守着父亲。生命中，第一次不知对他说什么。她只能靠着那躯体坐下，把头埋在那个赋予她生命、养育她的男人的僵死的双手中。

“你怎么想到死呢？”她对他说，“这一点我永远不原谅你。”

而事实上，因为此事，伊莎贝尔从未谅解她父亲。

二十年以后，当伊莎贝尔姨妈看到一位老人时，她想到本来自己的父亲或许也能像这老人一样活着。她迫切地感到需要父亲陪在身边。带着这样的心情，伊莎贝尔第二天去了墓地。

有时候，在随便哪个下午，因为丈夫不喜欢吃番茄鸡块，因为三个孩子同时患了感冒，或是因为自己感到正忍受被刀扎般的痛苦，伊莎贝尔就开始咒骂父亲的背叛。接着，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她号啕一顿。那时，每次她这么闹，父亲都劝她：“把你的眼泪留到我死的时候，我还在这，能给你需要的东西。”

伊莎贝尔不去教堂。她和一个当时自称为自由思想者的男人结了婚。在这位神学观念混淆不清的父亲（因为此人既不提及上帝，也不否定上帝）的见证下，伊莎贝尔养育了孩子们。祖母和几个亲戚不干别的却祈求挽救这个父亲的灵魂，伊莎贝尔这位母亲，没有照城里所有人做的那样祈求神灵，而是同祖父的相片长时间交谈，星期日买上一大捧康乃馨去公墓。

为了自我安慰，祖母给孩子们做了洗礼，教他们画

十字，学里帕尔达神父[①] 的教义。多亏了她，孩子们第一次领了圣体，免去了被看做是无神论者的麻烦。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式学习一切。以这种方式孩子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下中国象棋、阅读，学会了抱怨。

当伊莎贝尔姨妈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已是少年。没有人想知道姨妈为什么、在何地和什么人一道骑马。人们见到她被乡村军人拉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堆她丈夫根本不理会的蠢话。丈夫亲吻伊莎贝尔，仿佛她是一枚奖章。他一刻不离她左右，尽管他一向很忙。

祖母叫来一名神父，大儿子难过地怒气十足，一整天在家拿家具出气。小儿子钻进了圣克拉拉教堂。十七岁的二女儿为祖父点燃了一根蜡烛，捧了一束康乃馨前往公墓。当她回到家时，医生已说过一切皆看上帝的话。全家人提前为伊莎贝尔痛哭流涕。

“她不会死。”二女儿说。当她面含微笑从公墓回来时，那笑容如同在雨中的人们从一扇门的缝隙里找到了躲避的地方。“祖父刚刚向我保证过。”她补充道，以此回答每个人眼里流露出的疑惑。

刹那间，伊莎贝尔就停止了胡言乱语，一口气喝光了女儿递过来的一杯牛奶。

“你的话有道理，妈妈。”女儿说，“祖父是神。”

“真的吗？”她母亲问。

① 里帕尔达神父（1535—1618）西班牙耶稣会教徒，他写的教义在宗教教育中流传很广。

“真的。”女孩肯定道，想起惟一一次在一个星期天陪母亲去公墓的情形。那时她只有六岁，国歌还唱不全。可她想唱给祖父听。

“你会唱得很好，女儿。”伊莎贝尔对她说。

当女儿唱歌的时候，伊莎贝尔把脸埋在康乃馨里，小声念叨着一个又一个秘密，一个又一个心愿。

“你祈求什么呢，妈妈？”小女孩曾问过她。

“只是胡言乱语，孩子。”伊莎贝尔·卡比恩曾这样告诉她，“胡言乱语。”

奇拉姨妈离弃了跟她共同生活了七年的那位先生。此事成了全城的“新闻”。奇拉没向一个人解释。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她叫醒了四个孩子，把他们带到她祖母特意留给她的房子里居住。

奇拉是个勤快的女人。多年来，她一直织补袜子，腌制腊肠。所以开办一家服装工厂、大量销售服装并不比她从前做的事情费更大的劲。她最终成了全国最大的两个商场的供货商。她定下的价钱没有商量的余地。每年她还去罗马和巴黎一趟，寻找灵感，也摆脱一下枯燥单调的生活。

人们对奇拉的举动不完全认同。没有人明白她为什么抛弃一个忠实的双眼中充满善意的男人。那位对妇女们行吻手礼、向每一个正直的男士点头致意的和善的先生什么地方令她厌烦呢？

“因为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些人说。

“她不负责任。’另一些人说。

“心地狡诈。”嚼舌头的人挤弄着眼睛说。

“你瞧,扔下一个没对你抱怨一声的男人。”

然而奇拉姨妈忙得很，没有时间争辩。她仿佛不晓得别人的说三道四，仿佛连美容厅里有人不赞同她怪异的做法都未曾察觉。

正当女人们在美容厅里围坐着，摊开手掌准备好修指甲，披散着头发准备做成鬈发，眼睫毛等待涂涂刷刷之际，孔苏埃里托·萨拉萨尔的丈夫拿着手枪冲了进来。他叫喊着，扑向自己的妻子，揪住她散乱的头发，使劲晃，就像摇动一口钟的钟舌。他粗声大气地骂着脏话，宣泄心中的嫉恨，指责妻子乱来，咒骂丈母娘家。那群胆小怕事的女人一哄而散，跑着躲在烘干机后面，把孔苏埃里托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一任她暴怒的丈夫的攻击。她小声地抽泣，无比惊恐。

就在这个时候，奇拉姨妈挥着刚修整好指甲的手，从角落里出来了。

“您给我滚出去。”她冲着那男人边嚷边走近他，好像她是终日在酒馆里平息牛仔怒气的人，“您的喊声吓不了任何人。你这胆小鬼，婊子养的。我们受够了。我们早就不害怕了。你要算个男人的话，就把手枪给我。好样的汉子，勇敢些。要是你有什么事和妻子商量，跟我说好了，我是她的代表。你吃醋了？吃谁的醋？就为孔苏埃里托费心养育了三个孩子？就为她整天围着锅台烧二十道菜？就为她穿着家常袍子，不停地织毛活？这个可怜的没见识的孔苏埃里托，承担起所有的活计，所以您就跑这来大闹一通，弄得我们大伙像受惊吓的老鼠一样尖叫。您别做梦了，到别处嚎吧。滚出去，滚！滚！滚！”奇拉姨妈说着，一把夺过手枪，将手指扣在手枪扳机上，瞄准那男人。他被奇拉的勇猛镇住了，又没有手枪，差点引得美容厅的人一阵哄笑。“永不再见，先生。”奇拉姨妈接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如果你需要

同情，找我以前的丈夫好了。走运的话，您也许能得到全城人的同情。”

奇拉姨妈把孔苏埃里托的丈夫拉到门边，推了他几下。把他弄到人行道上的时候，奇拉关了手枪的三层保险。

“这帮王八蛋。”人们听到姨妈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美容厅里的人鼓掌迎接她回来，奇拉姨妈长时间地回谢。

“我终于说出这些话了。”然后奇拉嘟囔道。

“原来你也经历过。’孔苏埃里托说。

“有过一次。’奇拉回答,满脸羞涩。

这侠义之举犹如面包的香味，迅速穿过伊奈西塔美容厅飘了出去。没人再说奇拉·乌尔塔姨妈的坏话。因为总有某个人，或某个人的女朋友的一个女朋友那个上午在美容厅，打算阻止别人说坏话。

一天下午，罗莎姨妈看到姐姐像是刚刚梳妆打扮过。由于某些令她无法想像的原因，姐姐看上去还是光彩照人。一连几个小时，罗莎注意听姐姐说的每个词，试图凭直觉找出其中的缘由。可她猜不出来。她只知道那天晚上姐姐对她不像从前那般粗暴、没耐心。姐姐的表现似乎说明她最终原谅了自己对祈祷和烹调的钟情，仿佛不再嘲笑她难以改变的独身状况、问答式的蠢行以及她对卡门圣女[1] 那种令人生厌的虔诚。

所以，反复念过《玫瑰经》，吃完蘸了牛奶巧克力的奶油饼干之后，罗莎安静地睡了。

谁知道那一夜罗莎姨妈的第一个梦是什么。如果有人见过她矮矮胖胖、藏在睡衣里笑的样子的话，就会把她和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小女孩相比。然而，就在那天夜里，一个确凿无疑的梦钻进了罗莎姨妈那长满鬈发的脑袋里。

罗莎梦见姐姐前往一场假面舞会。她一声不响地离去，兴冲冲地回来。是同她一起欢笑的一群男人的呼吸陪伴着她浑身荡漾的幸福感。姐姐摘掉了那副幸运面

①卡门圣女：武装力量、运输者及商人的庇护神。在美洲最受崇拜的一种神。

具，戴上一个在威尼斯做的假面。这假面五彩缤纷，额头嵌有一牙月亮，嘴吐狂言乱语。突然间，她开始在罗莎姨妈跟前跳起舞来。罗莎坐在舞厅中一张醒目的大椅子上，已经不吃饼干了。姐姐正是以这副光彩照人的样子跨进了家门。

姐姐抬起腿要跳一曲别人哼唱的康康舞①。可她既没穿跳康康舞舞女穿的短裤，也没扎编带，只穿着一条迷你裙。她高兴地撩起裙子，展示她结实的大腿和移了位置的下腹部。因为她在小腹上画了一幅由黄色、绿色、紫色的叶子构成的装饰画，叶子摇曳着。小腹宛如世界中心。在一条大腿内侧，姐姐阴部的一绺阴毛闪亮、蓬松，自由自在地跳动着，像她大腿上的一切。

第二天，罗莎姨妈看着姐姐，仿佛头一次见到她。

“我相信自己正开始了解你。’罗莎说。

“阿门。”姐姐答道，贴近她极有神采的脸颊，吻了一下。这个吻是恋爱中的女人们赠送的，因为衣衫已经挡不住她们的万种风情。

“阿门。”罗莎说，她开始为自己的梦欢跳。

①十九世纪流行欧美的一种舞蹈，女舞蹈演员穿的衬裙的褶皱边浆过以便把裙子撑大。

帕乌莉娜·特拉斯洛塞洛斯二十岁时结识了伊萨阿克·维贝尔曼。这名音乐家暂留在普埃布拉，等待他在纽约的犹太亲戚的消息。

维贝尔曼从波兰经南美来这里。跟那些同帕乌莉娜一起长大的男子相比，他很有异趣。这男人有女人般甜蜜的微笑，老人似的慈祥眼神，如少年人的清亮嗓音，像海盗一样敏捷的双手。他像孩子那样好激动，也可以避开幸福如同一只船的龙骨离开水。他与他所挚爱的音乐一样，既充满魅力又叫人难以捉摸。他赋予这些乐曲无与伦比的美感，最根本的就在于对它们的命名以及主张乐曲无结尾。

“事实上，”维贝尔曼认识帕乌莉娜不久以后对她说，“结尾和艺术不相称。艺术作品永无止境。创造艺术品的人从来不能肯定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生活里最美好的事情同样如此。关于这一点，尽管歌德是德国人，他的话却有道理：所有的开始全是美好的，但必须在门槛处停步。”

“怎么知道门槛止于何处呢？”帕乌莉娜问他，同时想到，假如是让人揪心的事情，自己也没有理由往后退。接着，当她走向钢琴时，维贝尔曼开始用口哨吹舒伯特第七交响曲的主旋律。

维贝尔曼有大音乐家的名声，所以到了普埃布拉就收了一批学生，学生的数目只能和每个普埃布拉人对外国人的敬意相对照。每一次从外乡来一位大师，头三天能有十来个学生，不过留住他们可不容易。

音乐家维贝尔曼自我介绍是钢琴、小提琴、笛子、打击乐器和大提琴的大师。他收的学生学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叫维克托里阿诺·阿尔瓦雷斯的，在变成制造噪音最行之有效的工具——政客之前，想学会打击乐器。

帕乌莉娜·特拉斯洛塞洛斯的钢琴演奏比其他女学生的更富学养，更为优雅。在她童年时代，父亲每天下午把她关进楼上房间练琴的做法没白费。起初，练习是强制性的，要在那间屋子里弹两小时的音阶，帕乌莉娜烦躁得要死。可后来，她喜欢上那地方了。她看惯了摆放在房间里发着亮光的坚硬的家具，等待永不会到来的客人；她看惯了铺在钢琴尾部的马尼拉大披巾，框在墙上的扇子，从门口注视她的圣·胡安·巴乌蒂斯诺[1]的肖像，还有那些悬挂在墙上画着远处风景的画。她愿意在这个房间里消磨时间，远离一切琐碎的家务杂事，沉浸在散发着上个世纪气息的氛围里，在这块天地里沉思默想，任意神游。

伊萨阿克·维贝尔曼带着他的“未完成曲”每天下午到这间小屋，从六点待到八点。他喜欢对姨妈抒发心

① 圣·胡安·巴乌蒂斯诺（1651—1791）法国神父。致力于儿童教育，为穷苦人创建学校。

曲，姨妈也喜欢听。有时候，莫扎特用一个高降半音的 Mi 替代低降半音的 Re 以控制混音大合唱，这会使维贝尔曼在主题奏出一半时发笑。

“你是个幻想家。”帕乌莉娜感激地说。

许久以来，维贝尔曼生活在不容分辩或者说无可辩驳的事实当中。可他恨这些事实。

“说得更清楚点儿，你是个懂得怀疑的人。”伊萨阿克·维贝尔曼回答，“重给我弹那个跳跃音 Re。”

帕乌莉娜按他说的做了。

“不，不是这样弹。这么弹你只是在向我显示你的技巧多么高超，手指多么灵巧，但缺乏艺术性。把一件乐器弄响是一回事，音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音乐必须有魔力，这魔力凭借一些特殊的技巧，可最关键的在于情感的投入。你看，”维贝尔曼说着，一只胳膊揽住姨妈的腰，“你想强调这个 Re，却不知道怎么做。表面上，你只能靠一个手指和一个琴键完成，可你用这个手指和琴键奏出的不过是个噪音，其余的你得从自己的头脑中、心灵里、五脏六腑里拿出来。因为你想要的声音就在那里，纹丝不差。既然你知道了这一点，你要做的就是弹出来。弹出来吧！”

帕乌莉娜姨妈将信将疑地照他解释的做了。祖母的钢琴奏响了她一生前所未有的《致爱丽丝》。

“你学会了。”坐在她身边的维贝尔曼说。然后凝望着她，仿佛她就是爱丽丝。

帕乌莉娜·特拉斯洛塞洛斯脊背上冷一阵热一阵。这男人是恶魔，他放纵，不规矩。为了驱走他，帕乌莉

娜犯下了一连串她自己不能追悔的罪过。不过就是当维贝尔曼决定回纽约的时候，她也没后悔过。因为纽约意味着成功，可成功并不能平息他在普埃布拉的一个房间里由于犯下诸如恋爱那样的错误而激起的怒火。这就是一个伟大音乐家的生活。

“你一直清楚哪一部交响乐是我偏爱的。”维贝尔曼说，最后一次用他富于魔力的手大胆、不恭地在帕乌莉娜·特拉斯洛塞洛斯的背上摸来摸去。

“我一辈子都知道。”帕乌莉娜边回答，边扣上胸罩，开始穿衣服。

音乐家走了，获得了他寻找的成功。他大名鼎鼎，随便什么时候任意一个外国人都有可能说出他的名字。帕乌莉娜·特拉斯洛塞洛斯结了婚，有了儿孙。生活中她跨过的门槛不止一个。然而每次有人提到那人的名字，她总免不了一股凉意溜过脊背。

“你怎么了，奶奶？”她的一个孙女问她。当唱机里流泻出舒伯特第七交响曲的头几个和弦时，她看到老人颤抖起来。与伊萨阿克·维贝尔曼相识的那个下午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的生活仍是老样子，可如今该是一种病毒的错，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染上了病毒。”

接着，帕乌莉娜闭上眼，狂热地，少女般哼唱着一生中那首没有结尾的乐曲。

埃洛伊莎姨妈很年轻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地自称无神论者，所以找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男人做丈夫并非易事。不过，埃洛伊莎不断地寻找，最终遇见了一名品德高尚、对人温柔体贴的男子。没有人在他年幼时用上帝这类事情恐吓他。

埃洛伊莎同丈夫在与宗教、洗礼仪式、僧侣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养育孩子们。他们各个健康、英俊、勇敢，尽管背后并没有人们知晓的由三圣一体的保护而得来的安宁。

惟有一个女儿的成长需要神的帮助，她在迟来的少年时代去英国圣公会教堂寻求帮助，当姑娘领会了那位神灵和别人给她朗诵的赞美诗时，她想说服埃洛伊莎姨妈相信拥有那种信仰是多么美妙和必要。

“哎呀，我的孩子，”她妈妈回答，一面抚摸她，“如果我连真实的宗教都无法相信，你怎么忽然想到我会去信一种虚假的宗教呢？”

已经晚了，梅尔塞德斯姨妈却继续在她相爱了一辈子的男人的体内寻找着，天晓得她在寻找什么东西。

年轻的时候，他们常见面，可两人根本搞不清楚在什么地方让第一次轻而易举就能交欢的机会溜掉了。许多次，他为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伤心难过。然而，梅尔塞德斯姨妈老是对他说没什么事情不可以改变，尽管没人愿意相信，但命运就是命运。

两人再次相遇是在各自幸运或不幸地成家之后。那是在一个结婚庆典上，由于极其厌倦，似乎所有参加庆典的人都想创造另一个爱情故事。这个充斥着进行曲、烟雾弥漫的聚会，在阿拉伯人反对西班牙人的争吵中毫无办法地结束了，而这帮人既非西班牙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四个世纪前西班牙人到达普埃布拉，阿拉伯人则是八十年前来的。因此，普埃布拉人的祖先究竟是谁，存有争议。

他们远远地相互注视着，渐渐地走近，最后到了西班牙人后裔围坐的一张桌子边。那几个西班牙人正在商量怎么用椅子砸烂坐在最邻近桌旁的阿拉伯人的脑袋。在那场混乱中，两人相对无言，重又被彼此的神情吸引。他们不可避免地缓缓结合了，甚至没人知道在何时。

争斗开始前，他们离开庆典去寻找十二年前那份无意造成的失落。

他们找到了。每次去找寻那条生活使之变得越来越窄的通道之际，两人也愈发苍老。梅尔塞德斯姨妈总担心每一次相见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所以，她喜欢说话，好预支下一次相聚。这样，当她身体恢复了平静回到家时，不至于让所有的感受都溜走；也使她在漫无期限的分离的日子里能重新编织一切，不仅仅她自己的冒险，还包括两个人从过去至今的全部历险。

每次见面，梅尔塞德斯询问一些事情。于是，她连他上小学一年级时用什么颜色的纸包练习簿，花多少钱在学校门口买辣味的苹果馅饼，以及为什么那么喜欢她叫娜塔里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下午，几乎要到晚上了，梅尔塞德斯·库阿特拉姨妈欲火中烧，想知道男人们初次在九十大街做的事，对自己的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从未跟任何女人提起那事，因此，拖延了一会儿才谈起往事。可梅尔塞德斯姨妈的手滑过他后背，仿佛他是一匹马，她正让他讲述那段往昔。这种做法和有些时候当他们穿好衣服，马上就要分手的片刻，她让他把衣服脱掉一样。

九十大街是红灯区，那个地方似乎连灯光都很肮脏。他第一次去是和几个已经去过两三次的朋友一道，不过，没人是老手。一些人曾跟自己的哥哥们或叔叔们一块儿在这玩过一夜。还有一个是他爸爸带来的，因为他长了满脸的青春痘，据他讲清除这些东西没有比这更棒的方式了。总之，七个人互相鼓劲，为那种不顾廉耻

的隐秘而惶惑不安，怕得要死又笑得要命。

所有的人全和一个神态猥亵、嘴里还嚼着口香糖的小女孩干。那个小女孩问他们是穿着衣服干还是不穿。

“不穿衣服的话，要付双倍钱。”她提醒道。

他们一致同意穿着衣服。当轮到他的时候，不知怎的，他一点儿欲望也没有。可他还是进去了。那女孩子一直不停地在他耳边嚼口香糖。他发誓再也不去了。

“你没再去吗？”梅尔塞德斯姨妈问道，一边开始穿衣服。她心里泛着醋意，好像刚刚听了一个最完美无瑕的爱情故事。

“当然，我又去了。”他说，“当天下午，我偷了妈妈的钱去了那里，找到原先那个女孩子。”

“和现在一样吗？”梅尔塞德斯姨妈说着，扑到他身上，咬他，抓他。

“只是你没嚼口香糖。”他答道，抱紧她。然后，轻轻地掐她的脊背，逗她笑。

他们这样待了一会儿，长时间地笑啊笑，直到最后泣不成声。

贝罗尼卡姨妈是一个眼窝深陷、薄嘴唇的小姑娘。她总是东张西望，觉得学校里的日子太长。有时候，她被罚脸贴墙或缝一道被她一下子弄坏的制服的折边。

下午，她终于获准和名叫“仙后座”的母猫玩。这个动物女王般的目光、傲慢的态度与它那灰色的条纹、普普通通的皮毛形成对照。

几乎就在贝罗尼卡姨妈不再难为“仙后座”，而把它变成爬树能手的同时，她发现了黑夜并觉察到它的诡秘。贝罗尼卡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从一根树枝的尖端跳下去，接着冲洗，吃东西，各自钻进自己的被窝。

贝罗尼卡没有确切讲出她是怎么落入那与无法解释的淫乱[1]相连的夜间游戏的。或许因为这种淫乱从未清晰过，如同黑夜一般广漠、虚幻、幽暗无光。实际上，贝罗尼卡不再忏悔，不再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领圣体。

在她所在的学校那个小社会里，没有人享受过这个特权。毫无疑问，她想，因为没人有时间干出格的事。

女孩子们被带去听十一点的弥撒。她们肩头披着围巾，两人一排地穿过“勇敢大道”。不允许她们看关着色迷迷微笑的猴子的笼子或抬头触动挂着奖品的圆圈，

[1] 指十戒中的第七条戒律——淫乱。

让它转几个圈。

贝罗尼卡总是趁这工夫嚼块口香糖，吃三粒花生米或随便什么东西，安慰没吃早餐的肚皮。这意味着比由于犯第六条戒律[1] 而被逐出教会罪轻一些的处罚。

不过，罚她在一个练习本上写满“我不该破坏不进早餐”四次以后，她的老师经过公园时就走在她身旁，十分注意不让她把东西塞进嘴里。

于是她争辩解释着而不去忏悔，待在忏悔室旁最长的一支队伍的末尾。亏她走运，因为有不少女孩子急于忏悔自己的一贯做法：欺骗双亲，和兄弟姐妹吵架，她五次让别人先进了忏悔室，结果到了领圣餐的时间，她就不必去做忏悔了。

一年时间里贝罗尼卡都找到了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是，即便是她“勇敢的心”也意识到这种状态有一天要结束。当她知道一位来自山区的新神父已经到了她所属的教区时，感到特别欣喜。神父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巴巴，可贝罗尼卡姨妈对他那未曾梳理的头发下的脑袋却产生了信任。

圣地亚哥教堂是一座石膏外壁几乎破损的、镏金的丑陋建筑。年老的富人和永远的穷人混在一起，都坐在同样肮脏不堪的长凳上。忏悔室是木制的，有三个门：神父从中间的门进，另两个门形成小小的藏身处，在惟一的窗子下有一张跪椅，这窥视之口正对忏悔神父的耳

①第六戒是杀戒，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此处可能是女主人公不清楚十戒的顺序。

朵。女孩子们跪在里面，嘴贴着臭乎乎的窥视窗，道出她们的心事。然后，她们接受了一些祝福，怀着同样不安的心情离去。然而，她们还继续跟兄弟姐妹们吵架，从食品间里偷偷地拿东西吃。

贝罗尼卡姨妈知道新来的神父正巧在忏悔室的对面，那位“永远的神父”库斯皮内拉就是给她洗礼的那一位。他给她授了第一次圣餐，总是在教堂入口处一边轻轻地捏她的小脸，一边反复问候她母亲。她不许自己让库斯皮内拉神父听后伤心，这位嗓音沙哑、为人率直的主教，教皇陛下的内务主管，就像一位没有子女的亲戚，一位固执地坚持为救苦救难的永恒的圣母马利亚建造一座教堂的叔叔。贝罗尼卡姨妈也同样固执地延续着夜间犯罪。“最好是，”她重又考虑了一下，“那个新来的，这样一切就全是陌生人之间的事。”

贝罗尼卡进了忏悔室，急不可耐地说，我是罪人，又说：

“我触犯了第六戒。”

“独自一人还是和人一块儿呢？”新来的教区牧师问她。

到那时贝罗尼卡姨妈才知道这种事可以有人陪着做。她一边答着“一个人”，一边问“和人一块儿是怎么一回事？”她那么惊讶以至省却了不听话和其他一些小事情，只轻柔地说：“没别的了，神父。”

接着，贝罗尼卡听到了惩罚的方式：必须离开忏悔室，再次念诵“我是罪人”。然后，要在回家路上碰到的每一根电线杆子前停步，撞一下，同时高唱圣母颂。

不能想像比这更可怕的惩罚了。贝罗尼卡本来准备好承受如她所犯罪过一样隐秘的苦痛，可现在让她在兄弟姐妹们的哄笑声中，立在每根电线杆子前高唱，这比向库斯皮内拉神父道出一切还要恐怖。

贝罗尼卡注视着新来的神父，他坐在跟前的忏悔室里，满脸孩子般百无聊赖的神情，因为这个下午跟其他下午一样令他腻烦。在一个又一个虔诚女人的忏悔声中他昏昏欲睡。突然，他推开门，半个身子藏在门后，看着排队等候的女人们说：

“所有人都听好。你们昨天已经忏悔过了。如果没有新内容的话，请跪下，因为我将宽恕你们。”

神父没从座位上起身，嘴里咕哝着些拉丁文就开始为她们赐福。接着，他让这些女人回家。于是，他当忏悔神父的任务便转移到队伍较短的男人的一边，他们正跪在他的面前。

当最后一个男人忏悔结束的时候，他听见女人那边的忏悔室的门被慢慢推开了。神父感到有一个人迅速地落到跪椅上，栅窗一头传来年轻的气息。他听到一个像他的德国产高脚杯的玻璃发出的声音反复念叨着“我有罪”，不禁叹了口气。

“我触犯了第六戒。”那种近乎一碰即碎的声音传到神父的耳中。

他没做别的，只是从椅子上起身，走到隔壁的门前，打开门。瘦小的贝罗尼卡姨妈呆在那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带着挑衅的嘴巴，长长的脖子，一头蓬乱的短发。

“是你吗，孩子？”库斯皮内拉神父说，声似洪钟，“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他牵过她的手，让她和自己坐在一张空板凳上。他捏了捏贝罗尼卡的圆脸蛋，一只手搁在她肩膀上。库斯皮内拉神父笑着，这笑容源自对贝罗尼卡纯洁的过去的了解。神父对她说：“看一眼上帝，回去睡吧。明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你去领圣体。”

打那以后，贝罗尼卡姨妈便可以安然入睡。她犯下的罪过就像那祝福。

埃乌郝尼阿姨妈直到分娩第五个儿子时才去圣何塞医院。经过全家人帮忙，奋战二十个小时之后，她才接受了去医院这个万不得已的决定，因为没人知道怎么把那个在肚子里四脚朝天的婴儿取出来。姨妈害怕去医院，她认定那些陌生人不可能喜欢初次见面的人。

接生婆与埃乌郝尼阿姨妈是好朋友，这位接生婆总是准时到，干干净净像刚用肥皂水洗过的杯子，并且总是笑意盈盈，轻轻柔柔。她接生起来既灵巧又麻利，简直找不出第二个跟她一样的医生。她带来许多发白的碎布头，几只装沸水用的桶，好帮埃乌郝尼阿姨妈把孩子接生到世界上。

接生婆明白自己不是那桩事的主角，所以她的在场仅限于提出准确的建议，更多地则是保持沉默。

埃乌郝尼阿姨妈是第一个触摸自己骨肉的。她给他们第一个吻，舔拭他们，最早检查他们是否完整，是否样样都很好。接下来，堂娜·特利阿会鼓励她并教她为小生命洗第一次澡。一切都沉浸在宁静、安详中，这氛围使每一次分娩成了近乎愉悦的事情。靠堂娜·特利阿的帮助，她既没有大喊大叫，每一步从从容容地完成，也不存在害怕。

可惜的是，那个神奇的女人不能永生。埃乌郝尼阿

姨妈最后这一次生产的前两个月她去世了。不管怎么样，姨妈还是像往常生孩子那样待在旁室，请了姐姐、母亲和厨娘帮忙。如果那孩子没有突发奇想翻了个跟斗、弄得头朝上的话，一切会很顺利。

大家拼命努力了好几个钟头，心里咒骂着。那些胆子大的则把头探到姨妈的两腿间看看是否有可能说服那个不谙世事的小蠢蛋：远离妈妈的生活将更好。但是谁也没找着解决这乱子的办法。最终她丈夫果断地背起姨妈去了医院。在医院，埃乌郝尼阿落到三个医生的手中，他们往她鼻孔里插了氯仿麻醉，不让她再多说话，以便对她进行最合适的救治。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姨妈就恢复了知觉，她立即问起孩子来。有人告诉她孩子放在婴儿室。

医院里还有人记得那次姨妈闹的乱子。姨妈竟有力气打那名跑出去找护士长的护士。护士长也被搡了一下，还让姨妈骂了一顿。当她沿着回廊寻找婴儿室时，她说护士长做作、假斯文、荒唐、蠢笨、卑劣、疯疯傻傻、占有欲强、专断不公，一句话，整个一傻瓜。

埃乌郝尼阿终于走进了摆满摇篮的房间，没费一点工夫就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她把头伸进摇篮里，开始说些谁也不懂的事情。她搂着孩子，说啊说，直说到她觉着悄声细语的话足够多才停住。然后，她脱光儿子的衣服，数他的脚趾头，检查肚脐儿、膝盖、小鸡鸡、眼睛和鼻子。姨妈吮吸孩子的一根指头，把指头放近嘴边说他忸怩作态。她一个指头挨着一个指头按顺序吸着，一直到看见儿子晃动着脑袋，张开嘴巴找奶头。于是，她

抱起儿子亲了几下，给他左边的乳房吃奶。

“对了。”姨妈跟孩子说，“应该用右脚迈进世界，先吃左边的奶。对不对，亲爱的？”

护士长赫欧尔希娜·达维拉比有五个孩子、一个丈夫的埃乌郝尼阿姨妈小四五岁的样子，没有孩子，也还未嫁人。凭着二十五年做姑娘的深刻体会，她断定这位产妇暂时处在极度亢奋的时刻，因为一位母亲需要和孩子分享最初的几天。所以她决定把这些侮辱汇报给这位女士的丈夫。护士长忍下了责骂，问姨妈是否愿意她帮忙回房间。姨妈说她自己的两条腿足够用，不再需要什么帮助，于是幽灵似的晃到了 311 房间。

埃乌郝尼阿姨妈的丈夫用眼神表明，他是个拒不承认自己年过四十的男人。从他走路的样子都能看出他的睿智。他的勃勃生气与他的笑容、言语交织在一起，有时竟让人觉得他好像会长生不老。

一天下午他去探望妻子，带着惯常送给她的鲜花，每个孩子画的画，他母亲寄来的巧克力，还有两盒分给来访客人们抽的雪茄，好庆贺生了男孩。他自得其乐地在回廊里走，只想到妻子曾认定的医院那些独有的无数缺点。依照他奇特的令人迷惑的判断力，他发誓要与这女人一辈子厮守，不仅因为某些时候他觉得她是世上最漂亮的，而且他明白，只要同她在一起，就不可能感到无聊。

当他走到回廊一半时，赫欧尔希娜·达维拉那张无法预知要说些什么的嘴巴叫住了他。有几次他听人说起过她，当然是坏话。人们认为她是个傻乎乎的女孩。她

富有，正如人们过多议论的富人那样。而且她古怪，因为没有比不找个丈夫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反而去攻读医学学位更加离奇的做法了。她甚至对失去美丽的维森西奥庄园的威胁都置若罔闻。让人知道她在一家医院里收拾脓血、创伤，仿佛家里没有她活的地方，她母亲感到无比悲伤，但是她对此也毫不在乎。事实上，她坚持要工作，好像她不是已拥有一切，坚持工作只是源于她的虚荣心似的。就连马斯塔奇神父也同她讲过任性的害处，可谁的话她也不想听。她只是浅浅地笑，若隐若现地露出公主般的皓齿；那双让许多人心碎的、美丽修女般的眼睛始终沉静。面对那些想要说服她相信婚姻是个美丽和利他的职业的人，她会露出一种柔和而有分寸的微笑，一个想要说出这样话的笑容：

“你们什么都不明白，我不会自讨麻烦继续给诸位解释。”

很显然，赫欧尔希娜·达维拉为继续自己在生活中寻觅到的这个职业所付出的辛劳，跟她在一位粗俗的产妇面前受到的屈辱一样多。因此，赫欧尔希娜一见着埃乌郝尼阿的丈夫，就把姨妈的不敬之举一股脑儿抖落给他听，最后请他管管自己的妻子。

“您看，”那男人说，显出一点讥讽的神气，“您不要让我做不可能的事。”

赫欧尔希娜冷冰冰的蓝眼睛流露出理解他的神情。姨妈的丈夫爱上了这种冷酷，这不适宜的爱慕和他一直爱自己妻子的热情毫无分别。

“我去看您的儿子。”达维拉医生说这话的时候，恰

巧伸出一只手，她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个动作。

赫欧尔希娜感到那个地方一片潮湿。她曾满怀爱心照顾过其他女人的那个部位。一察觉到那种欲求发自和别的女人同样的位置，她心中经受着可怕的愧疚。

不一会工夫，达维拉抱着一个脸色像煮熟的马铃薯一样红的男孩子进了侧室。其实刚出生的婴儿都跟他差不多，可达维拉突然发现这孩子与众不同，分外惹人爱。她把婴儿放进母亲的臂弯。

“他完完整整地来到世上。’达维拉说。

“请原谅我今天上午的行为。”埃乌郝尼阿姨妈高兴地注视着赫欧尔希娜·达维拉，恳求她。

“没什么需要原谅的。”姨妈听到赫欧尔希娜这样说。

“或许我还会再那么做。”埃乌郝尼阿姨妈接着说。

“也许您的话有道理。”赫欧尔希娜回答道。

然后她一闪念，急速地反省在全身回荡的那种令人惴惴不安的感觉。和那女人的丈夫没说几句话却已经让她觉得让那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是让自己受刑。

“我真蠢，我需要睡觉。”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另一个房间走，那里有一个女人，她肚子里有座疼痛的火山。

半夜时分，姨妈又去了那个房间，寻找那男人种下的婴儿。孩子极像姨妈的外祖父。因为外祖父曾是她见过的惟一一个赤身裸体的成年人，因为他们曾站在莲蓬头下一起洗澡。长腿的外祖父心平气和地指给她看“香蕉”，并以同样坦然的态度让她触摸他手上发硬的粗大

的静脉血管，老人还叫她数他的脊椎骨。

“你是堆骨头。”她对他说，“你应该叫皮包骨头。”

一进 311 房，埃乌郝尼阿姨妈像个筋疲力尽的天使，倒头便睡。她丈夫直到她渐渐进入梦乡才敢挪动那只被她枕靠了好一会儿的胳膊。

赫欧尔希娜抱过他膝头上的孩子，凝望着他，而不去看那正偷走她心的男人。

“是个奇迹。”她听到他在一片昏暗中说出这样的话。

“一切都是奇迹。”她答道，将手中抱的孩子搂紧。

三天后，埃乌郝尼阿姨妈带着她的第五个儿子、二分之一个丈夫出了院。

一天又一天，那男人不再享有绝对的幸福。有时候爱的力量使他永生，支配着他的白天与黑夜。

从那以后，他生活在地狱里，即面对一个爱人掩饰对另一个人的爱。没什么能提起他的兴致，待在什么地方他都不自在。他的眼中包含着不可原谅的相思。

有些时候，他生活中的所有激情由两个人分享。可他已不幸福，也就不能让别人幸福。

所以，在一次家宴中，当他那颗脆弱的心无法再紧随那些年来不平静的生活时，埃乌郝尼阿姨妈毫不迟疑地带丈夫去了圣何塞医院，因为赫欧尔希娜在那里。

“他快死了吗？”当埃乌郝尼阿姨妈和赫欧尔希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姨妈问道。

“是的。”赫欧尔希娜回答说。

“什么时候？”埃乌郝尼阿姨妈问。

“很快，上午，星期四。”医生说，上齿咬住下唇。

埃乌郝尼阿姨妈走过分隔她们四步远的距离去拥抱赫欧尔希娜。赫欧尔希娜·达维拉如同一个孤女，任她摇晃、抚摸。

一个星期之后，护士们的换班惊动了两个人，她们趴在同一具尸体上痛哭。两个人一起守护了这个男人的最后几夜。他目光游移之际，她们脱下他的旧衣服。她们握着他的手，让他平静，对他耳语说一切都将得到宽恕。每个女人十分肯定地对他说自己不会不爱另一个女人，这话给了他最后的慰藉。

“没人能做更好的伴。没有人像我这么不幸，也没人比赫欧尔希娜更不幸。”许多年以后，当埃乌郝尼阿姨妈回想起她和达维拉医生之间长久的姐妹情缘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一天，纳塔利亚·埃斯帕萨，这个双腿短小、乳房浑圆的女人爱上了大海。她并不清楚想要认识遥远而神奇的海洋这个刻不容缓的念头起于何时。可它如此强烈地攥住了她，以致她必须丢下钢琴课不上，立即踏上找寻加勒比海之旅。因为一个世纪以前，她的祖先到过那里。那片汪洋毫不怜惜地召唤她，这种感觉她称之为自己意识的迷失。

大海的召唤那么强大，就连她亲娘也没能说服她多等半个小时再启程。尽管她母亲请求她克制疯狂的冲动，等到杏儿熟了能做杏仁糖，等到绣完了她姐姐的嫁妆——带有樱桃图案的桌布，等到她父亲明白她固执地要立即远行的念头既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也不是无所事事，更不是脑袋得了什么不可救治的毛病。

纳塔利亚姨妈看着火山长大，每一个晨昏她都仔细观察它们。她记得“沉睡中的女人”起伏的胸膛和波波卡特佩特火山[1] 陡峭的山脊。

纳塔利亚总是生活在阴冷幽暗中，用文火做甜食，肉被颜色污浊的酱汁浸染。她用带图案的盘子吃饭，用

①墨西哥的两座著名火山。相传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私奔，途中休息时女子变成山脉,山形如其身躯 守在一旁的男子也化为高山。

高脚玻璃杯喝酒。她一连坐几个小时观雨，听母亲祈祷，听祖父讲龙和长翅膀的马的故事。但是几个来自切佩切的叔叔跨进了她的家门，他们正在赶往被色彩纷呈的大海包围的带城墙的城市。那时她正吃着午后点心、面包和巧克力。那天下午她知道了海。

七种蓝色、三种绿色、一种金黄色，大海包容了一切。无人能从这土地上带走的银盘：完完整整的，在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沉沉黑夜包围了船只，向它挑战，人们沉着地驾驭它。清晨像水晶般的梦，灿烂的正午时光宛若心中的渴望。

纳塔利亚思索着，甚至想到切佩切的人应该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那个星期四的午后茶点过后，她不停地想到临海而居的人们，他们未必是工厂主、卖米的商贩、磨坊主或庄园主，也没有人能安于一辈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她的叔叔和父亲讲过许多有关过去的海盗和现在的海盗的故事。关于母亲的祖父，堂·洛伦索·帕蒂略，当母亲讲述他驾着自己的双桅帆船到达切佩切时，他们谈到人们在玩笑声中给他取了洛伦西略① 的绰号。他们说了那么多关于他祈求太阳和阵阵微风的生满老茧的双手与奇妙身躯。纳塔利亚厌恶透了绣桌布、弹钢琴，终于毫不后悔地跟着叔叔们离开了家。她母亲希望女儿和叔叔们住在一起，可她父亲却猜想，女儿肯定像只疯癫的小山羊，孤身一人。

①西班牙语中洛伦索的昵称。洛伦索（210—258）在罗马当助祭，因把教堂的财产分给穷人，被活活烧死。

纳塔利亚不知道路在何方，她只想去看海。经过漫长的旅行到梅里达后，她又跟随着在那座著名的白色城市的市场上认识的两个渔夫完成了一段艰辛的长途跋涉，海，出现了。

那是一个老渔夫和一名年轻的渔夫。上年纪的渔夫健谈，吸大麻；年轻的渔夫则认为干的全是傻事。带着这么一个好问问题的标致姑娘，他们怎么回奥尔博克斯呢？可他们又怎能丢下她？

“你也喜欢。”年老的渔夫对年轻的说过，“她想看海。你没看出来她有多想吗？”

纳塔利亚姨妈在市场的鱼摊旁坐了整整一个上午，看着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他们拿着很可能是从海里捕到的玩意换别的东西，有无骨的、肉色白嫩而带骨的、罕见的、散发臭气的等各种各样漂亮的动物。纳塔利亚长久地注视那些人的肩膀和走路的姿态，特别注意到拒绝白送自己的蜗牛的愤慨声。

“就这么多，要么我不卖了。”一个卖蜗牛的男人说。

纳塔利亚姨妈双眼在他身后一扫而过。

赶路的第一天他们没有歇脚。纳塔利亚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海边的沙滩是不是真的像白砂糖那么白？炎热的夜晚是否如同烈酒？有时候纳塔利亚坐下来揉脚，他们就乘机把她甩在后头。于是，纳塔利亚穿上鞋，拔腿便追，嘴里反复念叨着老渔夫说过的那些咒骂之词。

第二天下午他们到了。纳塔利亚姨妈无法相信眼前的大海。在最后一点气力的推动下，她扑进海的怀抱，

置身于苦涩的海水中，淌下了咸咸的泪。她的双脚、膝盖、肌肉都十分酸痛。肩膀和脸颊被烈日暴晒着。那些渴望、灵魂还有头发都使她痛心。她为何哭泣？让海拥抱不是她惟一的渴求吗？

天色渐暗。纳塔利亚独自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抚摸着双腿，它们还没变成一条美人鱼的尾巴。空气中渗出寒意，她任由海浪将她推到岸边。她沿着沙滩漫步，驱赶几只咬她胳膊的小蚊虫。不远处，老渔夫目光迷离地注视着她。

纳塔利亚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躺在白色的沙床上，她感到老渔夫凑近了，把手指插进她纠缠成团的头发里。他对纳塔利亚说要是她想留下来，就必须跟他好，因为其他人都已有了女人。

“我留下来和您在一起。”纳塔利亚说着睡去。

谁也不知道纳塔利亚姨妈在奥尔博克斯的生活怎么样。六个月之后，她回到了普埃布拉，人老了十岁，她自称乌克·扬的遗孀。

纳塔利亚皮肤黝黑，满是皱纹，双手结了老茧，可对生活却抱有奇怪的信心。她从未结婚，也不缺男人。她学习绘画。她画上的蔚蓝色使她蜚声巴黎和纽约。

然而她一直住在普埃布拉。只是有些下午，纳塔利亚凝望着火山，迷失在看海的梦中。

“一个人只能待在自己的宿命之地。”她说着，同时用一双老妇人的手做画，眼中闪烁着稚童般的神采，“就算你不愿意，人们也会把你从别处送回来。”

克莱门西亚·奥尔特加的未婚夫并不理解那一夜流泻出的疯狂和激情。他以为这冲动装在果酱瓶里，而他旋开了盖子。可从此以后，在他全部的生活中，在他带着英式服装或他的壁球拍满世界来回奔波的那份安然中，充满了那种毒药般的香味，那种呛人的气息。

克莱门西亚姨妈不仅漂亮，而且她拳曲的黑发下藏匿着思想，这迟早是个问题。因为毕竟是她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把她毫不费劲地偷偷地带到与未婚夫共枕的床笫。

那个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普埃布拉的女孩子不但不跟她们的未婚夫睡觉，而且连那些未婚夫们也想不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暗处待着的时候，他们长时间地互相抚弄，克莱门西亚感到两个乳头如同两个捻捻转儿。是她自己解开了胸罩，也是她把手伸进那裤子的开口处，男人们随处携带的宝物存在那里。动物一发情就把它们展示出来，然后又态度冷漠、安然地收回，好像它根本没看见我们。是她，没有任何人强迫，让自己的双手接近那呼吸不匀的精灵，是她想看看它，并且触摸它。

所以，克莱门西亚的未婚夫不曾感受过人们说滥了的什么羞耻，对承诺的责任也没有体会。当大家把注意

力都放在克莱门西亚姨妈表姐身上时，他们在食品储藏间里做爱。那天上午，她表姐身穿新娘的盛装，举办结婚典礼，这如同上帝的旨意。欢宴结束之际，储藏间里阴暗、寂静，弥漫着香料与核桃、瓦哈卡[①]的巧克力和大口香糖、豆角和油橄榄、小饼干和咸鳕鱼的味道。缥缈的音乐声，时时被要求新婚夫妇接吻，要求把花束给一位可怜的丑女人，要求岳父母、公公婆婆跳舞的叫喊声打断。克莱门西亚姨妈觉得就她选定的地方而言，那天下午，世界上不可能有更好的了。他们做爱，既没有乱说脏话，也没有闹腾，也不存在那种意识到相互被注视所产生的沉重的责任感。有一阵子，他们是那种所谓幸福的人。

“你头发上有牛至草[②]。”克莱门西亚姨妈的母亲说。那时候克莱门西亚正跳着舞靠近她父母坐了五个半小时的桌边。

“大概是花束上的，落在了我头顶。”

“我没看到花束碰着你。”她母亲说，“他们抛花的时候我没看见落在你头上。我还叫你了。”

“另外一束碰到我了。”克莱门西亚凭借着一个好撒谎女孩的伶牙俐齿答道。

她妈妈听惯了这种回答。尽管听上去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可她把它们归咎于女儿得严重麻疹发烧后遗留下来的思维混乱。她也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最好别再追问下

① 墨西哥一城市。

② 亦称‘滇香薷’。茎和叶可提取芳香油，亦可作香薷入药。

去，以免搞得一团糟。她只是想那根牛至是种珍贵的草，把它放在厨房里未免大材小用。

“没人想过把牛至搁在甜食里。”她大声说，好打断自己的思绪。

“克莱门西亚舞跳得真棒！”她邻座的妇女对她说，于是两人聊了起来。

当那个和克莱门西亚姨妈在储藏间寻欢作乐的未婚夫想同她结婚时，她的答复是根本不可能。她那么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以至于他以为她在气头上。因为向克莱门西亚求婚之前，他满怀希望地默默等待了一年。在这段日子里，他面包房的生意更加红火，有六个卖白面包和甜面包的连锁店，还有两个卖糕点和果冻的。

但克莱门西亚姨妈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拒绝他的，而是出于各方面的理由，既没有时间也没必要跟他解释。

“我以为你早就明白了。”克莱门西亚对他说。

“明白什么？”

“结婚不在我计划之内，更不用说和你结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未婚夫，一个普通平常的男人说，“你想一辈子当妓女吗？”

克莱门西亚听到这话的那一瞬间，对于曾经给予那个陌生男子的所有时间，对于所有的下午和夜晚感到后悔。她甚至没想到受了凌辱。

“你给我滚。”她冲他嚷，“你滚，在我向你讨还巨额欠债之前。”

他害怕了，仓皇离去。

不久，他和阿斯图里亚斯[①] 人的女儿结了婚，接着生育洗礼了六个孩子。他让记忆随时间流逝，渐渐被冲刷殆尽，一如泉壁边积存不住的水流。他变成了一个好发怒、爱抽雪茄的烟鬼，一个每天下午喝酒的酒鬼，一个不知道后半夜如何打发的失眠者，一个贪得无厌的生意人。他沉默寡言。他有两个朋友，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一道去飞镖俱乐部。除了当他打飞了两只以上的鸽子，不知所措地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对两个朋友发脾气外，他从不信任他们。他百无聊赖。

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在他已经失去了克莱门西亚姨妈的芬芳和双唇十九年后，一个尤卡坦[②] 人来找他要卖城里一家货品最齐全的杂货铺。他们去看那间铺子，打店后的酒窖进去。这是一间巨大的仓库，放满了种子，装着面粉、糖口袋、粮食、巧克力、香料、口香糖以及别的物品。

他突然浑身感到一阵不自在，根本没把杂货铺看个遍，就掏出支票簿，示意要买下。他付给尤卡坦人要的第一个价，然后跑着离去，到了克莱门西亚姨妈还住着的有三个院子的房子。当别人告诉她有位先生在门外找她时，克莱门西亚跑下楼，楼梯通向一个充满鸟语花香的院落。

他看着她走近，想亲吻那个变成和谐女神的三十九岁女人的双脚踩过的地方，她还是那个克莱门西亚。他

① 西班牙一地区。

② 墨西哥一地区。

看着她走近，一想到自己又老又丑，恨不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克莱门西亚觉察到他的慌乱。他前凸的肚皮、半秃的头顶、眼睛下开始生出的眼袋，以及他本想从脸上抹去的无奈的强笑皆令她痛心。

“我们都变老了。”她对他说，为了使他不再惶惶不安，她把自己牵进这不幸之中。

“你不必对我这么好。我是个蠢笨的人，各个方面都看得出来。”

“我并非因为你是聪明人才爱你。”克莱门西亚姨妈嫣然一笑说道。

“可是你当我是白痴才不再爱我了。”他说。

“我一直爱你。”克莱门西亚姨妈说，“我不喜欢浪费。感情除外。”

“克莱门西亚。”那男人说，因吃惊而颤抖，“我之后你有过十二个男人。”

“我还继续爱着那十二个男人。”克莱门西亚姨妈说着，解下系在衣服上的围裙。

“什么？”那可怜的男人说。

“带着我心灵的所有震颤悸动。”克莱门西亚姨妈回答。因为她知道他一直颤抖着，就渐渐靠近他，直至感受到他的颤抖。

“我们走吧。”她接着说，拽过他的一只胳膊到了街上。他不再发抖，急忙把她带到自己刚买下的店铺。

“关灯。”当他们进了酒窖，牛至的气味在她头的周围飘荡，她请求道。他将一只胳膊往后伸过去。黑暗中，二十年来的思念不再沉重地压迫他，他重新又活跃

起来了。

两个小时之后，他一边替克莱门西亚姨妈摘掉黑色鬈发里的牛至，一边再次请求道：

“嫁给我吧。”

克莱门西亚姨妈缓缓地亲吻他，迅速地穿上衣服。

“你去哪儿？”当他看见她朝屋门走时，问道。门一开一合之际，一只手向他说再见。

“回到今天上午去。”姨妈说着，看了看自己的表。

“可你爱我。”他说。

“是的。”克莱门西亚姨妈答道。

“比起对其他男人更强烈吗？”他问。

“都一样。”姨妈说。

“你这个……”当克莱门西亚打断他的话时，他刚说出这几个字眼。

“当心你说的话，因为我要收你的钱，三十个面包店也不够。”

说完她打开门，走了，没再听见更多的话。

第二天早晨，克莱门西亚·奥尔特加在家里收到了三十个面包店和一家油盐杂货铺的公证书。它们装在一个信封中，里面还有一张卡，上面写着：“你是个顽固的女人。”

法蒂玛·拉普恩特做何塞·利莫恩的未婚妻有十年了。何塞·利莫恩向她求爱之前，她已将自己布满欧洲萤[1]的身体许给了这个让这些小虫乱舞的男人。

一切始于在旷野上举行聚会的那天夜晚。黄昏时分，人们在院子中央点燃了一堆巨大的篝火。院子的四周环绕着屋子，阳台和围栏皆朝向院子。院内灯火通明，面对辽阔的原野却显得怯生生的。看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牛比赛之后，客人们陆续回来围坐在火堆旁。

何塞·利莫恩有一把吉他。他开始吟唱一位骑手独自浪迹天涯寻找心上人的故事。仅凭这个，法蒂玛姨妈便爱上了何塞。她从不喜欢乐天派的男人，而这个无比忧郁的小伙子令她着迷。法蒂玛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在跳动的火堆后摇晃。

“亲爱的，你一辈子言行不一。”何塞唱道。

“你不玩一副牌，亲爱的，你喜欢打两副。”法蒂玛随声应和，何塞绕过火堆坐到她身旁。

这样的聚会每年在一个庄园里举办一次。邀请利莫恩家所有的朋友参加，还有他们的孩子，要是有必要也请朋友们的父母来。大家一起为那位枪法准、记性好的

①指情欲。

老爷爷过生日。爷爷和孙子何塞，是这座庄园的仅有住户，这座庄园是不久前的革命留给他家的惟一财产。这一天老人和孙子收拾好房间里的所有床铺，就连牲口圈里也躺着最年轻的人，他们和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混在一起。

食物搁在院子里。客人们用手抓着吃。从烧烤架上撕下的各种动物的肉被搁在地上的龙舌兰叶子上，展示着被烹制好的死去的样子。还有辣烧鸡和塞馅的辣椒、洋葱拌仙人掌、五颜六色的色拉、龙舌兰酒和糖渍菠萝、腌芹菜。利莫恩家上年纪的女人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做圣克拉拉小饼干、杏仁糖和牛奶甜食，以便在斗鸡、斗牛时，伴着鲜血、美酒和咒骂声，在黑夜愉快且舒缓地降临之前祛除辣味和咸味。那一夜，就是“哥伦布”骑士①也失去了翩翩风度。混乱当中，女人们终于得以早起跟某个男人对歌，无需确定两人第二天是否结婚。

何塞和法蒂玛不得不去看一头奶牛分娩，那头奶牛根本不管那夜人们是否要休息。何塞和三个雇工当着法蒂玛的面谈论小牛，巨大的恐惧几乎溢出了她的喉咙。他们离开牛棚往家走时，天色依旧漆黑一片，繁星满天。法蒂玛蜷缩在那个烈性男人的臂弯中，黎明使他变成了一个温暖、可依赖的庇护所。

谁人知晓何塞迷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法蒂玛姨妈

①由神父迈克尔 J. Mc 创建的天主教活动团体，1882 年正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成立。它旨在永远纪念美洲的发现者 —— 天主教徒哥伦布。其成员要体现骑士的理想 高尚、效忠教会与祖国、服务他人。该团体目前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从未解释清楚过。然而只要她的欧洲萤无法控制，引得她心慌意乱时，她就知道了。看着女伴们一个接一个地结婚生子，看着她们缝纫并利用放满床罩和垫子的侧室的床，法蒂玛只想许许多多的下午和利莫恩在庄园里那张乱七八糟的行军床上，两人能有几次忘情地沉醉于游戏中。

“ 何塞 · 利莫恩讨厌结婚。 ” 她母亲整天对她说。

“ 这个我早知道了。’她整天这么回答。

人们说何塞固执、孤僻、自负、暴躁、自私又蛮横。也说他身体强壮，有一双极大的手，目光像是在说心里藏着秘密。尽管身为好几家工厂和商店的主人，他还坚持担负照顾庄园的职责，承受他祖父痴痴傻傻的行为。生活仿佛没有给他提供一条更轻松、惬意，风险更小的道路。

那个年代，恋爱关系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但从来没有法蒂玛姨妈的那么久。他们恋爱了两年以后，何塞的祖父死了。祖父的健在好像是他拒不离开庄园、回城找寻安宁的生活、找寻等待他多年的未婚妻的惟一借口。所有的人开始互相询问，打听婚礼举办的日子。

只有法蒂玛姨妈始终清楚婚礼无日期可言。利莫恩的心难以捉摸，他不会给她或任何人置一个家。因为他的生活另有安排。甚至连当初毫不犹豫地爱上他也不该抱怨，因为就算不这样，也不可能出现别的情况。跟他摆架子毫无用处，或许还要失去他们共同经历的一切。因为两个人一块经历世事，这些事和其他人追求的平静、理智丝毫没有关系，倒是与使人完全孤独、焦虑不

安的争斗相连。

当何塞·利莫恩被土改[1] 的群众杀了时，他们已度过了十年引人注目的永久的恋爱生活。至少在城里人们这么说，说是那些土改的群众干的，除了他们，没人恨何塞，因为他把庄园全划归到自己亲戚的名下。

“不是搞土改的那些人。”法蒂玛姨妈去吻那具尚无人从地面上挪动的尸体之前，坚决地说。她跪在他旁边，一只手抚摸着他，另一只手撑在潮湿的砖面上。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法蒂玛抬起他，好像习惯了那巨大身躯的重量。法蒂玛给他梳头，合上他的眼睛，长久地抚摸他冰冷的脸颊。她请雇工们在何塞房子旁边的白蜡树下挖了一个墓穴。叫人买来一张席子包起她的宝贝。法蒂玛为他守夜，仿佛何塞是个印第安人，整夜被蜡烛和泪水包围。

第二天，法蒂玛姨妈走在抬棺木的朋友们的前方。到了墓地，他们把棺木放进黑黢黢的地下。这位未婚妻的命令仿佛是一个拥有一切权力的遗孀的命令。其他任何人，不管是兄弟姐妹，还是叔伯姨婶，甚或母亲，都不能参与到这种仪式的程序中去。

过了些时候，法蒂玛姨妈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们埋葬了何塞的尸体，我哭了又哭，好像他的死是可能的事。以后我们将明白他不再活在人世上，而他永不会死在我之前。因为泥土不能在午后遮住他身体的光，最狂野的风也平息不了他低声的倾诉。何

[1] 1910 年 11 月底在墨西哥爆发革命,土地改革是此次革命的重要部分。

塞属于我。我的生活曾与他的相遇。没人能将他从我的眼中和心底抹去。尽管他装做亡故，由他唤醒的别人的那些品质却无人能够扼杀。”

法蒂玛从未结婚。她不爱什么人，也没人想起来去爱她。孩子们觉得她既非常和善又很古怪。她无儿无女，不争不吵，从未有人听到她大喊大笑。无论在教堂、在墓地、在剧院，还是圣诞节的时候，都看不到她落泪。相反，常常听到她唱歌。五月里的那些下午，人们领着孩子献花，法蒂玛姨妈用她低沉、忧郁的嗓音唱起合唱曲。本是一首半高音调的仪仗曲，却引得孩子们捧着花，排成队紧贴在她面前。借着她的歌声，此情此景变成了一场献给在场的幸运者的庆典。直到如今，一想起她的声音，其他人身体中的欧洲萤就扑扑乱飞。

何塞·利莫恩死了五十年之后，法蒂玛姨妈死了。人们把她埋葬在安葬她未婚夫的那棵白蜡树下。在睡梦中死去的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相信爱情，如同永恒一样，那是一种野心。人类一种美丽的野心。”

一天，马格达莱娜的丈夫给一名邮差打开门，他带来了一封写给马格达莱娜的信。这对夫妻彼此间从没有过什么秘密，他们相亲相爱，亲密无间。信即使不是写给自己的，也可以拆看。谁都不把这看成破坏了隐私，更不认为缺乏教养。所以一接到那个极白、极平整，上面用一种刚劲的字体写着他妻子的名字的信封，他就打开了。信上写着：

马格达莱娜：

因为只要我们谈起那个话题，你就以哭泣告终。以同样的深情爱着我们两个人的不可思议的事实让你不知所措，所以我决定不再见你。为了你放弃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尽管有几次我不得不从梦中惊醒。我确信忘记我对你不会有大问题。结束这种混乱对我们俩都好。回到你选择的责任中去，别给我打电话，也不要试图说服我什么。

亚历山大

又及：你说的有道理，他很棒。

马格达莱娜姨妈的丈夫收好信，用胶水粘好信封，把它放进盛邮件的漆盘里，那里面还有电话费收据和银

行账单。怒火烧得他两耳发红，泪水满眶。他走进自己的工作间以免被什么人看见，尽管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妻子跟保姆和孩子们去观看五月五日游行，庆祝“萨卡波克斯特拉人大败拿破仑”[①]的纪念日。

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里，他使劲用嘴呼气，双手搁在前额，两臂抱住头。如果问生活中他最爱什么最尊重什么，那是他妻子的身体和智慧。怎么可能有人敢用这种方式给她写信呢？马格达莱娜是一个女王、一个珍宝、一位女神。马格达莱娜是一块面包、一棵树、一把剑。她高贵、忠诚、勇敢、完美。如果某一次她对某人说我爱你，这个人应该屈膝下跪。怎么可能让她哭泣呢？

他喝了一杯威士忌，过一会儿又喝了两杯。他用高尔夫球杆击打地面，直到把杆打得粉碎。他钻进卫生间，在淋浴下冲了二十分钟冷水。一出来就在电唱机上播放贝多芬最凄绝的曲子。两个小时以后，当他妻子和孩子们走进家门的时候，他假装安静下来。

他们被太阳晒黑了。每个人的头发都有点凌乱，脸蛋儿红扑扑的，马格达莱娜姨妈摘下帽子就走过去坐到丈夫身边。

“我再给你来杯威士忌，好吗？”马格达莱娜像吻兄弟那样吻了丈夫之后问。

①萨卡波克斯特拉（Zacapoaxtla)位于普埃布拉州的北部山区,被称为墨西哥的瑞士。因普埃布拉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成为一些战役的舞台。在 1862 年 5 月 5 日之战又叫普埃布拉战役中,墨西哥人力挫法国军队,取得大捷。此处的拿破仑意指法国。

“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咱们要去‘科威安之家’吃饭，而我不想喝醉了。”

“我们去‘科威安之家’吃饭？你从没跟我说过。”

“我不正跟你说吗？”

“‘正跟你说’,你总是这么着。”

“你从不生气,是个十全十美的妻子。”

“我从不生气，但我不是个十全十美的妻子。”

“你当然是个十全十美的妻子。那么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姨妈走过去拿杯子和冰块，倒威士忌，接着晃动酒杯，还给自己准备了一杯。全都弄好了，她一手托一只杯子回到丈夫身旁。马格达莱娜确实很美。她是那种除了早晨起床，晚上睡觉，不再需要其他养护的漂亮女人。无可救药的是，另有一些时间，马格达莱娜姨妈充满激情和犯罪感地躺在床上。最近这段日子那种犯罪感赋予她的步履一种坚定性，令她的双唇颤抖。这些恰恰使这位天使拥有类似女神才有的邪恶。她坐在丈夫脚边，给他讲述游行的场面以及和过去的差别。她告诉他所有出现在西班牙俱乐部包厢里的人名。然后她在一张纸上为丈夫画出了可以在工厂生产的塔拉维拉瓷餐具的新设计。他们又谈论了很久关于维多利亚市场中囤积豆子的人惹的麻烦。整个这段时间，马格达莱娜姨妈感到丈夫用一种新的方式观察她。她说话的时候，他打断了许多次，要摸一摸她的额头和脸颊，仿佛想留下她每一个欢快的表情。

“你看着我的样子好奇怪。”姨妈对他说了一次。

“我看着你。”他回答。

“怪兮兮的。”姨妈又说。

“是的。”他表示同意，又继续谈话。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人忍心伤害这个女人呢？他一定是疯了。他重又开始生那写信的人的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怎么没把信藏到第二天。那时候她发现了信，不管他还是孩子们都阻止不了她伤心。于是，他从大扶手椅子里站起身来，说时候不早了。当马格达莱娜姨妈去涂唇膏的时候，他走到邮件漆盘旁，从里面取出那封信。放信的桌子是一件曾属于姨妈曾祖母的古董。中间有一只抽屉，蛾子经常悄悄潜入。他把信塞到抽屉里，喘了口气。能拖延妻子的难题使他感到高兴。多亏此举，大家平静而愉快地吃完了饭。

星期一，在去工厂之前，他把那封信搁在其他信件的上面。

马格达莱娜姨妈已经容光焕发地起床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要分手。”她丈夫想。

实际上，马格达莱娜姨妈喜欢自己工作的日子。谁知道她什么时候怎么遇见那个笨蛋，但肯定是在那些日子。他们告别时，他像往常一样对她说：“要是有什么事，我在工厂。”然后吻了她的头。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嚼了一片抹黄油的面包。不过她总剩一小块不吃，谁晓得她遵循什么减肥法。接着，她站起身，去看邮件。

自然，她发现了那封信。她拿着信进了自己卧室旁的卫生间，里面仍是乱七八糟，到处丢着湿毛巾和刚脱

下来的睡衣。她坐在地上，打开信。那些毛巾擦不干她淌下的眼泪。她难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要不是厨娘来问她做什么饭，从而果断地将她从悲伤中拉出来的话，她可能早变成一汪水了。她回答说，做蘑菇汤、冷肉、色拉、炸土豆条和奶酪饼。既没有犹豫，也没有修正一下，以厨娘难以相信的速度讲完了这番话。她常常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安排食谱。她的毛病也传给了厨娘。

“汤是咖啡，肉也是。”厨娘说着，确信她会更换一下。

“无所谓。”马格达莱娜姨妈答道，她仍沉浸在一种悲凉的痛苦中。

像他们刚结婚时那样，她丈夫早早从工厂回到家。马格达莱娜感冒了。他回来找她，肯定那悲伤使妻子虚弱，故而装病。他找到她的时候，她坐在花园里，正等着跳绳比赛轮到她。她的两个女儿和女儿的一个表妹承认她达到专业竞技水平。她正数女儿的跳绳数，到103了。另两个女孩子各执绳子的一端，一边摇动绳子，一边数数，配合得天衣无缝。

“女人的游戏。”马格达莱娜的丈夫说，不觉得跳绳有什么好玩的。

马格达莱娜姨妈站起身吻了吻丈夫。他把胳膊放在她的肩上，听着她继续数女儿的跳绳数。

“112，113，114，115，116……你踩着绳子了。”她笑着喊“轮到我了。”

她从丈夫身边走开，飞奔到绳中央。她目光炯炯，双唇紧抿着，脸蛋从未那样红过。她开始默不作声地跳

绳，双唇紧闭，两臂下垂，只听见女孩子们齐声数数的声音。当她跳到 100 下的时候，轻声低语起来，凭借着这细语的支撑，她继续跳下去。马格达莱娜姨妈的丈夫见妻子跳到 117 下还没停下来，就和女孩子们一起数。如歌的数数声鼓舞着姨妈，她越跳越快，如同流星那样跳完了 200 下，又不停歇地跳，一直跳到 705 下。

“我赢了!”马格达莱娜叫喊着;“我赢了!”她躺倒在地，转瞬间好似一束火焰般迅疾地站起来，“我赢了！”她喊着跑到丈夫身边。

“你玩游戏很走运，爱情方面却相反。”他说。

“我什么事情都走运。”马格达莱娜气喘吁吁地回答，“或许你将离我而去，原因也是你不爱我了？”

“我也不爱你?”她丈夫反问道。

“亲爱的，你是个随便拆看别人信的人。你想用一种很糟糕的胶水遮掩。”马格达莱娜姨妈说。

“相反你倒遮掩得不错。你不难过吗?”

“有一点儿。”姨妈说。

“要是我离去的话，你会跳绳吗？”他问。

“我相信不会的。”姨妈说。

“那么我留下。”她丈夫答道。他又有了精神，他留了下来。

塞西莉亚姨妈家的隔壁死了一个老太太。姨妈看见她的棺材从那栋和自己家房子十分相像的宽敞的石屋里抬出来。姨妈记起老太太跟猫儿对话。在世的最后几年她皮肤油腻，几近腐朽。她挠头，有时梳理稀疏的鬈发。房间里那幅年代久远的画像上，她的头发还很有光泽。

老太太在自个儿家里转悠来转悠去。那里头摆满了中国的花瓷瓶、玻璃制的牌、总督的绘画、破损的圣徒像、蓝色玻璃灯、法国油灯、镀金的小椅子、椅座坚硬扶手狭窄的大椅子、搁满瓷器的玻璃柜、她在无聊的年轻时代绣好的上千块桌布、波斯和中国的地毯、羽毛垫发出时隔三代的陈腐气的黄铜大床、凹凸花纹的木衣柜、布尔牌箱子、镶嵌着装饰物的桌子、用奥地利柳条编成的椅子、走廊里贴着的彩色玻璃，一大堆收藏的各个时代的钟表放在客厅里，随便哪个时刻都可以和教堂的大钟对时。

那里，面对着那些钟表，老太太消磨了数不清的光阴。塞西莉亚姨妈在钟前碰见她的机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两个人待在那里所聊的一些事情，都是不断从老太太脑子里冒出来的。这些事情是塞西莉亚姨妈一生中听过的最有意思的故事，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结局。故事开头往往讲述厨娘恶意对待她的手下，末尾则是描

绘马克西米连诺皇帝①的英姿或是一个新郎的蠢笨。这新郎把一幅《亚当和夏娃》② 的画称为老古董，画挂在前厅许多画的中间，伪装成老太太的一幅 16 世纪珍贵藏品，或许这画是最早在新西班牙③绘制的作品之一。

塞西莉亚姨妈从未由她健全的家人嘴中听过老太太和她谈及的故事。姨妈喜欢听一个令老太太怒火冲天，满脸通红的故事：她那不正经的哥哥同一个放荡的女人交往，生下三个女儿，老太太没见过这三个孩子，也从不愿意见她们。

老太太说她哥哥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可却犯浑和一个街头女郎在一起，当然他从未把她带到老太太家。哥哥弥留之际后悔自己的放纵，他被可怕的疼痛缠绕，因此上帝几乎没有惩罚他的迷失。

老太太绝不允许一种邪恶的激情侵扰自己。她用冷冰冰的水，在清晨做弥撒的时候用一条带子捆住双腿，驱赶不端的情欲。最好的情形是，老妇人笑着露出两颗大牙，早饭前喝鱼汤和一杯清凉的大牡蛎汤。

“一切都叫人恶心。”

塞西莉亚姨妈的妈妈认为老太太被魔鬼遗忘在地球上，不许女儿去她家。有几次塞西莉亚姨妈试图说服母亲，给她描绘老太太的遭遗弃以及她的肮脏和脓疮，但根本引不起母亲的一丝一毫的同情。

①马克西米连诺皇帝（1832—1867）奥地利大公，1864 年至 1867 年为墨西哥皇帝。

② 作者杜撰。

③ 指现在的墨西哥，16 世纪初西班牙人侵入时称之为新西班牙。

“根本不值得同情。”她母亲这位少有的宽厚、仁慈的好人只是这么说。

尽管如此，塞西莉亚姨妈利用一切机会逃出去到老太太家转悠。她查看床底，竭力想知道衣柜里存了些什么东西，值得老太太坐在旁边那样看护。她永远不会明白，老妇人活着就是为了看护。浑身油迹斑斑的老太太，那样忧心忡忡，心里藏着那么多的故事，最终在九十七岁时死了。

老太太那把蒙尘的老骨头从一个门里被抬出来，她哥哥的女儿们带着各自的丈夫、儿女和孙子们从同一个门进来。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卖给四处的古董商。

“错在她自己身上。”塞西莉亚姨妈的妈妈说。她一生中头一次数落起某个人的罪过：“让她兄弟害怕，令她姐姐发疯。收藏这收藏那，好像一个人能把摆着的大瓷瓶带到坟墓中去似的。”

“不，妈妈。”塞西莉亚姨妈说，她想起惟一一次看到过的老太太掉眼泪，“错在那个不会欣赏一幅 16 世纪绘画的家伙。”

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塞西莉亚姨妈，这个独生女儿，跟一个健谈、豪爽的男人结了婚。她丈夫做生意完全是外行，繁衍后代却是好手，不到十年工夫，他和姨妈生了六个孩子，花光了姨妈的遗产。当他们除了改革大街上的房子别无它物的时候，他们搬到郊外去住，塞西莉亚姨妈开了一家古董商店。她开始把家里的古董卖给新发财的人，这些人为了寻找祖业在城里

恣意翻腾。最后，塞西莉亚在全国开了好几家连锁店。

当她着手买东西准备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开分店的时候，一个长着稀疏鬈发的少女来到她在改革大街的店里。她汽车的后备箱里带来一大堆古旧的钟表，一盏蓝色玻璃的油灯，一个里面镶有一个女人画像的棕色画框，还有一幅 16 世纪的绘画《亚当与夏娃》。

姨妈看着这女孩子的到来，觉得自己尽管才四十岁，却已老得不能再老。

“这些破烂玩意儿值多少钱？”同来的男孩子问。他搂着少女的腰，时不时地吻她。

“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些破烂？”塞西莉亚姨妈问，看着女孩。

“在我祖母家，”女孩说，“我相信它们属于一个有怪僻的老太太。我不知道。我听说过有关她的事情很少，而且是坏话。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卖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它们能卖好价钱，对吗？”男孩问。

“对，能卖个好价。”塞西莉亚姨妈回答。

“是不是应该把它们收藏起来呢？”女孩问，显出点犹疑不决，“不好的伴也胜于孤单一人。”

因为塞西莉亚姨妈回想起老太太的样子，淹没在画和猫中间，肮脏邋遢，丧失了记忆。老太太用一种乞丐式的贪婪向她许诺说：“你明天要是再来的话，我送你蓝色小手表。”

那只闪闪发亮的蓝色小手表至今还戴在姨妈的腕上。

玛丽姨妈考虑得很仔细，留下了早早买好了的奥利纳拉牌的匣子，死时好把自己的骨灰放在里头。她的骨灰在大厅的中间待着，所有喜爱她的人都来了，因为怀念她的缘故。

玛丽姨妈有一位知心女友，对她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开心事，她们有几个共同的秘密，以及许许多多的回忆。整个白天和守灵的整个夜晚，这位女伴都坐在匣子边，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天亮时，她缓缓地站起身，等走到骨灰盒边，就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瓶子和一把勺子。她揭开散发着香味的木质盖子，用勺子盛了满满两勺骨灰，把它们放在瓶子里。她非常安静地做着这一切，那些大厅里的人认为她靠得那么近只是为了祈祷。

她仅仅被一双眼睛发现。看到那双眸惊奇地眨动之后，她向那双眼睛的女主人解释：

“你别害怕。”她对她说，“玛丽允许我这么做。她知道在装着别人骨灰的盒子里放一点她的，对我有好处。只要可能，我就留下那些我仍旧爱着的亡人的骨灰，把它们同先死的人的混在一块。她曾送给我一个精雕细凿的盒子。我把所有的骨灰存放在里面。我死了，人们将把我的骨灰放在里头，我便和朋友们融合在一起。以后，无论人们埋葬我们或是把我们抛撒，我们都是在一起。”

雷贝卡·帕斯伊普恩特一百零三岁的生涯中，除了从垂危之际才开始有的疾症外，别无它恙。

雷贝卡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生育的十三个儿女中活下来五个。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她安葬了自己的丈夫，眼下七十二个子孙绕膝。六个月来，雷贝卡病情危重，每天晚上人们说她不可能活到早晨，每个清晨说她下午四点左右就要死去，每天下午又说她要是活到半夜便是奇迹。这位曾经丰满圆润、笑意盈盈的老太太成了一具毫无血色的骷髅。雷贝卡年轻时很美，在拥护华莱士①的时代没有什么女人比得上她。可惜这点已无人记起，因为在反对波菲里奥·迪亚斯②的革命之前，和她同时代的人就死光了。所以她那拥护自由党的身躯的芳泽仅剩她自己记得：在普埃布拉城被围困期间的每一天，同样的果决曾促使她走出家门来到城市，从早至晚地用一支手枪射击，直到获胜。

雷贝卡每分钟呼吸十次，一个星期以来她都像是要去了。然而，一种力量支撑着她活下去，她逃离死亡如

①贝尼托·华莱士(1806—1872) 墨西哥政治家,曾任墨西哥总统。

② 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 墨西哥军事家、政治家。1877 年至 1880 年和 1884 年至 1911 年间任墨西哥总统。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天主教会等反动势力在墨西哥的代言人。

同逃离更加糟糕的东西。

有时，儿女们贴着她的耳朵跟她说话，在那日益显得蓬松的散乱白发中寻找变小的脑袋。

“你为什么不安息，妈妈？”他们问她，既疲惫不堪又满怀同情，“你想要什么？还在等待什么？”

雷贝卡不做答。目光注视着床对面的彩色玻璃，这些玻璃用铅条固定在一个阳台上。她微笑着，仿佛害怕自己的话语刺伤别人。

孙儿们中有个女孩子每天下午都坐到雷贝卡身边，对她讲述自己的伤心事，又好似自言自语：

“你不听我说了，祖母。不听这些烦心的事更好，你做得很对。或者你是在听我说？有时候我确信你在听我说。我告诉过你他走了吗？告诉过你了。可是对我来说，他似乎还在，因为我一直惦念他。你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爱人，是真的吗？我更乐于这样，在他想杀了我之前，那些事大概就会置我于死地。不谈这种仇恨，你大概应该为曾和一位英雄生活过而骄傲。因为你的爱人是位英雄，对吗？祖母，失去他以后，你怎么使他在你心中活了这么久？他们杀了你心爱的男人，尽管我祖父突然从流血牺牲的地方回到你身边，你为何继续活着？人们强迫你跟祖父结婚，对吗？我以前怎么不敢问你这件事，你口齿那么伶俐，又那么漂亮。现在有什么用！现在我再也没法知道那些有关你的传闻是不是真的，你丢下全家追随一位拥戴华莱士的将军的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围困结束前不久一个法国人杀了那将军？要不，是你丈夫杀了他？”

祖母没回答。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她的喘气声悠长、杂乱。主教大人来过两次替她做忏悔，做过四次涂油礼。见雷贝卡这么多次垂危不死，她的晚辈们也就习惯和这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生活在一起。

“她渐渐好起来。”雷贝卡的这个孙女说。祖母要死令她感到恐惧，那样一来她就没有可信赖的人了。当缺少爱情时，惟一的疗治之法是信赖。

“啊，祖母。”一天下午她对雷贝卡说，“我的身体干瘪，双眼枯涩，嘴巴干渴，还有大腿根。我这么活着,最好自杀。”

“傻孩子。”老太太说，打破了一年的沉默无语，“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的声音听上去好像被另一个世界摇晃。

“你见识过死亡吗，祖母？你见识过，对吗？”

在浑浊的呼气与吸气之间，堂娜·雷贝卡不知如何回答。

“你为什么斗争，祖母？你为什么没有自杀？你喜欢你的圣骨盒吗？你想改变遗产分配吗？你还有什么悬而未决的事？”

老妇人动了动一只手示意孙女靠近。孙女将一只耳朵贴近她颤巍巍的嘴巴。

“你怎么了？”孙女问她，抚摸她。雷贝卡让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会儿，感受孙女的手在她的头上、脸颊、肩膀抚过。

最后雷贝卡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想让人们把我和那男人埋在一起。”

半小时之后，堂娜·雷贝卡·帕斯伊普恩特的儿女们完全按她的遗愿把她葬在单独为她准备的坟墓里。

“我要带一份债走了。”她终于在死去之前对孙女说。

第二天，她在天国的呼唤使她孙女堕落的丈夫回来了。那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进了家门，接连不断地道歉，发誓永远爱妻子，又赞美她，请求她。

所有人都对他说过他妻子是个病弱不堪的人：黑眼圈延至嘴边，胸脯被泪水吸干，变得干瘪。她哭得太多，两眼肿得像鱼眼；她承受得太重，瘦得如同野狗。他遇到一个宛如蜡烛般纤细、但光彩四射的女人。她双眼无比忧郁，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她挂着那种似有魔法的微笑，以一种女王般的沉着向他走来。她看他的神情就好像没有跟他生过四个孩子，她对他说：

“谁叫你来送葬？把你的花拿走，你也走。我不希望人们把我和你埋葬在一起。”

生活对有些人始终面露凶相。他们不是一时的运气不佳，而是厄运缠身，挥之不去。于是这种人老哭丧着脸。别人见到他时，他就没完没了地絮叨自己的背运，直讲到另一件倒霉事跟踪而至，那就是没人愿意撞上他。

这最后的情形从未在奥菲利亚姨妈身上发生过，尽管有些时候生活对她也冷眼相对，有种种不如意，但她从不让自己的伤痛烦扰别人。听人们说她的伤心事其实很多，不过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更无从知晓原因，因为每天清晨她自己负责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

这位臂膀结实，有孩童一般顽皮神态的女人总会在适当的时候绽放出明朗的、富于感染力的笑容。从未有人见她哭泣过。

有时周围的空气、脚底的土地、初升的太阳、凹陷的眼窝令她感到难过。往事纷繁芜杂，未来又如同最险恶的威胁刺痛她的心。

夜深时分，她惊醒过来，确信自己被分作两半，痛苦会突然吞噬自己。然而天边刚露出亮色，她就起身了，笑意盈盈。她化妆，修整睫毛，使它亮泽。她外出遇着其他人时，似乎已从伤痛里解脱出来，早已将伤痛

踩在了脚下。

没有人敢于对她表示怜悯。她的承受力是那么不同寻常，人们开始寻求她的帮助。她的秘密是什么？谁替她分忧？面对最糟糕的际遇，她从何处获取才智呢？

一天，她对一位似乎陷入绝望境地的年轻妇女道出了自己的秘密。“可以按照许多不同的方式把人类分开，”奥菲利亚对那年轻女子说，“我把人类分成皱纹朝上和朝下的两类，我希望自己属于前一种。我希望自己衰老的面孔不是愁苦难堪的。我想拥有带笑的皱纹并带着它们走进另一个世界。谁知道会在那里遇到什么？”

劳拉·古斯曼的丈夫喜欢他们的卧室临街。他是个仔细的男人，作息时间特别有规律：刚过九点就上床睡觉，接近六点钟起身。他只是把头靠在枕头上，将潜意识搬到一个整夜都无声无息的地方。如果那男人有什么可炫耀的，便是不让无节制的梦搅扰他忙碌的头脑。生活中，他从未做过梦。他肯定自己的生命中绝不会经历如此有损健康的奇事。每天早晨，六点差一点醒来，他就转身去看每天晚上都摆放好的瑞士闹钟。“我又赢了你一次。”他对闹钟说，对于母亲设置在他体内的生物钟感到骄傲。接着，传来送报人的口哨声，打扫街道的人挥动扫帚的声音，两个去达拉斯高工厂的工人最早的对话，去买玉米饼的女人们的闲谈，对面的女邻居和上学的孩子们告别的喊声，还有最早的公共汽车行进的响声。所有这些声音将劳拉·古斯曼从初睡状态中唤醒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在中午十一点前需要的全部睡眠。

和丈夫相反，劳拉因干家务熬夜。她喜欢家里完全平静下来之后干家务活，从地下室到厨房，由厨房到缝纫室，再自缝纫室到食品储藏间来来回回，忙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在食品储藏间写一篇详细的日记，通过写日记，她慢慢地体味生活。干完了每天该干的事，她把带来的练习本和厨艺书放在一起保存。然后她可能突然

想到剪指甲、梳头发、低声听一张她丈夫不许在家里放的歌谣唱片。也会去看看每个孩子的被子是不是都盖好了，坐在床边检查有没有老鼠从厨房溜到餐室，或是走到院子里沐浴在月色中，和猫儿一起蜷缩在宽大的椅子里冥思默想。事实是，她睡得很晚，从不早于凌晨三点钟。劳拉深深地沉浸在黑夜赐予她的这段孤独的时光中。所以，清晨六点钟的时候她精神委靡不振，还要补几乎四个小时的睡眠才能变成妻子。可是劳拉到了七点钟就不能再接着睡下去了。于是乎她手捧《圣经》发誓，自己从今往后将会永远在九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然后她又把头埋在枕头下，数数数到了六十，试图重新进入梦乡。

然而，哪有一分钟的安宁。屋外的吵闹从早晨五点便开始了，不存在能平息喧嚣的上帝。许多次，最早的吵吵嚷嚷就缠住她不放。睡了一两个钟头后，她由头天没记下的某些梦魇中惊醒过来，一直到过了晌午才能再睡着。不过从不在卧室里睡，而是躲在屋顶平台，晒着太阳，蜷成“3”字形。白天，卧室就像集市。经过街道的一切也抚过她的床：汽车、狗、孩子、小贩或贴着枕头听起来像叫卖声的酒鬼的胡言乱语。这些情况只有她一人知晓，因为惟独她才浪费时间试图大白天在那间屋子里睡觉。

那些日子里，她学会了各种不同的词汇。家里和学校没人教过她；她丈夫、父母、女伴们以及任何一个与她共同生活的人都不用这种词汇。劳拉学会以极其正确的方式使用它，夜间以一种大胆、不受约束的语气在练

习本上反复使用。

在那种语言中，傻瓜称做“本德号斯”（墨西哥西班牙语）。仅仅由于这种说法，傻瓜们显得更加蠢笨，与之相同，“加勃隆”是最无耻的流氓，比所有婊子养的更胜一筹。形成那种语言的不仅是词汇，还包括语气。劳拉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最恶毒的骂人话也说得轻轻柔柔，一点不像脏话。相反，街道上，什么事情听上去都可能肆无忌惮，甚至于对一位不该直呼其名的人也大呼其名。劳拉在练习本上记下了一个醉鬼在凌晨那种令她无法忘却的尖叫：“啊、啊，我、我的，上上上上帝。”那汉子的声音穿透她的梦境，就像最吓人的噩梦。这声音刺耳、绝望并且愤怒。这是一个受够了不幸打击的男人的声音，因为当他呼唤上帝时，他是在骂他、诅咒他、向他抗议。那回忆让劳拉姨妈感到恐怖：既害怕又着迷。“啊、啊，我、我的，上上上上帝。”这声音在她脑海中回荡。劳拉心生羞涩，因为它给她带来未曾有过的快乐。

“我太可怕了。”劳拉大声说，四处充斥着嘈杂声。

她为什么和那位令人厌恶、作息时间刻板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呢？谁晓得。她自己也说不清，从她夜晚的思绪看，她并没有多琢磨过这事。劳拉在此安居，跟丈夫一块，因为她在教堂做过承诺，因为她爱孩子，因为事情就该如此。她不是圣女贞德，不想活活给烧死。除此之外，她仅在梦里知道一个比她家更好的地方。他的家就是她的家，因为和她同床共枕的先生给予了她。

在这桩由物质利益促成的婚姻给她造成的种种问题

里，最糟的一件就是当众接受赞许。这方面，她丈夫是专家。他能离家远行好几个星期，谈生意或看望更有条理的女人。在自己家里他可以一连几天不谈正经事，从床边到餐室、由餐室至工作间一言不发。

饭桌上，当孩子们相互碰胳膊肘，避免发出声音，以便递一下盐的时候，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饭后，他去西班牙俱乐部玩骰子。从那回来，他重新给闹钟上好弦，钻进被子，道一声晚安打破一下沉默无声的状态。这男人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甚至没注意过妻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但要是没有那么一次偕夫人参加的晚宴的话，他不会从她极缓慢地梳理出想好的发型开始，仔细地观察她。他看着她钻进编织物底部寻找，翻遍柜子搜寻想穿的衣服，在他去首都时买回来当礼物的长筒袜堆里翻过来翻过去。他望着她在脸颊上抹胭脂，涂口红，把睫毛刷成蓝色。他看着她穿上暗色缎面的高跟鞋长高了，摸着耳洞把丈夫从保险柜里取出来的小耳环带上。梳妆打扮完毕后，劳拉听见丈夫说：

“我找不到更好的,你就是最好的。”

他把大衣披到劳拉的肩头，挽着她的胳膊上了汽车。

一路上他不断地对妻子说自己非常爱她，想带她去意大利旅游。最大的问题是钱，好在那天晚上他的公司能替他解决。这不过刚开了个头，姨妈几乎习惯了容忍。麻烦事接踵而至：和自由党人一起的是自由党人，跟保守派一块的是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的也反堂·海梅·比亚尔，亲美派在阿达梅家，温和派在佩雷斯·里维

罗家，激进派则在乌里阿尔特家。① 在所有场合，她丈夫都当众夸赞她的美德，而且根据各家女主人的偏好，劳拉可以是最好的读者和感情丰富的钢琴家，或是手艺精湛的糖果点心制作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温柔贤淑、有大家风范的妻子。

她丈夫总是知道在什么人面前提妻子的哪种优点。这并不难。城市被一种保守、懒惰的氛围统治着。降生在一个集团的人几乎从不了解另一个集团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家庭中似乎根本不可能接受非教会教育的发明创造。同样，在另外一些家庭里把责备卡耶斯② 将军的想法当做蠢行也好像不可能。

一天晚上，他们在罗德里格斯家吃饭，好借机认识几个主教级别的人。劳拉的丈夫打算跟他们谈几笔生意。

罗德里格斯夫妇在大主教、主教、内务主管及所有聚在他家的神秘投资者中很有威信。夫妻俩和其他家庭成员每天一起在大教堂听弥撒。他们有十三个儿女，并且准备继续生养无限仁慈的上帝想指派到罗德里格斯太太热情的子宫里的所有孩子。罗德里格斯太太不但是位虔诚的信徒，也是个模范母亲。她带着如花般的微笑生活，在孩子们的尿布堆中熬夜，念简短、热切的祷词。

尽管生活多舛导致了众多人成年才受洗礼，罗德里

① 这些姓名代表普埃布拉城的一些家庭，他们有的极其保守，有的是自由派，有的则不过问政治只看重生活。

② 卡耶斯（1877—1945）墨西哥政治家。1924 年至 1928 年任共和国总统，任职期间进行土地和军队改革，反对取缔教会。

格斯太太早为幼年即受洗的教徒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恰到好处、小心翼翼地亲吻圣母代表们手上戴的戒指。愚蠢的言行看似温顺，或者，如姨妈所想的，温顺的伪饰下其实蠢不可及，那是他们那类人特有的。

劳拉姨妈以豪迈的气概忍受了有关教皇陛下神圣的对话。他的神学理论使得出售一些土地和收购另外一些可能属于自己丈夫财产的土地变得能够接受。如此这般，用心险恶的政府就不能将作为丈夫财产的土地从教堂抢走，教堂可以拥有政府也许打算据为己有的东西。因为这个恩惠，更应该认为是一个仁慈的举措，教堂赐予她丈夫一个教皇的祝福，三串玫瑰花花瓣，一块耶稣十字架碎片，一枚触过圣钉的钉子，将归于教堂名下的两万平方米土地中的五百平方米也划给他。

她丈夫对那桩生意十分满意，那天晚上夸大了夫人的美德。劳拉以极大的耐心听他重述自己的基督徒品质，而且在有些时刻，知道丈夫注意到自己对待他人很宽厚，以无限虔诚之心听例行弥撒，花时间行善，她甚至感到欣慰。但是提到做饭，丈夫是在描述某个跟劳拉姨妈大致相似的人。草莓甜点和奶油上桌的时候，一席话就成了不能容忍的假恭维。据她丈夫说，她每天听两次弥撒；清晨五点念《玫瑰经》；还有，在下午六点，教授教义要理，有一百个穷孩子参加；去一所医院和一个疯人院探视病人；她早就成了一个养老院的恩主；她还尤其仰慕圣徒贝阿托·塞巴斯蒂安·德·阿巴里西奥[1]。

①本是一名真正的驯马者。他曾到过普埃布拉。他当过农民、脚夫和侍从，被尊为圣徒。

有几回，当别人都睡着了，贝阿托在夜间拜访她。她丈夫之所以发现最后一点是因为一轮散发着天国光辉的光环照亮了厨房，从他卧室中能听到圣人祝福他妻子的话语。

这段时间，白兰地控制了主教们神圣的喉咙，他们都对劳拉姨妈不招人眼目的虔诚大为折服。于是，她决定将这折磨忍受到底，就品尝饭后甜点，以此作为惟一可能的逃避。可她太不走运了，忙碌的女主人无法阻止她发现奶油搁得太久了，一股子臭烘烘的味道从甜点中钻出来，姨妈憋不住了。

“啊，我的上帝！”劳拉姨妈叫喊着，吐出草莓，甩掉勺子，空气中充满了怒火以及那声大叫造成的沉默。

堂娜·萨拉·罗德里格斯眼泪汪汪地跪下：

“原谅她，上帝。”他低声下气地说。

“我没什么要人原谅。’劳拉说，那张不受捆绑的嘴继续坚决地说着整个晚上都钳住她舌头的村言狂语。

她都没停下来喘口气，把列着她慈悲德行的单子戳得稀烂，将所有源自卧室那亵渎神灵的阳台下、铭刻在她灵魂深处的那些值得记住的形容词，用来评价她丈夫、罗德里格斯夫妇和主教们。接着她跑回家，躺倒，睡在那间充满辱骂声、喧闹声的房间里，把一切抛到脑后，大睡了十个钟头。

主教大人与变化无常的配偶所做的惟一交易就是收取昂贵的离婚费用。

皮拉尔姨妈和玛尔塔姨妈邂逅在一个下午，那时，她们已小学毕业好多年，嫁了人，生养了孩子。两人攀谈的模样，好像前一天获得了最后一次勤奋读书的女孩证书似的。

同样的人传给她俩一模一样的怪癖，同样的勇敢，如出一辙的胆小怕事。每一个人，在行动中又以自己的方式，使这些特点不完全一致。她们一见面就发现了那些勇气的分量、怪癖之重要，她们明白了一切，开始讲起因胆怯而做的事情。

皮拉尔姨妈看世界的那双服睛和她十一岁时一样晶莹、透明，然而玛尔塔姨妈却在那经历了许许多多纠葛的目光中寻觅到了至死犹存的热情。这双明眸不去寻找解忧之法却不停地伤心哭泣。

皮拉尔认为自己的女伴无与伦比，就把事情告诉了她。告诉她是以防她未曾听全，以防有些时候会对此生疑，因为事情确实如此。然后，皮拉尔坐进大椅子，心满意足，因为女人有相互夸奖却不引起大惊小怪的特权。那个有三个孩子、两个丈夫的女人使玛尔塔联想到温柔的小妖精，这个女人曾把厨房变成公司以摆脱丈夫，只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她不得不继续把那位年近四十的女士——她的朋友皮拉尔·熙德看做十二岁的女孩。

“你的兄弟们还给壁虎开刀吗？”玛尔塔·维波尔问。她曾致力于歌唱，那嘲弄人般火辣辣的嗓音让她在广播里出了名，也使她得了头疼病。歌唱本来一直是她休息、娱乐的方式。当它成了一种工作的时候，一切开始令她感到痛苦。

她把此事说与朋友皮拉尔，还告诉她自己多么爱一位先生，又多么爱另一位，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命运。

于是，皮拉尔姨妈的目光落在玛尔塔乱蓬蓬的头发以及那双仿佛刚刚受了惊的眼睛上，她抚摸了一下她的头，说：

“想不到你对我有这么好。我本担心你借着拥有权力的欢喜和荣耀让我感到羞愧。你以为呢？那会多无聊。”

她们相拥在一起。玛尔塔姨妈嗅到了自己身体里十二岁的气息。

他们在马德里王宫酒店的大堂相逢。塞利亚姨妈正在要房间钥匙时，感到他在自己背后。当他经过时，会有些东西留在空气里，十五年来，塞利亚没有忘记这一点 。

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传自一只海螺。她心里害怕。

“谁在你的眼中寻觅？”说着触到了她的双肩。她重新体会到二十岁时将自己推到他跟前的那种忽冷忽热的感受。那是一个星期天。塞利亚姨妈正啜吸着一种柠檬味的冷饮，与其他女人喝的一样。她们一道围着广场转，发出飞鸟的鸣叫声。他跟着一位女伴的男朋友一起走过来，据介绍叫迭尔戈·阿尔西纳，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表兄，要在墨西哥待几个星期。他茫然无措地问候每一个人，在她们手上印下一吻，然而轮到塞利亚姨妈时，他撞上了她的目光，并对她说：“谁在你的眼中寻觅？”

于是她定睛一看，用与生俱来的清亮嗓音答道：

“我还没遇到那个谁。”

他们成了朋友，整天去古斯曼家玩壁球。在赫奥尔希娜·桑切斯和开加西亚百货商店的何塞·加西亚的婚礼上两人跳舞一直到天明。他们那么相配，是婚礼上除一对新人外，大家议论最多的情侣。转天，他们就成了全

城被谈论最多的一对。

那时，西班牙人如同钻石，尽管他们到达时，一只手搁在身后，另一只手放在破烂的手提箱上。所以，迭尔戈·阿尔西纳到墨西哥时，并不同意关于西班牙人富有、高贵的说法。据他的表兄弟说，他把普埃布拉城搅得人心惶惶，一切取决于他是离去还是留下和某个从小就学会把 s 发成 c 以示出身高贵的小姑娘在一起。

塞利亚姨妈开始编织一个美梦，阿尔西纳开始忘记三周后回西班牙的事情。他很高兴和那个纯真的塞维利亚女孩在一起，她碰巧生在印第安人中，这一点使她更有魔力。因为她举止怪诞，比如唱歌的时候哭泣，吃饭时要有一大堆辣椒，她边吃边嚼辣椒，他叫她“吉卜赛女郎”，她便接受下来。

上午的所有时间，他们在城市周围的旷野漫步。塞利亚姨妈让他爬到光秃秃的山丘顶上，据她说只要剥去山丘的表层，它就会变成金字塔。姨妈十分迷恋一个叫卡卡克斯特拉① 的地方，她驻足在那上方，想像一个遭摧毁的灿烂文明的存在。

“文明被你野蛮、不负责任、愚蠢的祖先破坏了。”一天中午，她怒气冲冲地对迭尔戈·阿尔西纳说。

“你不要讲是我的祖先。”阿尔西纳答道，“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来拜访这个国家的人。我的祖先从未离开过西班牙。相反，你的祖先，吉卜赛女郎，他们确实

① 此处指在距普埃布拉城约四十公里处的特拉克斯卡拉（Tlaxcala）发现的一群废墟。

是破坏者。忍饥挨饿的安达路西亚人为了不死在石头和橄榄树之间，就来此探寻如何在美洲开辟道路。”

“我的祖先是印第安人。”塞利亚姨妈说。

“印第安人？”阿尔西纳回敬道，“你的安达路西亚式的鼻子从哪长出来的？”

“你的话有道理，迭尔戈。”郝尔赫·库维亚斯走近他们说，他是塞利亚姨妈的一个朋友，“我们是西班牙人。我们从未被混上印第安人的血。也不存在偶然混上的机会。或许你会和你的男仆胡斯蒂诺结婚？”

“那家伙不是印第安人，他是个酒鬼。”塞利亚姨妈说 。

“因为他是印第安人，美人。正因为是印第安人，他才是酒鬼。”库维亚斯答道，“如果他和我们一样，就该是个葡萄酒鉴定专家了。”

“你总要和我唱反调。你真让人失望。”塞利亚姨妈指责他，“当你和所有人怀着对西班牙的无比崇敬离去时，你们使我感到绝望。西班牙是一个国家，不是月亮。我们墨西哥人在各个方面和西班牙人一样棒。”

“我们同意印第安人是你的祖辈。”阿尔西纳说，“不过，我们为什么不一致认同如果某些东西被摧毁是一种遗憾呢？你甜甜地吻我一下，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我不想换话题。”塞利亚姨妈笑了好一会儿说，接着连吻了那男人好多次，他那么温文尔雅，不像个西班牙人，倒像个匈牙利人。

第二天，郝尔赫·库维亚斯和另外几个去郊外的客

人到处宣扬下一个婚礼就是他俩的了。

于是塞利亚姨妈的母亲想到那个小伙子很有西班牙人的派头，每次塞利亚和阿尔西纳去散步，最好让几个小妹妹陪伴。而把几个小姑娘送到改革电影院，给每个人三包爆玉米花对这对恋人来说一点不难做到。至于整个下午，谁晓得他们去什么地方逛了。

“印第安女人真会糟蹋人！”一次，在至圣教堂的钟楼上，他说。

此后，他们在钟楼约会，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个隐蔽的地方。他们甚至手牵着手走路，像四十年后所有的年轻人做的那样当众亲吻。

然而，在那个时代连普埃布拉僻静的角落都在谈论阿尔西纳的无礼和塞利亚姨妈的放荡。

一天，库维亚斯见到姨妈的母亲接待了一个客人后，为自己的女儿流泪，就像她死了似的。那个心揣无比善良意愿的来访客，因为知道老太太是个无依无靠的穷寡妇，就好心好意地给她讲了城里一些败坏塞利亚名声、诋毁她命运的传闻。

“人们见不得别人的幸福。”库维亚斯安慰她说，“并且如果这种幸福表明了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决心的话，那么简而言之就是无法容忍。”

当西班牙爆发战争之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著名的西班牙共和国正值危难，阿尔西纳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理由逃离幸福，那倒霉的战争的呼唤好像是比恋爱还轻松的娱乐。

他立即把想法告诉了塞利亚姨妈，既没有吵闹，也

没有掩饰摆脱她对自己的需要后所感到的宽慰。由于热恋着她，他正变得痴迷、忌妒。跟他所想的一切恰恰相反，要是一个月内他和贞洁的姨妈完婚的话，那么，不出六个月，那种成规会把他变成家里的大爷，守着个女人在床上，到最后，看她就如同看一只枕头。

离开好，他这么对塞利亚姨妈说。姨妈起初盯着他，好像他是在痴人说梦，接着必须相信他，正如地震了几分钟后，她相信地震一样。她扑到他身上又咬又抓，连骂带踢，满脸眼泪鼻涕地乞求。但是无论如何，迭尔戈·阿尔西纳还是逃离了销魂的情网。

过后，阿尔西纳音信杳无。三年里她听人谈论那场著名的战争。可谁也没提过阿尔西纳参战。有时候，她清晰地记起他。她沿着街道缓缓前行，遇到教堂就进去，向圣母马利亚祈求，好让每个钟楼的快乐复苏。坏名声回来了，这个可怕的东西企图注视她，面对圣体，她被刺痛，同时脸上绽放出微笑，带着一种和那些神灵们不相配的平和与欣喜。

“要是让他留下多好。”塞利亚姨妈说，“不过是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敲敲边鼓而已，谁知道他会怎么样了？他肯定像很多人一样白白地被杀了。可错误在于我让他这个爱国者活着离去。我干吗不剜下他一只眼，扯下他的头发？”说着，她哭了。

岁月流逝着，直到一个匈牙利钢琴家来到这座城市。他有一双漂亮的手，一副不卑不亢、漫不经心的模样。

当塞利亚姨妈看见他拖着瘦削的男童般的身体进了

大剧场的舞台时，对她的朋友库维亚斯说：

“这可怜的男人，就像我的灵魂。”

十分钟之后，李斯特强劲有力的音乐把他变成了一名伟大的先生。三十四岁的塞利亚姨妈紧闭双眼，问自己是否还有时间。音乐会一结束，她请求郝尔赫·库维亚斯介绍她认识那位先生。库维亚斯是普埃布拉音乐协会的创建人之一。说句老实话，他和巴科·桑切斯就是音乐协会。他和塞利亚之间的友谊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性别相异，可所思所想却差不离。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却从未以谈情说爱破坏这种情意。库维亚斯坚持塞利亚同他在欧洲结识的这位匈牙利人签约，因为他确信此人会成为塞利亚的好丈夫。

他眼力不错。塞利亚和这个匈牙利人认识了二十天后就结婚了。塞利亚姨妈不想在普埃布拉举行婚礼，因为她受不了教堂的气息。这样，她跟刚刚认识才一个礼拜的钢琴家离开普埃布拉，最后一次惹得她母亲闷闷不乐。

“别想不开，太太。”库维亚斯抚摸着她的一只手劝她。六个月后他们就回来了，最后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也不会再替塞利亚的名声和命运操心。结了婚的女人没有自己的命运。尽管结果如此，女人还是出嫁好。

“要是你娶了她的话……”母亲说。

“太太，对我来说，其他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让这种关系破裂。塞利亚是世上我最爱的人。”

不久，塞利亚姨妈和匈牙利人回来了。他们在雨

中，在普埃布拉的火山边度过了夏季。接着他们重新投入工作，又在世界各地的剧场演奏。塞利亚姨妈最不着边际的幻想中也没出现过这事。

十一月份他们到了西班牙，库维亚斯已在那等着了。他拿着一张单子，上面列着最近要举行的命名仪式、葬礼。四个月来找不着音乐家的事实搅得这城市很不安宁。他们去鲁西奥之家吃饭。凌晨一点左右回到饭店。这个时候，那位善良的匈牙利人吻别了妻子，并请求库维亚斯原谅他不能留下来听希奇古怪的事和感受那么多陌生的生活。

郝尔赫和塞利亚姨妈一直聊到天亮。早晨六点钟的时候，钢琴家看到自己的妻子进屋，回忆和倾诉思乡之情使她神采飞扬，心满意足。

一开始，他们用法语交谈，但他们明白只有讲母语才能领会对方心底的事。姨妈是个记忆力绝佳的人。短时间内就记住了大量单词，造出别别扭扭的句子，说出文法不通的一小段话，这些事迷住了几乎总是集中全力记乐谱的匈牙利人。他们是一对互敬互爱、相知交心的情侣。塞利亚姨妈发现世界上有另一种自我找寻勇气的方式。

“我们应该多说而少强调。”她这么对库维亚斯说，此时将近凌晨四点，谈话终于进入他们整个晚上都惟一想问和想说的话题。

“这里也好，那里也罢，我已不想他了。”塞利亚姨

妈先指戳着上面的心，又指着下面的[1]："要是我晓得他葬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他只是用不流一滴泪让他生气。我心静得很，不指望什么奇迹了。"

"唉，亲爱的。"库维亚斯说，"有怨恨的地方就有爱。"

"你看上去很快乐。"当她钻到床上贴着他瘦削的身体时，匈牙利人说。

"对，宝贝，我感到快活。我非常幸福。Boldog vagyok[2]。"她说，坚持翻译出来。

十二个小时之后，当姨妈听到背后阿尔西纳的声音时，她刚购物回来，大包小包拎了一堆，心里飞扬着满不在乎的情绪。她父亲曾说过时间是人类的一种发明，她从未这么坚信这说法。

"谁在你的眼里寻觅？"她听见背后的声音。

"你别走近。"她说，根本不转身瞧他一眼。然后，扔下大包小包就跑，好像有人骑马追捕她。"你要是回头，就会变成盐制雕像。'[3] 当她上楼去库维亚斯房间时，想着。她在最不该搅扰的时刻——午睡时间把他叫醒。

"他在那。"她对他说，发着抖，"他在那。带我离开这，带我去法第马、洛瓦德斯、圣佩德罗。带我离开这里。"

① 指女性下体。

② 匈牙利文,我非常幸福。

③ 出自《圣经·旧约》。

库维亚斯用不着问姨妈说的是何人。

“我们做什么呢?”库维亚斯说，他和塞利亚姨妈一样恐慌“他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塞利亚姨妈说，“看到他之前我就逃了。”

当他们俩在那发抖的时候，阿尔西纳收拾好塞利亚姨妈扔掉的东西，问清了她的房间号，来找她了。

匈牙利人带着他一贯的平静神情开开门。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他问。

“我找塞利亚·奥塞赫。”阿尔西纳说。

“她是我妻子。”匈牙利人回答。

只是此刻阿尔西纳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默默地爱着那吉卜赛女郎，而她有了丈夫多多少少也算正常。

“我自愿把她的东西拎上来。我们是朋友。曾经是。”

“或许她和库维亚斯在一起。您认识他吗？”匈牙利人用西班牙语说，“他是我们在普埃布拉的一个朋友，昨天才到。我想他们的闲话还没说完。”他用法语补充道，希望对方能懂。

阿尔西纳听懂了他在说库维亚斯并请求匈牙利人将他的房号写在一张纸上。接着他把东西交给塞利亚的丈夫，对他微笑了一下，跑着离去。

他敲 502 房间的门，那架势如同里面的人是聋子。库维亚斯给他开了门，嘴里嘟嘟囔囔的。

“该死的！你走了十五年，两分钟之内就想回来。”他说。

阿尔西纳拥抱了他，越过他的肩膀看见塞利亚姨妈躲在库维亚斯的身后，闭着双眼，双手捂着脸。

“你走，阿尔西纳。”姨妈说，“你走，我如果看见你，就会破坏自己的生活。”

“你本是印第安女人。”阿尔西纳对她说。听了这话，姨妈扑过去对他狠命地又踢又抓，那劲头就好像十五年来他们同床共枕。

库维亚斯逃了。从房间里传出一声惊恐的叫喊，震得走廊都摇晃起来。库维亚斯背靠着门摔下来，双腿蜷缩着坐起来。他弄不明白，因为喊声震天。塞利亚姨妈的声音有时是一片如潮的责骂，另外一些时候则是被阿尔西纳西班牙式的怒火压下去的嘀咕声。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喊声渐渐平息，直至一声平静的叹气声从门底溜出来。库维亚斯想到留下来聆听静寂不妥当，于是就去二楼找钢琴家了。

钢琴家正在屋里穿燕尾服，但找不到胸衣，而且觉得自己打不了领带。

“这女人把我变成了废物。”他对库维亚斯说，“你能证明认识她之前我在音乐会上总是衣着得体。她把我变成个废物。她在什么地方？”

库维亚斯给他找到了胸衣，帮他打好领带结。

“你别担心。”他编造着，“她和她朋友玛伊恰出去了。不会耽搁太久。要是她们不马上到，会去音乐会找咱们的。”

钢琴家听着库维亚斯的托辞就像听拉丁文弥撒。他一言不发地梳完头，去音乐会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库

维亚斯自己担负起打破沉默的责任。多年后，库维亚斯仍然记得自己羞愧不堪，那种鹦鹉学舌的感觉将他笼罩。

当塞利亚·奥塞赫进了库维亚斯的包厢时，钢琴正奏着最后一曲，普罗科菲耶夫[①]的曲子。转瞬间，剧场内掌声迭起。

“万分感谢。”塞利亚姨妈对她的朋友说，“我永远无法报答。”

从舞台上，她丈夫的眼睛发现了她，就像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她那么起劲地为他鼓掌，以致他不得不坐下来弹奏他生命中第一首加演曲目。

“你可以告诉我一切。”库维亚斯说，“这将是很好的酬谢。”

“可我不能说。”塞利亚姨妈答道，嘴里冒着火，谁知道为什么。

“告诉我。”库维亚斯坚持道，“别不听话。”

“不。”塞利亚姨妈说着，站起身继续为自己的丈夫鼓掌。

四十年中，他们从未重提此事。直到不久前，当人类学家们发现了埋藏在卡卡克斯特拉峡谷的文明遗址时，姨妈才在从前的地方散步时对她的朋友说：

“你写信给迭尔戈·阿尔西纳，告诉他我是多么正确。”

①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代表作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彼得与狼》等。

“哪个迭尔戈？”匈牙利人问，他的西班牙语已说得非常地道。

“我们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库维亚斯回答。

塞利亚姨妈继续朝前走着，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你怎么知道他的？”过了一会儿姨妈问，脑子里全是钟楼。

“你们，”匈牙利人说，“将会在闲谈的说笑声中死去。”

“你不信。”塞利亚姨妈对他说，用极正确的匈牙利语，“我刚刚在一场战争中打了败仗。”

“当时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库维亚斯问塞利亚姨妈。

“我不能告诉你。’她回答。

有些时候，莫尼卡姨妈绞尽了脑汁不想扮演她自己。她厌恶自己的头发和肚皮、走路的姿势和不拳曲的睫毛；除了伏在脑中的平静外她讨厌对其他事物的需要；她痛恨随着干活溜掉的时光，它们走得那么急，以致除了给某个侄子举行命名仪式或在厨房里发现一种奇怪的新口味外几乎不能干什么更重要的事。

莫尼卡姨妈曾幻想自己是被孩子们放到天上的一只气球，过后他们会为它哭泣，就像孩子们要是当心点，就不会把它放跑了。莫尼卡姨妈曾想骑在马上直到某个下午摔下来，丢了半个脑袋。她也想远游异国他乡或是怀着和一个法国女人类学家同样的好奇心走遍墨西哥的城市乡村。她想爱上阿卡普尔科[①] 的一名船主，成为第一个飞机驾驶员的妻子，一位自杀的诗人的未婚妻，一名歌剧演员的母亲。她曾希望像肖邦一样弹钢琴，希望有个像肖邦那样的人宛若演奏钢琴一般轻抚她。

莫尼卡姨妈想要普埃布拉的雨水像塔巴斯科[②] 的一样多；想要夜晚更长，麻烦更多；她愿意投入拂晓时的大海，吮吸月光犹如饮曼萨利草泡的茶；她想在马德里

① 墨西哥著名港口城市。

② 墨西哥一城市。

的豪华大酒店里睡上一夜；在特埃维[①]泉边赤裸着上身沐浴或做圣米盖尔泉[②]边的风尘女子。

没有人搞得懂她为什么安静不了五分钟。她必须动来动去，否则，那些奇思异想就会满溢而出。莫尼卡十分清楚它们被催促，一个人从幻想开始之际，惩罚就接踵而至，因为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被禁止怀着快乐心情去梦想。

所以莫尼卡姨妈执意要造一幢有三个院子的房子；所以她别出心裁地在宅院里建两个喷泉，把房子的后半部分变成客房；所以她踩动缝纫机踏板，直到每个侄女在星期天一起穿上同样的衣裳；所以她冬天给每个家人或是其他值得尊敬的人编织帽子和围巾；所以一天下午她自己剪掉了长及腰间、她亲爱的丈夫无比喜爱的头发。这男人那么爱她，为了让她活得好，他工作到很晚，回来时双眼流露着倦意，绽放出尽职男人的一种恬静却无甚用处的微笑。

从没人像莫尼卡姨妈一样做出过那么多、味道那么美的奶酪饼干。饼干小而长。她首先花几小时的时间揉面，然后把面放在小火上烤。等到最后烤好的时候，她在上面撒了糖。欣赏了一小会儿之后，她一口气把饼干全吃光。

“糟糕的是，”有一次莫尼卡姨妈坦白，“当我把饼干都吃光的时候，还有些荒唐念头在脑袋里。于是我带

① 此名源自 Trejo（三岔路口)。现位于罗马的克罗西费里(Crociferi)广场。
②现位于普埃布拉城的广场中心。

着它们上了床。我闭上眼睛看看它们是否消失，可没有。于是我就跟上帝说：‘你把它们留在我这，你确知我忍受了一整天的争斗。它们就快赢了我，看看明天你愿不愿意放过我。”，然后她便睡着了，眼中有渴求，如同圣女。

特雷莎姨妈的情人是个举止温柔但目光冷硬如铁的男人。他根据需要交替展示这两种风采。

他像正午一样彬彬有礼或犹如夜晚的海一般无拘无束。他的微笑怯懦、迷人，几乎从不和他的双眼协调。他把眼睛搁在别处，因为它们正思考着其他事情。只在有些时候眼神才和他清朗的神情一致，叫人断然无法抗拒。

至少特雷莎姨妈认为是这样，她贪婪地逐渐将每一次美妙的和谐、每一回接近这种和谐的迹象聚拢到一块，以便过后像欣赏珍宝一样回味：在不安定的时刻他因需要呼唤过她的名字；他用零散的句子讲他们的一个儿子；一个雨夜他满心绝望地想抚摸她；一次旅行后他急不可耐地亲吻她。

一百个夜晚她试图解开这个谜。似乎难以捉摸。谁晓得，也许有时候她完全拥有了他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她八十岁时猜出了那谜，那时她在家里胡叫乱嚷地找钥匙和领带，肯定是托上帝的福。

他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约会，那时候那儿就是城市的尽头。特雷莎·加乌蒂恩·莱尔多姨妈是普埃布拉五个拥有并驾驶汽车的女人中的一个。当穿越公路桥前往乔鲁拉时，她在心里请求另外四位女伴原谅她正拿五个人

的好名声冒险。

她的情人叫伊格纳西奥·拉高斯，有一辆配司机的派克牌汽车。他坐车兜风，翻看报纸。

生活中的另一些时候，特雷莎姨妈无法忘却自己下了那辆蓝色克莱斯勒往复活节大道的房间走去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她像善良的加乌蒂恩家族的人那样忧心忡忡，又像漂亮的莱尔多家族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她就要见到自己心中挥之不去的男人，惊惶万分却又显出冷静镇定的样子。当门被打开时，他已站在门后，遮住了她的视线，同时吻紧她的唇，一切冒险皆不复存在，直到双方指责彼此的不露面、疑心、怨恨，抱怨他们爱情的万种艰辛，世界才呈现出它丑陋的面貌。

然后，当特雷莎还没有开始在被他丢弃中寻求慰藉时，他决定离开，因为时候不早了。必须追上那个永远的敌人，那就是隐匿在别人脑子里的时间。可当他去冲澡时——无论什么天气他都这样——特雷莎依旧待在床上，他的行为使她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腐烂了。当他再次容光焕发、香气扑人地出现时，特雷莎姨妈跳下床去收拾扔得满屋子都是的衣服，然后迅速地穿好衣服，察觉到他用冷漠的目光盯视着自己，正是那位先生的目光。

他们走到街上，竭力装出从未见过面的样子。他拿着那地方的钥匙，用它关上有七道保险的锁。他让她放慢脚步离去，那片刻，脚步声令他绝望。两分钟后，他离去，急速地钻进小汽车，关上门。

一天晚上，他们把钥匙弄丢了。

“你拿着呢。”他说，看见她手里晃着钥匙。

“这些是我汽车的钥匙。”她解释说，在他眼前抖了抖钥匙。

伊格纳西奥双手摆弄着领带，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他那么迷人以致特雷莎姨妈简直要从头开始一切。

“那会跑到什么地方去？替我拿着这个。”伊格纳西奥说，把手里的那条碍事的领带搭到特雷莎姨妈的肩膀上。是一条蓝色的丝质领带，她觉得在街道中间像一只手臂绕着她的脖子。

伊格纳西奥用空出来的双手，迅速地在裤子口袋和弄乱的床单里翻寻。当他只想拥有特雷莎激情四溢的拥抱而不顾其他时，他在自己进房间时扔钥匙的地方找到了钥匙。他让特雷莎离开。他的汽车好像一匹温顺的马驶到主人身旁。当特雷莎以素有的惶恐穿过黑暗，走向自己的克莱斯勒轿车时，他用手默默地说再见，停在那里保护着她。在那个时刻就算回忆璀璨的星空也驱逐不了那种恐惧，她浑身发抖。聚会早结束了，而她一首歌都不敢哼唱。当她听到身后的一个声音时，还正望着远处自己的汽车。一种金属般透亮的声音呼唤着她。她装作没听到。她体内最细微的缝隙仍旧荡漾着激情，然而她后悔待在此处。

“他可以杀了我，”特雷莎想，“可是这不过是我一时发傻。”

想到自己的身体被扔在街当中，那么僵硬、赤裸裸、冷冰冰地躺在地上，不禁一阵心酸。一想到那冰冷的躯体，从未有过的冰冷感觉笼罩了她。虽然她的汽车

近在咫尺，于她却是遥不可及。那声音继续呼唤她，她感到什么人的手搭在自己的肩头。她吓得差点吐出来：

“我的领带，亲爱的。”伊格纳西奥的声音由她的背后传来，“你带走了我的领带。”

他毫不在意地扯过领带，特雷莎姨妈感到脖子上好像扫过一鞭子。接着，伊格纳西奥·拉格斯走了，他什么也没说，也未察觉到更多，平静地钻进停在前方的小汽车。

特雷莎姨妈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车上，仿佛她一丝不挂。她朝城里开去，过了桥，进了家门。那一夜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

她再也没见过伊格纳西奥·拉格斯。许多年以后，当理智在她衰老不安的头脑中逐渐消减，她又开始梦想复活节大街，梦想那位铁石心肠的爱人冷酷的嘴唇和双眸。于是，她在家中的床单里寻找钥匙，她绝望的双手伸进每一个衣柜中去触摸领带。女儿们商定让她待在钥匙链和旧领带旁。来探望她的人知道给她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一串钥匙和一条浅色的丝质领带。

“现在可以了，先生。”年迈的特雷莎姨妈胡言乱语道，手里攥着那两样东西

“现在咱们的确可以一起走了。”

玛丽亚娜姨妈苦思冥想了很久才明白自己生活中发生过的那些事。之所以称之为“生活”是为了给一大堆点点滴滴聚拢起来的偶然事件取个名字，尽管这些事凑在一起就像一场骤发的悲剧。在心情黯淡的时候，她每天清晨都要同沮丧的情绪抗争。

在所有人看来，包括她母亲，几乎所有的女友，她母亲的全部女友——更不用提她婆婆、她小姑子、扶轮社成员、费凯若阿阁下，甚至市政主席，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善良的男人。此人负责公共福利，管理 40 年代普埃布拉市百分之九十的现代化计划和社会团体活动资金。她是一位杰出男士的出了名的妻子，一名地位显赫之人的爱侣，礼拜日弥撒中最受爱戴和尊重的女人。她丈夫像马克西米连诺·德·哈布斯堡[①]那样帅气，像菲利浦王子一样优雅，像圣弗朗西斯科[②]那样仁慈，又如省耶稣会大主教一样谨慎。这些还嫌不够的话，他跟从前的庄园主一样富有，像如今的黎巴嫩人那样是很有眼光的投资者。

① 马克西米连诺·德·哈布斯堡（1832—1867）奥地利大公，1864 年至 1867 年为墨西哥皇帝。

② 基督教的一名圣徒。二十多岁出家苦修，为贫苦患病之人服务。西方人敬仰他，学习他的风范。

玛丽亚娜姨妈应该每一刻都心怀感恩，幸福喜悦。因为惟有她自己明白，假如她没有在寻找幸福之路上深感负疚的话，生活绝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只有她生出这种愚不可及的念头。她曾决定平平静静地生活，干吗非得让自己搅到那场争斗中呢？好像一个人可以为他没有选择的事情后悔似的，她将一直后悔下去。因为事实上一连串的事情钻进她的内心深处，如同从厨房里传出的味道弥漫了全屋，如同无法预见就出现、滞留的牙痛一样。她恋爱了，恋爱了，恋爱了。

从早到晚，玛丽亚娜不再心平气和地、温柔地叫醒孩子们，给他们穿衣服，也不再这么醒着让丈夫给自己脱衣服。她不再慢条斯理地喝橙汁，也不再去品味每天花半小时安排菜谱给她带来的欢乐。她不再耐着性子听装腔作势的小姑子东拉西扯，也没心思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做糕点，在家里的晚餐桌上， 她不再兴致勃勃、面带微笑地谈论那些重复过若干次的话题。她失去了轻轻摇晃怀孕后膨胀的肚子时的那份耐心，夜里也没有什么热情四溢的梦闯入她脑海。丈夫谈到自己的观点和计划时，她不再有分寸地插话，也不再显出沉醉其中的静默。

相反，玛丽亚娜获得了一个可怕妙招，那就是忘却这所有一切，从钥匙到姓名。她变得像一名听而不闻的女学生那样漫不经心，如同那些麻木不仁者对什么都漠然视之。她只有一种激情。她呀，曾经说过可以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去做一件事，曾经一口咬定满足个人的欲望不该超过满足他人的，她静静地享受着绿树和鱼缸里

游弋的鱼儿，穿没有折痕的袜子，将抽屉整理得井井有条。

突然，她活在由长久的激奋引发的混乱中，活在隐藏着巨大恐惧的连篇空话里，从愉悦落入不幸，意乱情迷成为支配行为的惟一原因。她无时无刻不在自问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她无法相信，那个从未预想过的刚认识的男人的身体，令她如此惶惑。

“我恨他。”她说，说完这些她就一丝不苟地修护指甲和头发，十分投入地活动腰部，剃去双腿上的毛，用镊子一根一根地拔眉毛。

她自个儿买了比任何丝绸都光洁的内衣，成打的闪光内衣裤使她丈夫备感意外，她原来可老说棉布的好处呢！

“谁会和我谈起他？”当她在花园里漫步或是想给走廊的花木浇浇水时，低声嘀咕着。生活中，她头一次把丈夫每个月放在衣柜中的那个保险箱里的钱用光了。她一个星期内买了三套衣服，但为了不招人眼，她每月试穿一套。她曾去首饰店看一条长的金项链，那价格她觉得高得离了谱。

“我疯了。”她自语道。这个评价她一向是用来称呼那些不赞同她的人。因为连她自己也反对起自个儿了。谁会突然爱上谁了？真荒唐！然而她任凭自己沿着执迷不悟的峭壁前进。因为她对那位先生的需要，什么也替代不了。跟她丈夫相反，此人寡言少语，对自己的沉默也不做任何解释，有一双别人无法替代的手。仅仅为了这双手，就值得她每天冒着死亡的危险。因为倘若她明

了自己的胡作非为，死亡就要临近。尽管丈夫对她和对待所有人一样和蔼，可面对众人的指责他根本不会解救她。要是她值得尊敬的丈夫的崇拜者们把她烧死在教堂的庭院里或广场中心，那真该大呼万岁。

想到这个结果，她目光茫然地凝望远方，慢慢地感受到罪过如何脱离身体，把那块空间留给一种巨大的恐怖。有时候玛丽亚娜一连几小时想像自己是被火刑焚毁的女囚徒，甚至听到女友们骂她“妓女”、“忘恩负义”的声音。然后，好像被一种天意左右，在躲进尚未享受过的幸福之前，她那张流满泪水的脸上绽放出微笑，手臂上戴满了镯子，脖子上洒满了香水。

玛丽亚娜姨妈的情人是个温柔、寡言少语的男人。他对她的爱恋，既不慌不忙也不颐指气使，似乎他俩完全平等。接着，他恳求说：

“给我说点什么吧。”

于是玛丽亚娜姨妈就把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后她经历的每件事情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孩子们的感冒、菜谱、她的好忘事。她让他开怀大笑，直至整个身体恢复了二十岁时的活力。

“当然我梦见人们在街道中间焚烧我。我理应受这惩罚。”玛丽亚娜姨妈悄声自语，一面摇晃着来自奇比洛的一个马厩的稻草。她家的冰箱里总存放着一些奶酪。是她在那苍蝇乱飞、农民言谈风趣的镇子买的。此地的农民是最早在墨西哥播种耕耘的意大利人的后裔。有时候，她想祖父大概会赞同自己对这个男人的爱，正如祖父一样，他或许降生在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她踏上

归途，天还有亮色，没有司机，她自己驾驶那辆红色小汽车。

一天下午，她返回的路上，她丈夫的奔驰车超过了她。那是普埃布拉城惟一的一辆奔驰，她肯定当她看着车经过时见到两个脑袋。可是，站在自己汽车前，她只看到丈夫诚实的头颅，他正独自从马达茂德尔斯的山庄回来。

“意念会是什么颜色呢？”玛丽亚娜姨妈自言自语道，继续注视着公路上她丈夫的那辆车。

整条路上，行驶着两辆车，一辆在前，一辆在后，飞驰着到了城市入口，在那里一辆车向右拐，另一辆往左开，他们从车窗伸出手来挥动着告别。两个人都明白晚上七点各自仍有自己的义务。

玛丽亚娜姨妈想到孩子们要吃午后点心了，她可从来没在这个时刻把他们单独扔下。可是想到勤勤恳恳的丈夫每周四去马达茂德尔斯查看，能在甜瓜和番茄地里独自待上一整天，接着回商店和扶轮社，没有片刻偷闲的空子，那种犯罪感曾突然袭向她。她决定回头，要在那一刻赶上他，要告诉他恶意占据了她的心灵。她这么做了。两分钟后，她追上了那辆悠悠前行的奔驰，丈夫坐姿优雅地操纵着方向盘。她双手颤抖，眼中浸着泪，她的车靠近她丈夫的车时，她感到将自己生命里最后的努力加在了那只挥动着呼唤他的手上。开口之前，她整个表情是请求原谅。原来，她看到一个女人美丽的头颅斜倚在离她丈夫的双腿很近的椅子上。她头一次长久地体会到如释重负般的放松，羞愧变成了惊异，然后，平

静代替了惊异。

多年来，城市里一直谈论纳塔利亚[1]姨妈容忍丈夫和阿梅莉亚·贝鲁门之间的风流韵事的大度。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白的是在那伤心难过的几个月里她怎么还改不掉那个怪毛病，即去奇比洛买一周要吃的奶酪。

[1] 这是作者的疏忽，指玛丽亚娜。

空中挂着一弧弯月的那个晚上，伊内斯·阿吉雷姨妈平静如水的情感世界被永久地搅乱了。那弯诡谲、热情四射的月亮嘲笑她。月儿周围的天空那么漆黑，它猜测着伊内斯为什么不考虑逃离那魔圈。

或许即便月亮没挂在那，即便天空假装清朗，所有一切也会改变。然而，伊内斯姨妈归罪于月亮是为了不觉得自己是造成不幸的惟一原因。只有在那弯月亮下，她才可能初次动了邪念，让人触摸她的身体。事情几乎总是这样，一桩不幸的事伪装成了伊内斯的幸福之源。

因为那个夜晚，在月光下，那男人在她的后颈上吻了一下，像谁饮了一口水那样。那是一个如此远离悲伤的夜晚，以至于没有人会把它想像成最微不足道的不幸的开始。刚刚通电，山丘下的那些房屋好像星星。那弧弯月必然要报复某人，亮灯的房子使月亮感到苦楚。街道掩藏在那种买来的、充满谎言的光线里，整座城的不仁不义悄无声息地潜入黑夜，不再找寻光辉的援助。月亮总得有点用处，也许某人要联想到它的光辞别黄昏，此人正是伊内斯·阿吉雷：月亮把她推入一双始终想接近她的手臂深处，虽然这双手臂早早地便要离去。

第二天，伊内斯姨妈不记得什么恳求，更不用说什么命令，但是她双眸中出现了一种光，使她整个生活笼

罩在黑影中。她已无法忘却使她双肩变冷的喘息声，也不能让自己的心远离忧伤，这伤悲将她的灵魂绑缚在月亮圣洁的意志上。

她变得心不在焉，健忘。她让人帮忙找拿在手中的铅笔、戴在鼻梁上的眼镜、刚剪下来的花。说要走一走其实什么地方也不去，因为迈出第一步后她几乎总是忘了目的地。她搞混了左右手，再也记不住人家的姓，最终用她兄弟的名字叫她的叔叔们，而把她朋友们的名字安在她姐妹头上。每天早晨她不得不猜内衣装在哪个抽屉里，早餐喝的果汁里那圆圆的水果叫什么。她从来不晓得钟点，有几次差点被车撞死。

一天下午，伊内斯做出最美味可口的巧克力蛋糕，一个星期后，她却既找不到配方，甚至也不知道人们跟她提的是什么糕点。她去市场却没把洋葱带回来，就连天主经也一下子全忘了。有时候她盯着一个花瓶、一把椅子、一把叉子、一把梳子、一个指环看，天真无邪地问自己“：它们干什么用啊 ?”

还有些时候，她在随便一个练习本上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写完最后一个句点，就不认得字母了，因此念不成那些故事。

在这样的一个练习本上，她最后一次记下了自己明白的东西：

“ 每一轮月亮皆不相同。每一轮月亮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忘记自己最好的那轮月亮的人是幸运的。 ”

那两个女人是同一根辫子上的一绺儿头发。从打击迫害反对取缔教会的人① 的时代起，她们去一所建在一个地道和几级台阶下、由修女管理的学校。到了 40 年代，她们在大学里参加首场舞会，看到那些希奇古怪、陌生遥远的人，即男人们。不是家里那些有时像家具、有时似毛毯的男人，而是以贪婪、好奇的目光注视她们的男人。这些人联想到她俩的一切和双腿、她们的一切和腰下的空穴，想到她们也有些不可预言和迷乱的感觉。

两人在同一个夜晚碰到两颗炽热的心。他们必将走人她们的生活，好让她们加上他们的姓氏；他们的欲念充溢，并在她们腹中孕育他们的孩子。两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差不多在同一年里结了婚。两人分享着初次孕育生命的腹部的骚动。蜜月还没过两天，她们都与丈夫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执。她们懂得每一次表面上造成致命创痛的争执过后，幸福的时刻就会到来。夫妻关系，生活中不可能有更好的关系，具有无可改变的感人特点会让知心的话吐露出来。两个人烹制洋葱的味道那么相似，甚至她们做出的点心也是一个味道，尽管烤制的炉子和时间一点儿也不一样。不仅如此，她们还每人都有

①卡耶斯执政期间反对取缔教会。

五个孩子。

下午，她们成批地缝制衣服，如同看护同一群家畜的牧羊女，她们一块照管十个孩子。两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戈麦斯双胞姐妹，然而她们面部表情的差别恰恰反映出彼此内心的异处。区分她们惟有靠几个神态。马尔塞拉姨妈的双眼里蕴含着一种光，拥有这种目光的人会寻觅生活中更好的一面。就其不幸而言，有这种目光的人不允许只让傻瓜享受幸福。但是倘若抓住了某种幸福的一角，他们也甚至准备像个傻瓜。所以马尔塞拉总是悄声吟唱，好哄孩子们入睡，好唤醒他们，纫针之时也在唱，她唱着恳求老天爷别让早餐吃的鸡蛋粘在平锅上，请求丈夫像相识之初那样注视自己，甚至一个人在长长的小径上独语时她也哼唱。

哈辛达姨妈从母亲那遗传了一种弱不禁风的忧郁。有时候她凝望无际苍穹，仿佛迷失了什么，仿佛无际本身根本满足不了她的渴望。有时候她会为没有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降生在挪威、不了解刚果、不知道能否去印度旅行而黯然神伤。她确信自己不可能亲临埃及，也不可能到奇瓦瓦[①] 山游览，承载着她的背叛和诺言的大海不会是她每一个黎明永远的同伴。从孩提时代起，她就满怀激情地读书，可她从未在读过的故事里获得许多读者都体会到的藏于其中的信心。相反，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物总是使她沉浸在自恋情绪之中。她绝不会成为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自杀者，不会像爱

①墨西哥一州名。

娃·嘉德纳[1] 一样酗酒，不会像胡安娜·德·奥尔莱恩斯[2]那样发疯，不会成为加尔洛达·阿玛利亚[3] 那样野心勃勃的女人，也不会成为像塞里亚，克鲁斯[4] 一般无法无天的歌唱家。

哈辛达有五个孩子，她不可能明白有两个或十个孩子会怎样。她有一个平平常常的家，一位经商的丈夫，从来不会晓得宫殿怎样，也没有挨过饿。丈夫有一头柔顺的栗色头发，她永远无法体会抚摸像埃米利阿诺·查巴塔[5] 那种黑色、粗硬的头发，或是亨利·方达金黄的头发，或是特利斯[6] 主教那完全歇顶的脑袋是什么感觉。

有时候她姐姐马尔塞拉停下哼唱，问她在想什么，为什么十五分钟里一针没缝。哈辛达姨妈就用这样的话作答：

“你不想画蒙娜丽莎吗？你想像过咱们曾和福瑞德·阿斯塔伊蕾[7] 学跳舞吗？埃维塔·庇隆[8] 若是个撒谎者呢？佩德罗·因方特[9] 大概穿几号的鞋？据说在瓦哈卡

① 爱娃·嘉德纳（1922—1990） 美国电影演员。

② 胡安娜·德·奥尔莱恩斯(1412—1431) 指圣女贞德。

③ 加尔洛达·阿玛利亚(1840—1927) 墨西哥王后。

④ 塞里亚·克鲁斯（1925—）古巴女歌唱家。

⑤ 埃米利阿诺·查巴塔（1873—1913）: 墨西哥革命中的农民领袖。

⑥ 作者年幼时的一名右派主教,丑陋且愚蠢，自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真正代表。

⑦ 福瑞德·阿斯塔伊蕾（1899—1987） 美国女舞蹈家、歌唱家、演员。

⑧ 埃维塔·庇隆(1919—1952) 阿根廷总统庇隆之妻。

⑨ 佩德罗·因方特（1918—1957） 墨西哥歌唱家、演员。

有一个叫乌阿杜尔科的海是天堂。而你我却待在这里。”

“我喜欢这个地方。”马尔塞拉姨妈说，望着周围的田野和远处的火山。那田野从来不是一个样。每个季节缓缓地为它变换颜色。只是因为习惯，那些山总是被冠以相同的名称。有时它们绿油油地闪耀着，看上去是一个样子；有时干旱让它们变得灰枯，尘土飞扬，看上去则是另一番景象。

在那个时节一切都变得干燥，连手上的皮肤和眼皮也不例外。那段日子，上午太阳灼热，可它下午早早就落了山，让位给冰冷刺骨的寒风。那些下午冷风吹得孩子们发高烧，并且伤到喉咙，使他们像狗一样咳个不停。那些天尽管圣诞节将至，但对于过节的期盼显得那么漫长，如同三个牧师讲弥撒；又像四月斋[①] 说教那样令人痛恨。马尔塞拉姨妈在左边的乳房上发现了一个小疙瘩。

她们姐妹俩正在缝制一些带红点的白衣服，好让女孩子们在主日穿上。

“我不明白干吗做这些累累赘赘的衣服给她们穿？”哈辛达姨妈说着，在一个该打褶的地方停住手。

“我左边乳房里有一个挺奇怪的小疙瘩。”她姐姐马尔塞拉回答她。

“什么？”哈辛达说着，把一件衣服扔在一边，“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她拉过姐姐的毛线衫，把手伸进去摸她的乳房。在那，它像蘑菇那样硬，但无法感知有

① 基督教的传统节日，规定在复活节前进行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

多圆。她显然被吓了一跳，朝上摸了摸，又发现了另一个，再往下一点，又按着一个。一想到那或许是个恶性的东西，她吓得发抖。当她竭力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解释时，她姐姐发现她满脸苍白。

“我想不太严重，不过得去瞧瞧。”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你知道男人们有多麻烦。”

“你为什么脸色发白？它们就像妈妈胸脯上的东西，对吗？”马尔塞拉姨妈问。

“我记不起来了。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马尔塞拉姨妈说，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那么迷人反而使她变得坏兮兮的了，“跟那些一模一样。”

“没看一眼埃及，你还不想死吧？”哈辛达姨妈说，摆弄着一件衣服上的商标。

“绝不。”她姐姐马尔塞拉回答。

第二天下午，她们去见医生。他是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喜欢喝好葡萄酒，听勃拉姆斯的音乐。她们从记事之日起就认识他。有些时候他有满头栗色的头发。可只是从那时起哈辛达姨妈认识了他，他慈爱的表情立即使她双眼熠熠生辉。

当马尔塞拉姨妈让医生检查乳房时，她竭力集中思想把它想成膝盖，因为有这种念头她就用不着害羞，因为就连小姑娘也不用红着脸把一个膝盖上的瘀瘢展示出来。那可怜的男人看着哈辛达姨妈，因为是他不得不说出此事而请求原谅。哈辛达姨妈咬着嘴唇。那个时候，马尔塞拉姨妈睁大眼睛，注视着妹妹的表情。她像小女

孩一样迅速地从诊床上抬起身，对哈辛达说，脸上显露出前一天那种坏兮兮的微笑：

“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来得及去参观亚历山大城。”

哈辛达姨妈望着姐姐就好像自己是无尽的宇宙。马尔塞拉姨妈继续说着，站起来，到隔壁的房间穿衣服。她听到他们低声说着什么。

“你们别和我搞鬼。”马尔塞拉说，走出房间时，衬衫上最后几粒扣子还没扣好，“我宁愿在自己死亡的影片里做点什么，也不愿悄无声息地离开众人。”

“哈伊梅建议你动个手术。”哈辛达姨妈说，“也许并不那么严重。”

“你要让我胸部平平？”马尔塞拉姨妈问医生。

“对。”那男人说。

“你愿意我四十岁的时候就没有乳房吗？”

“姐姐，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活不到四十岁。”哈辛达姨妈说。

“那反倒是个解脱。”马尔塞拉姨妈答道，“有一个长癌的足够了，先不管它活不活得到四十岁。”

从此，哈辛达姨妈一刻也不让她姐姐单独待着。她陪她做手术，进行治疗，去山里找巫师，上教堂，去罗彻斯特[①]城。

“你就要知道有十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了。”一天下午离开圣塔多明戈的时候，马尔塞拉姨妈对她说，“我不懂上帝为什么非得让我退出游戏。”

①美国纽约州一城市。

她听到她在至圣教堂重复此话。两人紧挨着，跪在祭坛对面包着红色天鹅绒的跪椅中：“主啊，主啊，主，你为什么让我退出游戏呢？”马尔塞拉肩膀微耸，两腿修长的身体逐渐变小。她拄着一根拐棍走路，皮肤失去了细腻的光泽，眼中不再包含似火的热情，然而她依旧露出那永恒的、善意的微笑。

从她们见医生的那个下午算起，仅仅过去九个月。十月份迎来了逃脱不掉的四十岁。

“我们为什么不在火山边的房中庆祝一下生日呢？”孩子们正吵吵闹闹的一个下午，马尔塞拉姨妈说。

“随你定在什么地方。”哈辛达姨妈答道。她早没了怀旧的兴趣，不会花一秒钟去考虑别的地方。她照看着十个孩子、两个家、一个丈夫、一位姐夫，还闭着眼睛怀揣着一个希望。那是她驱除缓慢的死亡仪式的方式。不过，她清楚马尔塞拉姨妈受够了，因为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疼痛袭击她，已经没必要掩饰了，她很快就不必伪装了。她在大街上为自己指出可能代替姐姐死的人，指出那些心地极其恶毒的人，那些没用的人，那些对生活没有憧憬的人，点了很多以后，最终指到了自个儿，像是所有人中最不该指点到的。起初，她逗姐姐谈论未来，她们做各种各样的计划：旅游、购物、报名西德恩女士的法语课，去科斯梅尔[①]之前学游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不这么做了，仿佛两个人都同意把那折磨搁于一旁。于是马尔塞拉姨妈花很多时间描述她的孩子的

①墨西哥一城市名，加勒比海岸的渔港。

优点和缺点，连细枝末节都讲到了，用各种方式，直到妹妹可以区别他们并预先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你记住拉乌尔为了掩饰伤心会装得很坚强，别忘了莫尼卡的胆子小，不要忽视帕特利西亚的艺术天分，别让胡安在成长中胆小懦弱，要经常抚摸费德里科。你明白了吗？”

“当然，姐姐，我明白，虽然我也清楚让你当我五个孩子的母亲会好得多。上帝疯了。”

“别这么说，妹妹。”马尔塞拉回答。尽管她也有许多次想到上帝疯了，而不是她疯了。不过她很清楚当她死的时候，上帝还需要她妹妹干什么，“上帝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在横七竖八的行列中他写得笔直，他爱我们，照顾我们，保护我们。”

“是的，姐姐。是的。所以当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要死了。别骗自己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妹妹，为了让你继续活下去，而我不必过于伤心地死去。你别否认你当时的想法。咱们说的蠢话你一句也不要教给我的孩子们。”

他们在火山旁覆雪的住所举办了一个生日庆祝会。两姐妹吹熄了四十根蜡烛。长成少年的孩子们准备去散步，马尔塞拉姨妈打算跟着他们。

“你去什么地方，马尔塞拉？你还没好呢。”她丈夫对她说，马尔塞拉仍旧哄他说自己有一天会好起来。

“就去透透气。”

“我和你一块去。”哈辛达姨妈说着，扶她站起来。屋外冷极了，冷气顺着鼻孔一直钻到身体最里面。

“他会因为我背叛了他而恨我。”马尔塞拉说，“对他来说我将永远是那个把他扔在半道上的女人。我又能跟他说什么呢？说不是不公平，说我比他更难过，说请原谅我，说不是我的错，说请别忘了我，说再另娶一个吧，让他告诉我自己和那个人相似的迷人之处，说下个月别叫‘喂，马尔塞拉’，而叫‘我的宝贝’吗？”

哈辛达姨妈一只手臂搭在她肩上，没有回答。她们这个样子待在一起直到丈夫们走过来。四个人谈论了一会儿火山的壮美、火山怎么使雪晶莹剔透，以及他们一起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清晨。然后，孩子们回来了，小脸蛋红扑扑的，兴高采烈，嚷嚷着他们的功绩。

“我们走吧，四十岁的娘儿们。”马尔塞拉姨妈的丈夫说着摸了一下她的脖子。他扶她走到小汽车跟前，把她安置在车里，像侍候一个小女孩那样给她披上衣服。

哈辛达姨妈上前吻了她一下。

“要知道我陪你过了生日。”马尔塞拉姨妈对她说。

第二天她不想起床：“四十岁正沉重地压着我。”当她看到哈辛达姨妈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她身边时，调侃地说。

两天后，医生决定给她注射吗啡。

“昨天我梦见亚历山大城了。”当马尔塞拉姨妈从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时，对哈辛达姨妈说，“你想去那儿有道理。你想干什么呢，妹妹？”

“我想完成你的遗愿。”哈辛达姨妈说，满脸悲伤。

“你也应该去丹麦和意大利、摩洛哥和塞维利亚、科斯梅尔和中国。”马尔塞拉又说，“我正变得和你一

样。你想干什么呢，妹妹？”

一年前，她的全部心愿只不过是不失去姐姐。许多日子以来，她姐姐就变成了巴黎、纽约、伊斯坦布尔和希腊的岛屿，生活似乎以一长串不可能说完的地点折磨她。

埋葬姐姐马尔塞拉的那天夜里，一连熬了几个月、疲惫不堪的哈辛达姨妈，被已成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痛楚缠绕着，在大厅里的一张大椅子里睡了。不一会儿，寒冷以及一个在她唇边跳动的古怪微笑弄醒了她。

“你怎么了？”近旁的丈夫问道，注视着她。

“我梦见了马尔塞拉。”哈辛达姨妈说，“她在天堂里。”

“她说什么了吗？”那男人问，知道搅乱那份悲愁冒的险。

“她说天堂跟这里一样，她心满意足。你早晓得她从来不喜欢旅游。”哈辛达姨妈说着朝房间里走，“我们走，你上床去。应该睡了，看看我们还能再见到什么。”

从小，埃尔维拉姨妈就惧怕黑暗。她的姐妹们以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埃尔维拉害怕的理由恰恰相反，她在黑暗中什么都看得见：蜘蛛和巨大的吸血鬼在黑暗中活动；母亲身着睡衣捧着耶稣受难像从暗处走来；父亲趴着欣赏一颗绿色的彗星，与此同时祖父和叔叔们快速地从他身上踩过，他们张着深红色的大嘴吼叫却没有人听到。黑暗中，一个小女孩被极窄的绸带捆绑在楼梯扶手上，血都勒出来了。埃尔维拉姨妈什么也没说，可她蠕动的嘴唇似乎在说："在她的鱼缸里漂浮着死狮子和鸟儿。"

"别想入非非了，埃尔维拉。"姐妹们对她说，"黑暗中的东西和有亮时的毫无差别。"

然而，即便有亮，埃尔维拉姨妈看见的东西也和她的姐妹们看见的不一样。她能把钢琴变成蜥蜴，将食品储藏室变成阿里巴巴的藏宝洞，把黑海中的泉水和玫瑰茄水变成被枪决的犯人的血。

据说埃尔维拉姨妈总是和现实世界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她专心致志的时候，和其他任何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姐那样学会了刺绣，极流畅而不是胡乱地弹奏钢琴，优雅的歌曲集里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包括九首《你好，圣母马利亚》等最美妙的赞美诗。

烹调方面，埃尔维拉除了不做咸鳕鱼外，什么都能做。她外婆曾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们学鳕鱼的做法。因为在西班牙它是穷人的食物。既然她费了千辛万苦来到墨西哥生活，就不让后代像饿死鬼安达卢西亚人那样落到吃干咸鱼的地步。

埃尔维拉姨妈的黑眼睛和她妈妈的一样，但同时遗传了她父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习惯。要不是这张喋喋不休的嘴，二十岁前她随便嫁给哪个定居拉美五十代的克里奥约① 人都行，或是找个刚到墨西哥的穷西班牙人也不成问题，这帮西班牙人可给美洲带来了好运气。当然，谈恋爱是免不了的，因为她父亲对种族问题摆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实际上则是带着些勤勉、精明的黎巴嫩男人的冷淡。任何一个这样的男人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希望找个不发表意见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会参与男人们的对话，不劝说解决垃圾问题或政府官员的腐败。女人们除了做家务事不要再谈别的，说得越少越好。女人嘛，在该干活的时候能缝纫、唱歌、做饭、祈祷、睡觉、起床就够了。

对于埃尔维拉·阿尔马达姨妈，城里人比一家唱反调的报纸知道得还多。她的有些做法实在古怪：凌晨三点还不就寝；不能及时起床也就无法去听九点钟的最后一次弥撒。上午九点和十点，埃尔维拉姨妈睡得就像谁也不会在其肚脐下干什么的婴儿。这正因为她不在乎非要每时每刻都知道肚脐的位置。那年头的女人非常小心

① 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

地带自己的肚脐去听八点钟的弥撒，一结束就赶紧回家以免让人觉得她们像老妓女那样放荡。从那时到吃饭，她们做饭，搞园艺，帮母亲干活或写些情书以练习把花体字写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或与那些最无所事事的女孩说闲话或是背诵一首催人泪下的诗。

相反，埃尔维拉姨妈和她的肚脐过了十一点才渐渐醒来。她和肚脐上午读小说和社会学理论，一直到饥肠辘辘才停下来。那急迫劲说明到了把自己交给水罐和脸盆、用一种纷乱而匆促的方式清洗全身的时候了。首先洗下身和阴毛，夜里从某个角落钻出来的虱子到过那里的念头吓坏了她；然后洗腋下，她以同现代女人一样的固执剃掉了腋毛。接下去洗肚脐眼，最后洗脚和膝盖。冲好澡之后，她在认为重要的十个穴上放玫瑰洗液，脸颊上贴甜菜片。她娴熟地结束了最后一道程序。其实从很小的时候，连她的母亲都确信自己的女儿埃尔维拉有种与生俱来的红润。

她总是最晚一个到餐室，不过总还准时。

“早晨好，小东西。”她妈妈说。跟所有人想的一样，母亲看到她的心头肉注定要孤守终身，便为她的行为烦恼。

“早晨好。”埃尔维拉以清晨六点钟起身吃早饭的人的平静口气回答。食物是她的首要营养，虽然命运将她安置在背运、没有清晨的日子里，但她从不知道下午两点以前吃饭。这个钟点她父亲阿尔马达从生意场回来，天天不顺心。

埃尔维拉姨妈喜欢那方面的谈话。她父亲的世界充

满计划和幻想，而她幸福地希冀全家人都在这个海洋中畅游。她父亲做的生意没有不砸锅的。他曾购下一家破产的工厂，出价跟买一家新工厂的一样，他欠国库的税钱超过了买工厂的钱。省长最终决定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埃尔维拉姨妈的父亲一声不响地接受了决定。他用剩下的资本购买了一座盐矿的股票。实际上那是一家由两个失败的聪明人创办的公司，意在淡化海水。然后他进口德国和中国产的餐具。为了出售这些东西，他开了个礼品店，那里很快就变成城里最受欢迎的谈话中心。总有咖啡、香烟招待所有对买卖、使用瓷器表现出兴趣的人。

开店一年，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埃尔维拉的父亲不得不关闭它。可是人们已习惯在那里以那种方式喝喝咖啡、说说闲话打发时间。一个土耳其人买下了它，把它变成了玉米饼店，并在好好先生堂·何塞·安东尼奥·阿尔马达鼻子底下发了财。

承受不了如此令人沮丧的事情，阿尔马达先生又跑到盖莱德罗州寻找土地。从那里回来时他已变成了一个叫阿卡普尔科港沿海处几块土地的主人，据他说那里会发展成世界上最有名的港湾之一。那次他妻子干预了此事。她从来不敢提离婚这样的事，却打算好要是她丈夫不尽快卖掉那五公顷位于不宜居住的港口的土地的话就离婚。事情到了这份上：埃尔维拉的父亲卖了那些地，失去的可能是他一辈子碰上的惟一的好生意。

“这一切就要引出点麻烦。”别人买他地皮的那个下午他说，“这种美事不能不付钱就白白享用。”

耗尽了他在做生意方面的所有幻想，阿尔马达先生以在生意场上同样的冲动和无知进入了政界。就像大家都不知道最好别去碰政府一样，埃尔维拉的父亲为了保护一名斗牛士，费力地重又干起了律师的行当。这名斗牛士在斗牛场上斗赢了六头没有割去角的牛，并且为了欢迎五月五日的英雄①们，一次又一次地表演逗引动作。可他不能从省长手中得到一文钱。

怀着和别人听弥撒或去银行时同样的虔诚、欣喜心情，埃尔维拉姨妈的父亲观看了那场斗牛，他觉得事情处理得不妥。一方面，省长为了当选说过要控制公众资产就好像这些资产是他的一样。另一方面他沉着镇定地拒不支付一名艺术家的工资，因为斗牛士在对付最后一头牛时没能一下子把它杀死。

“此地斗牛是不给钱的。”省长告诉斗牛士，“我可以给你面包和女人，至于钱嘛，做梦也别想。还有，你的动作像个残忍的屠夫。”

斗牛士已经连续三个钟头展示他的英勇，他无法忍受省长的话，就开始说省长专制，是杀人凶手、强盗，省长大人则令人把他关进了大牢。

不久，埃尔维拉姨妈的父亲就跑到监狱要帮斗牛士的忙。

他的诉讼状指责政府首脑专制、滥用职权。到了吃饭的时间，他几乎认为胜券在握。他在新闻界的朋友们

① 在1862年5月5日的战役中，墨西哥人力挫法国军队，取得大捷。此战又称普埃布拉战役。此后每年举行庆祝纪念活动。

帮了他的忙。这些人欠了他许多咖啡钱，而且他们觉得可以用这桩不大不小的案子反对省长。他们长篇大论地质问一位那样宽宏大量并热衷斗牛的先生，像省长大人，怎么能虐待一名斗牛士。他当然不会如此，不过，如若有什么误解的话，那位大名鼎鼎的堂·何塞·安东尼奥·阿尔马达先生在此。

当一位副手前来通报那个斗牛士将获释重得自由的消息时，他们正在吃饭后甜点。埃尔维拉姨妈吃了三勺乳蛋糕，然后跟在父亲后面跑出来。他们及时赶到，看见斗牛士在自由释放单上签名。父亲十分高兴，就把埃尔维拉姨妈领到了一个小酒馆，庆贺此事的人接踵而至。他们狂饮白兰地和茴芹酒，边听音乐，边说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打这次聚会后，埃尔维拉·阿尔马达的名声再没恢复过来。她和那个斗牛士跳舞直跳到两个人精疲力竭，四仰八叉地倒在一张桌上。埃尔维拉喝了奇强牌茴芹酒，不顾廉耻、毫不遮掩地用男人的词汇说话，以致所有在场的人都忘了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正派的阿尔马达小姐。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想起她是女人。就这样埃尔维拉姨妈和父亲哼着《小星星》回了家，互相吐露对彼此的爱意。

“听好了，孩子。”她父亲对她说，“我将是你生命中惟一爱你却不要求你回报的男人。”

“当你成了小老头、小便尿在裤子里时我也会是继续爱你的惟一女人。”

他们笑着进了沐浴在柔和阳光下的院子。在院子中央，埃尔维拉姨妈的母亲像个幽灵似的站着。

“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吗？”她对丈夫喊。

她裹着去教堂的披肩。她哭过，她不明白那两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好笑的。当然，这两个人没意识到他们做过的事。幸福的人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我把那斗牛士从监狱接出来了。”这男人说，“你睡得不好吗？你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接着，他把自己的脸往妻子的脸上贴了一下，就爬上了楼梯，心里只想着枕头。

埃尔维拉姨妈明白假如自己再单独和母亲待一秒钟的话，天就要掉下来压在自己头上。所以她跑到厨房，找了一块抹了芥末的奶酪饼吃。

一连几天，她母亲既不和她也不和她父亲说话。不过这之后，她被他们重新降服，母亲又变得有控制力，叫人喜欢了。她丈夫除了在生意场上显得无能以外，和埃尔维拉的妈妈在生活方面很美满。但她有限的想像力使她完完全全相信萨雷斯会[①] 的教义，即世界非好即坏。而埃尔维拉姨妈从小就显出强烈的逆反倾向，她不理会人云亦云的事情。

正如人们猜测的那样，既不是阿尔马达先生的状纸也非新闻报道使斗牛士重获自由，而是一桩简单的事实：斗牛赛的第二天省长大人开心地回想起斗牛士的那些勇敢的时刻。他心情愈发好起来，觉得因为斗牛士把那勇猛发泄在自己身上就把他关进大牢，实在不公平。

① 意大利教士圣·胡安·博斯克（San Juan Bosco）于1878年创建。其宗旨主要是互助，推动上帝之荣耀和挽救灵魂。

省长甚至还命人如数支付了斗牛士的报酬，并重新以表面上看是极友好的方式对待他。

总之，像埃尔维拉姨妈的父亲做过的每一桩生意一样，结果惟一不好的人是他自己，当然他对此一无所知。不久，他又对一些罢工工人的请求表现出热情。政府已恳请工人们自愿地重新回去工作，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别再闹什么罢工了。什么工资，什么抗议，什么也不用提，重要的是恢复生产。

满怀激情地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对埃尔维拉姨妈的父亲来说似乎还缺点什么，而恢复生产的说法最终推动了他。任何一个好人无需和获取利润相连，更不该坚持要求别人这样。

他将所有可能的言论付诸报端，反对那些试图以坚持生产乃判断人类的惟一标准的人，并且借机批评那些只在生活中寻找权力和金钱的人，又跟省长和他的拥护者唱起了对台戏。

所有这些事情，他在家里或者跟朋友说，为此他赢得了半个世界的赞誉和钦佩。这些事被用来打笔仗，读起来让人觉得疯狂危险，可能是堂·何塞·安东尼奥·阿尔马达在充满豪情壮志的生活中做的最糟糕的生意。

和斗牛士开庆祝会的事传到了省长那里。跟他讲此事的人描述说埃尔维拉姨妈因其无比热情和绝佳容貌震撼了那一夜。

“各有各的痛苦。”省长说着，笑得要死。她父亲让她任意乱来，因为他好摆脱痛苦。只有像他那么木的好男人才会生出这念头。

饭后，埃尔维拉姨妈和她姐姐何塞菲娜习惯沿着拉帕斯街朝圣胡安山走。这两个女人的性格似乎截然不同，大概正因为此她们彼此喜欢。何塞菲娜将嫁给城里最般配的对象，一个谨慎、富有的男人。按埃尔维拉姨妈的说法，要不是他的表情显得迟钝，他简直就算得上漂亮。

路走到了一半，差不多到了城市的尽头，何塞菲娜未婚夫家的巨宅就坐落于此。除此之外，紧邻的磨坊也有部分是他家的产业。何塞菲娜要留下来和她婆婆待一会儿，老太太在门前等着未来的儿媳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老妇人要在家庭管理和培养雅致的生活情趣方面循循教导这姑娘，因为日后她必须带着自己所有的温柔、聪慧和美丽人此家门。

埃尔维拉姨妈沿着去那座山的路继续独自朝前走。她像山羊似的爬上了小山丘，嘴里咬着花梗，在草地和山坡上游逛，脚步既快又稳。一到山顶，她就懒洋洋地坐着看日落，怀着那些深知祈祷所带来的恩惠的人的虔诚。某些乔卢拉① 人的祖先遗传给她观赏太阳和火山的习惯。

一天下午，当埃尔维拉这么舒舒服服地待着时，被人掳走了。强人们蒙上她的眼睛，就把她往山下拉。埃尔维拉叫了几声但没人会听到。她姐姐在两公里之外学抽细纱。她妈妈在做橙汁饼干。她爸爸点燃一支雪茄，端着一杯黎巴嫩咖啡，跟朋友们聊着继续生活在普埃布

①普埃布拉州的一城市。

拉这样一个摩尼教[①] 社会是场灾难，此处和墨西哥社会一样，说到底世界到处一个样。

一直到天黑，她姐姐才奇怪埃尔维拉姨妈为什么迟迟未归。她是胆大得出奇，不过众人皆知她不喜欢在黑暗里走路。起初，何塞菲娜还掩饰自己的忧虑，因为搅扰未来的婆家、让他们为妹妹的荒唐担心令她羞愧。何塞菲娜不曾有能力面对困难的事，婚后也不能。可当未婚夫和婆婆陪着她，她爬上爬下看遍了山丘周围所有地方，从汽车里大声嚷却得不到半点回答时，如同脓水般的重重疑虑就由胃涌到了嘴边，她默不作声。她必须接受埃尔维拉不在附近的事实。何塞菲娜一脸挨了打的小女孩的表情，她忍着泪水，回磨坊旁的家去。

一到了那里，她就看到未婚夫的全家人齐聚在一起。公公、姨妈们、嫂子、妹夫和母亲都放弃了平日的矜持，带着一种诚恳的表情用婉转的语调开始罗列近三十年来妇女被抢、遭强奸、被杀、被肢解的案例。她婆婆在革命期间遗失了她丈夫在同一时期赚到的全部钱财。她把一切过失、每一桩暴行通通算在政府头上，就连母亲走了一小会儿神女儿掉进井里也不例外。

堂·何塞·安东尼奥·阿尔马达八点整到了家，碰见妻子正在装点饼干并面露微笑，接连说“妙极了”。当阿尔马达先生问起女孩子们的时候，她停下来肯定地说她们还没回来。她丈夫脱口而出，说她有点神经不正

① 公元3世纪兴起于古波斯境内，得名于其创始人摩尼。最初为波斯古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异端教派。

常，但没立刻把埃尔维拉的不正常就是遗传她的话说出口，又说她是不是没意识到几点了。

“不，我知道。”他妻子说，“我没大呼小叫是因为人们总是说我夸张，为了不显得这样，我就不让自己喊。你说呢？”

“摩尼教徒，太太，摩尼教徒。可问题是她们从没这么迟还不回来。”

“我也想到这点。不过我一直说我不喜欢她们下午单独散步，不喜欢埃尔维拉爬山，不喜欢她天黑了这么做。可你说我是占有者，说纽约是这样，说已经进入世纪了，说……”

20

她讲不下去了，开始无比惊恐地哭起来。

“我去找她们。”堂·何塞·安东尼奥颤声说。

整个下午，他在咖啡馆里听到的警告比他妻子敢说出来的要夸大许多，即当一个人有女儿时，对抗权势要担风险。

他沿着去磨坊的那条街走，责骂女儿们，想她们肯定正在那里静静地吃油条蘸糖呢。与他总是最终有理的妻子相反，他认为女儿们应像普通人那样在世上生活，不该如同宝贝。他不应与斗牛士、罢工的工人们、省长过不去，尤其不应和自己过不去。

三月最后的凉天，他发着抖，感到这种寒冷超过其他任何寒冷。他到磨坊的时候，大女儿拥抱他就好像他也肯定埃尔维拉姨妈永远失踪了一样。

何塞菲娜的未婚夫走近问候他，一副过后要被妻子责骂、两边讨好的样子。

“或许我不该提醒您，参与保护罢工工人是危险的。”他对阿尔马达先生说。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提起。”阿尔马达先生答道，表面上看他已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了。他一只胳膊搭在女儿何塞菲娜的肩上，何塞菲娜一听到这话就问自己是不是选对了丈夫。

还没有人为埃尔维拉担忧之前，她双手被捆着，嘴倒没被捂住，开始下山了。她喊了几声后，就不再反抗捆绑她的人了。同绑架犯担心的相反，一发现没人听得到自己，埃尔维拉便不吭声了。人们告诉过她在圣塔玛利亚·哥尔蒂学校发生的悲剧，一名少女宁死不愿让匪徒占有自己，她认为那圣女愚不可及。如果某次自己的身体遭到类似的险况，除了反对生活的这种安排，她什么都做。所以当她看见自己被那名手臂粗壮、举止粗鲁的男人抓住时，就对他说：

“如果你想做的就是带我走的话，我跟你走。不过请不要虐待我。”

那家伙考虑了一秒钟，让埃尔维拉伸出手来让他捆上。

“你别捂我的嘴，因为我感到痛苦，会昏过去的。”埃尔维拉姨妈说，“我向你保证我不叫喊。而且你也用不着担心，就算我说话不算数，无论如何也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

那家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鲁，他接受了埃尔维拉的建议，只要不用背着昏迷过去的她到汽车上就行。他的头儿在车里等着他们，这个让他独自上山的五十多岁

的男人凶残无比，因为据他说他背够了那些上了年纪的受惊吓的女人。

他们开始下山。

“你和谁干？”过了一会儿埃尔维拉姨妈问。

“和老虎。”小伙子说，忍不住要炫耀。

“这家伙干吗和我过不去？”她说。

“我怎么晓得。”

“你是那种只服从不发问的人吗？”埃尔维拉说。

“我听说你是阿尔马达那家伙的女儿。”小伙子被激怒了，回答道。

“这怎么了？他们付你多少钱？”

“很多。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会养活你的。我把你带到那里留给他们。”

“谁要养活我呢？”

“看情况。你挺漂亮，猜猜谁爱你，那里只管漂亮不漂亮。”

“你只能看看漂亮，别人看的可不止于此。”埃尔维拉姨妈说。

小伙子怒气冲冲地靠近她，轻轻地捏住她的胳膊，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吻她。

“这样你就会勇敢起来，对付那年老的被捆绑者。”埃尔维拉姨妈说，“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他们派你和另外一个？”

“我当然和另外一个来。他守着车和枪。”年轻人说着用目光在山坡上找寻朋友的汽车。

另一辆车沿着那条路到了。那老头不得不离远点以

免别人怀疑他，这是计划好的。如果有人走近，小伙子必须把阿尔马达的女儿藏在半山腰的小山洞里，人们习惯从另一侧的小径上山，埃尔维拉和绑架她的人正由此下山。像熟悉整座山一样，她知道这个洞，但从未进去过，因为那是一个阴暗、臭气熏天的地方，蛛网密布，耗子乱窜。

年轻人捂住埃尔维拉的嘴，没遇到多大抵抗就把她拖到洞旁。

女孩子跟他一样竭力想逃离。她躺倒在地上，示意小伙子也趴下。埃尔维拉比小伙子更快更灵活地钻进了洞里。一片昏暗。埃尔维拉姨妈听见远处何塞菲娜的喊声，感到歉疚。可她想如果米兰达家的人发现她被一个臭烘烘的流浪汉捆着，那么那些下午她姐姐所梦想的生活不用多说将化为一片泡影。喊声终于停下来。小伙子看着埃尔维拉姨妈。天色暗下来，然而她的身体照亮了越来越浓的黑暗。

“你为什么不喊呢？”小伙子问她。

“为了不让他们伤害你。”埃尔维拉姨妈回答。

“小贱货。你想给我找麻烦。”说着他走近她，慢慢地抚摸她。

“我要是抢点什么，那也是为了自己。”埃尔维拉姨妈说。

夜色完全笼罩了他们。她觉得最好不妨设想自己正在做梦。那家伙再次吻她，狂热地揉搓她。

“这么着，看谁不勇敢。”埃尔维拉姨妈说，又往洞外爬。小伙子跟着她。他们感到空气如同另一次爱抚触

摸着身体。他给埃尔维拉的双手松绑，她把手绕到他脖子底下。小伙子的皮肤散发出怪异的气味。埃尔维拉姨妈想自己的肌肤从未和家人以外的人这么贴近过。然后她闭上双眼，空出来的双手抚摸着陌生人，仿佛必须将此情此景留在记忆深处一般。她一点一点解开了他的衬衫纽扣，直到把衣服脱了下来。接着，埃尔维拉用一个吻合上了他的双眼，一下子跨在他的腰际，任何人都会因这举动说她以前做过爱。她缓缓地触摸他全身，一切都做得娴熟、优美，甚至揉他的脚趾头，就像谁摆弄一个装饰物的花朵那样。对那身体没任何保留。她在他耳边、在她唇吻过的每个地方同他对话，让他平静。

“我本以为有钱的女人们在这方面是白痴。”小伙子平静、炽热的裸露之躯说出这话。

“我们是。”当埃尔维拉感觉小伙子的手在自己勇敢的处女的腿间移动时，她说。“我们是，我们是。”她低声说着，像只受惊的猫跑开了。身后留下那个她头一次出于意外而使之一丝不挂的身体。

埃尔维拉抱着小伙子的一大堆衣服无所顾忌、绝望地朝磨坊跑。山坡上停着辆车，持枪的胖子如天使般睡了，他从不曾是天使。载着何塞菲娜和她未婚夫的车一离开此地他就回来了。当他发现手下迟迟不归时，便认定他准是碰上美事了，于是允许自己打个盹。他早就认为让小伙子第一次干事就抓个与产业主关系密切的女人的想法很正确。

埃尔维拉姨妈从那辆车旁边经过，没有回头看它。一种莫名的兴奋在她身体里涌动。接着还有什么要来

呢？她立即问自己的身体，可并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跑。

跑进磨坊时，她双眼如明月一般闪亮，嘴巴像死人的。看门人看着她爬上楼梯，仍像只被追捕的动物一样。然后，她走进大厅，抱住她父亲。阿尔马达先生一见她活着，感到心要炸开了，人失去了知觉。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卖了阿卡普尔科。”一连几天，在垂危状态的胡言乱语中，他说了好几遍。“我干吗要离开生意场呢？”他问所有去医院探望他的人。

埃尔维拉姨妈吻他，吻他那张因哭泣、绝望而憔悴的脸。

“你别伤心，爸爸，我们再把它买回来，可你别死，你不要死。”

他被埋葬了很多日子以后，埃尔维拉继续恳求他别死。因为事实上，埃尔维拉姨妈从未埋葬自己的父亲。为了父亲，她将漫长的余生投入生意场。她母亲将他们最后拥有的那座西纳卡砖厂交由她管理，看看能否让她觉得必不可少，以便使她从自陷其中的深井中走出来。

这令她永远开心。埃尔维拉从说服州里一半的建筑者相信他们生产的方砖比任何厂家的都好开始，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盐矿老板，控制墨西哥空中最初飞过的五架飞机中的两架，最先建造的三十幢摩天大楼中的三幢，还拥有阿卡普尔科海滨的四家旅店。

“你看到了，爸爸。”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她每天下午面向大海说，“我们又买回阿卡普尔科了。”

丹尼埃拉姨妈恋爱了，像聪明的女人坠入爱河时那样，她如同白痴。一个上午丹尼埃拉看见他到来，他双肩挺立，步履沉稳。她曾想：“这个男人信上帝。”但是听了一会儿他讲述有关陌生世界和奇特激情的故事后，她爱上了他，爱上了他的双臂，仿佛她从小没学拉丁语，不懂逻辑，没抄写过贡戈拉[①]的诗句并像索尔·胡安娜[②]那样应答游戏中的一支歌而令半城人震惊。

她是那么博学，以至于没有一个男子愿意跟她牵扯在一块；因为她目光柔媚，嘴巴俏丽，还因为她如同圣女罗萨里奥[③]一样端庄。尽管她的身体轻拂他们的想像激起了抚摸裸露躯体的欲望，男人们害怕爱上她，因为她的睿智中有某种东西，总暗示着对异性和他们的慌乱的一种轻视。

可那男人对她和她的学识一无所知，他像亲近任何一个女人那样接近了她。于是丹尼埃拉姨妈展示给他一

①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夸饰绮丽文风（又称贡哥拉文风）的创立者、重要代表人物。

②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17世纪下半叶美洲殖民地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被誉为“第十个缪斯”。

③该词源自中世纪用玫瑰花装饰圣母马利亚塑像的习惯，因为玫瑰象征着献给圣母的祈祷文。

种惊人的聪慧，一种天使般的美德和一种艺术家的才能。她的头脑用那么多的方式注视他，以至于十二天里，她以为认识了一百个男人。

她想说服他上帝在所有生灵间行走，可他永远也领会不了所有诗句中的一句，那是丹尼埃拉姨妈想读给他听，用以表白爱情的。

一天，跟他到来一样，他没有辞别就走了。然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迹象表明丹尼埃拉姨妈无所不晓的智慧能理解发生过的事情。

一种莫名的、无休无止的痛苦令她茫然，她变成了傻子中最傻的一个。摆脱它是一种长久的惩罚，犹如失眠、漫长的衰老期、地狱。

因为一些上天的启示，因为一个征兆，因为一个夜晚出现的铁一般冷硬却充满乞求的双眼，丹尼埃拉姨妈埋葬了生的欲望。渐渐地，她的皮肤失去了光泽，双腿变得软弱无力，前额和脏腑不再饱满而有弹性。

三个月内她几乎失明，背也驼了。她体内的恒温器出了点问题，尽管她裹着大衣穿着袜子走在阳光下，仍然冷得发抖，仿佛处于隆冬。大家像放飞一只金丝雀那样带她到户外，在她近旁搁上水果和饼干好让她吃一点点。虽然所有的人都尽力让她分心，可她照旧一言不发，此时她母亲拿走了她碰都没碰过的东西。

起初，人们领她上街，看看如果她凝望鸽群、注视来来往往的人群，是否恢复对生活的眷恋。大伙想尽了一切办法。她母亲带她去西班牙旅行，让她出入塞维利亚所有的舞台，仅在民歌手情绪激昂的夜晚博得了她的

一滴眼泪。第二天早晨，她母亲发电报给丈夫说：“她开始好转，哭了一秒钟。”她已变成一株枯树，带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只要可以，她就躺在床上，好像摘棉花摘了二十四小时似的。最后，她只有坐在椅子上的气力了，她对母亲说：“我求您，咱们回家吧。”

她们回去的时候，丹尼埃拉姨妈几乎走不了路。从此，她不想起床，也不想洗澡、梳头，甚至小便。一天早晨她连眼睛也睁不开了。

“她死了！”她听见周围的人说，但没有力气说个“不”字。

有人提醒她母亲说那是种讹诈行为，是报复他人的一种方式，一个受娇宠的女孩子耍小性子，要看看是不是一下子就把家里闹得一团糟，不过食物的不断减少说明她会一天一天好起来。她母亲努力相信这些话，并且依从了劝告把她扔到大教堂的门轴旁。一天夜里他们把她放在那里，盼着看到她第二天又气又饿，像从前某一次那样回家来。第三天夜里他们在教堂门口领回了她。丹尼埃拉染上了肺炎，全家人在一片哭泣声中送她进了医院。

她的朋友埃利德去那探望她，这是一个皮肤光滑的年轻女人，说话不用停顿，据说长于疗治爱情创伤。她请求人们让她照管那个遇难女人的心灵和肚子。她是快乐、充满渴求的精灵。人们听她发表意见。按她的说法，对她这位聪明女友的错诊误治在于劝她忘却。遗忘是件不可能的事，应该做的是引导她回忆，以免记忆折磨她，好让记忆促使她活下去。

为了治愈女儿曾尝试过所有方法的父母以同样不在乎的态度听那姑娘说话。他们权当一点用也管不了，但仿佛已经丧失的希望还存在一样，允许埃利德尝试一下。

他们让埃利德和丹尼埃拉睡在一个房间。人们只要从那门前经过，就听到埃利德不知疲倦的声音，坚持不懈有如医生监护一名垂危病人。她不休止也不给丹尼埃拉间隙。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

“你说他的双手是什么样的？”她问。如果丹尼埃拉姨妈不做答，埃利德就从别的方面开始。

“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吗？咖啡色？大吗？”

“小眼睛。”丹尼埃拉姨妈答道。这是三十天中她第一次开口。

“又小又污浊吗？”埃利德姨妈问。

“既小又凶。”丹尼埃拉姨妈回答。接下去的一个月又沉默无语。

“他肯定是狮子座。狮子座的人都这样。”她的朋友说，取出一本星象书好念给她听，把狮子座所有的可怕之处都讲出来，“归根结底他们撒谎，但你别认输，你是金牛座。金牛座的女人是坚强的。”

“他的确撒谎。”一天下午丹尼埃拉回答她。

“撒什么谎？你可别忘了这些。因为世界还没大到我们找不着他的地步，所以你要回忆他说的话，回忆你听到的每一句谎话，他让你听到过的所有谎话。”

“我不愿让自己难堪。”

“难堪的将是他。要不然随便说话突然走掉，就太

容易了。”

“那些话启发了我。”丹尼埃拉姨妈辩解道。

“看得出你明白了。”看到时机正佳，她的朋友说。

丹尼埃拉开口说话的第三个月，说着说着她像上帝要求的那样吃饭了。连她自己都没觉察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埃利德带她沿着花园长长的小径走。她拎了一个装着水果、奶酪、面包、黄油和茶的篮子。她在草地上铺了一块台布，把东西取出来。丹尼埃拉不用埃利德帮助，自管自地开吃了，一边继续说话。

“您喜欢吃葡萄吗？”病人问。

“我知道你想吃。”

“对。”病人说着去拿一串葡萄，“他的吻充满激情。肩膀和腰上的皮肤很光滑。”

“他怎么样，你是知道的。”她朋友说，就像她一直都知道他折磨丹尼埃拉的事。

“我不会跟你说他的。”丹尼埃拉答道，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笑容。然后，她吃奶酪，喝茶，又吃面包和黄油。

“好吃吗？”埃利德问她。

“当然。”病人回答，开始成为原来的她了。

一天晚上，她们下楼吃晚饭。丹尼埃拉姨妈穿了一套新衣服，头发光亮、清清爽爽的，再也不是几个月未梳理的脏兮兮的辫子了。

二十天后，她和她的朋友早把那些回忆前前后后重温得毫无趣味可言。丹尼埃拉姨妈本来要竭力忘却的一切，迫使自己不去想的事，在翻来覆去讲述过许多遍之

后，变得不值得她回忆了。一句接一句地听那么一大堆曾使她感到幸或不幸的话语，惩罚了她的理智。

“我就连报复也不想。”一天早晨她对埃利德说，“这话题我烦透了。”

“怎么？你别自以为聪明。”埃利德说，“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干得糊里糊涂。你要把它弄得清楚点吗？你别毁了报复计划。我们需要更好的，我们必须在欧洲、非洲、南美和印度寻找那男人，我们需要遇见他，制造一场风波来为我们的旅行找到正当的理由。我们需要认识比迪画廊①，游览佛罗伦萨，在威尼斯恋爱，在特尔维井中投一枚硬币。我们不再跟踪那个男人了吗？你像白痴一样爱过那男人，而他却离去了。”

她们曾打算去周游世界找寻那个罪魁祸首，但报复在对她朋友的治疗中已无足轻重令埃利德心灰意懒。去印度、摩洛哥、玻利维亚、刚果、维也纳，尤其是意大利旅行的计划落空了。四个月前看到丹尼埃拉瘫痪几乎发疯之后，埃利德从未想到能把她变得有理智。

“我们必须去找他。这之前你别变得啥事没有了。”埃利德对丹尼埃拉说。

“他昨天到了。”一天中午丹尼埃拉姨妈回答。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他了。他像以前那样敲阳台门。”

“你感觉到什么？”

“一点儿感觉也没有。”

① 佛罗伦萨的比迪王宫，1458年建成，目前是重要的绘画博物馆。

“他对你说了什么吗？”

“什么都说了。”

“你回答他什么？”

“我闭门不出。”

“那现在呢？”治疗的人问。

“现在咱们就去意大利：不到场的人总会搞错。”

她们循着但丁的声音前往意大利：Piovvera dentro lalta fantasia.[①]

①古意大利语，直译大致为“在深刻的幻想中将下雨”。

阿玛丽亚·鲁伊斯在一名不该接近的男人的身体和声音中找到了生活的激情。一年多时间里，她看着他激情洋溢地到来，一个拥抱后她的裙边就飞舞起来。他们谈话不多，就像在同一个房间里降生，两人互相了解，仅仅是碰碰大衣就令他们颤抖，感到幸福。其余的一切那么轻易地由他们幸运的躯体中溜走，以至于他们一块儿待在爱巢里没过多久，那里就好像已奏出了《田园交响曲》，散发出了仿佛是可可·夏奈尔配制的香水的氤氲。

那种幸运搅得他们的生活躁动不定，也把他们的死亡变得不可能。于是，他们的风采，犹如一种伪饰，而彼此的诺言如同想像。

直到十月的一个夜晚，梅莉[1] 姨妈的情人约会迟到了，说起了生意上的事情。她任凭他亲吻，毫无喜悦之情，感受着那习惯的呼吸，通过唇让他心灰意冷。她什么也没指责，但是飞奔着离去，回到家，再也不想多知道那个爱人的事。

“当不可能的事要变成每日一课，就该放弃。”她如是对姐姐解释，而姐姐却无法理解这么极端的态度，

①阿玛丽亚的昵称。

“人不该自掘陷阱，渴望得到遭禁的事物，有时像拥有一种赐福那样获得了它，陷入爱它胜过爱一切，因为不可能，因为绝望，很快就变得索然无味。我不能允许自己这样，也将不允许自己这样。或许正是由于上帝禁止了一些事，他才赐福于人间。”

很久以来，据说阿曼达·罗德莱达是安东尼奥·桑切斯的女儿，此人是她爸爸的老伙计。连她亲生母亲也好像不知道那个一点儿不像那两个男人、不幸闯入她人生的女孩从何处钻进自己的肚子。据说，当她把女儿带到人间时，她的心还被安东尼奥·桑切斯的嘴和手温暖着，虽然像惯常一样她头枕在温柔安静的罗德莱达的腿上。

有几年，她从早到晚和两个小伙子待在一起，听他们筹划生意，为生意奔忙，看着他们在无休止的对话和疲惫不堪的胡言乱语中取得成功或失败。拂晓时分，她曾像从地上收拾成捆的衣物那样，同样搀扶起两个人，把他们安顿在床上，给他们盖好被子。她为两个人做过辣汤烩玉米饼和浓咖啡。当他们去特拉斯卡拉的小庄园时，她给他们准备行囊。在危险迫近马林切山周围的那些没有电的黑夜里，她和两个男人唱歌。她嫁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非常恩爱，而且她像是负有义务那样一直爱着他。作为那种爱情的延续，她开始爱另一个，终于爱上了他的声音以及他讲给她听的话。但这不是她的错。事实上，不是任何人的错。事情有时这么发生，不值得终宵无寐去调查原因。

我以为当安东尼奥·桑切斯一声不响，没从他和罗德莱达合办的公司要一个子，而决定去一个无人知晓的

地方时，他就是这么想的。那天晚上，他的老伙计罗德莱达告知他自己的妻子怀孕了，第二天清晨他走了，扔下了一切，甚至他用来剪雪茄烟叶的剪刀。他的抽屉里只少了三件衬衫和一条裤子，于是丹尼尔·罗德莱达认为他大概碰上了某些紧急的事，一星期之内就会回来。可过了六个多月也没有他的消息，罗德莱达开始像条狗似的思念他。他特别渴望见到满脸笑容、内心刚强的桑切斯。他需要桑切斯的提醒、才干、周密的思索，习惯了他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他。尤其在他妻子怀孕的最后几个月，这个快活、充满活力的女人几乎变成了不说话的木偶，她能一连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她因每一个问题和难处落泪，只喝三勺汤营养她腹中的宝贝。

当阿曼达的祖母小心翼翼地探问自己的儿子是否肯定他妻子的肚子里仅植进了他的种子时，小姑娘还没降生。这么一个问题便使得那位丈夫的生活之塔坍塌了，他坚信没有看到妻子眼中的羞愧。罗德莱达回到自己家，躺在床上就想死。他连续两周高烧不退，口吐白沫，眼中淌出蓝色液体，皮肤发灰，头发一根一根变白，以此速度，当他恢复过来时，已是满头银发。他妻子守在他身边，看着他第一次睁开眼张望，目光迷失在一个无可企及的范围里。

她看着丈夫注视自己，一种从未想像过的平静的力量使她绽开微笑，仿佛她第一次笑一样。

“原谅我。’她说。

“没什么用得着原谅的。’他回答。

他们从此缄口不提此事。

一个月过后，一个眼睛亮晶晶的女孩子降生了。丹尼尔·罗德莱达当成自己的骨肉给她做洗礼。由于她，罗德莱达所剩的那一点点理智终于完全恢复了。他相信世上不可能有更美妙的事。他看着她长大，连她不顺心时充满眼中的怒气也令他着迷。

当阿曼达的母亲去世时，她才十岁。几个月中停驻在她眼中的怒气超过了忧伤。罗德莱达也一样，所以他俩一块生活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句话也没说。一天，当她坐得笔直，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作业的时候，罗德莱达盯着她看。

“你像谁呢？”他一边问她，一边抚摸她。

“像自己。”阿曼达答道，“你希望我像谁呢？”

“像我祖母。”罗德莱达说，开始讲述他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祖母的事，家中的对话就这样重新开始了。

十年后，安东尼奥·桑切斯回到小城。他还像从前那么英俊，带有破坏性。四十五岁的他还跟从前一模一样，以至于罗德莱达又被他吸引住了。桑切斯曾去找过他，求他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他还长久地拥抱他。当问到那些庄园和商店的状况时，他将之称为你的，从不说我们的，他没有向罗德莱达要账目。只是提到阿曼达时，罗德莱达觉察到桑切斯的声音里除了包含一位不在身边不操心的叔叔的兴趣外，还有别的。于是罗德莱达叫她来，高兴却又不无焦虑地将那个宝贝介绍给他。

满头鬈发的阿曼达进了大厅，嘴里叼着一枝铅笔。

“爸爸，我正看书呢。”她说，声音急促又不情愿，但桑切斯觉得妙不可言。

“你要原谅她这种样子。”罗德莱达请求安东尼奥·桑切斯，“她二月份进大学，是个相当难缠的女孩子。”

“她上大学了？”安东尼奥·桑切斯问。那小精灵露出跟她爸爸一样伪装出来的不耐烦的微笑，令他迷惑不解。

“对。”罗德莱达说，“全家总算有人能一辈子当个专业的知识分子了。”

“你学什么？”安东尼奥·桑切斯问眼前这位高傲的天使。

“法律。”她答道，“您是谁？”

“我叫安东尼奥·桑切斯。”他说，注视着她，仿佛阿曼达整个人是天上的银河。

“啊，好。据推测我是您的女儿。”阿曼达用一种评价好天气的口吻说，“您干吗回来？和我结婚吗？因为要是您的女儿，我既不像您，也压根不想当您的女儿。”

丹尼尔·罗德莱达摘下眼镜，咬着一只眼镜腿，直到把它扯了下来。

“你说什么？”他诘问女儿。

“不是我说的，爸爸。所有人都这么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位先生与我的降生有关，对吗？绝不可能吗？谁晓得？”

“谁知道。”安东尼奥·桑切斯说。

“谁知道？”罗德莱达问，“我清楚。你是我的女儿，因为你像我外祖母，连双下巴这点儿都像，因为你会像我父亲一样唱歌，而生气的样子只和我一样。”

“很好。多好的祝福。我是你的女儿。那我想和你

的朋友结婚。”

“阿曼达,你别叫我发疯。”

“怎么？要说起我想做的事，就是你别发疯。你给我证明一次你能真正完全相信你那么激动说出的话：阿曼达是我的女儿！当然是你的女儿！丹尼尔·罗德莱达，你妻子从没和你的朋友上过床，对吗？”

“对。”桑切斯说。

“那么阿曼达不是上帝恩赐的一件礼物，也不是一次彩票中奖，更不是获取了你仁慈的一名复仇女神。阿曼达是你的女儿，所以她将同另一位爸爸结婚，好让流言消失，好让学校里我的女同学的父亲们、我奶妈、祖母、女教师们、圣塞巴斯蒂安的神父、大主教先生和拐角处的狗吞下他们没日没夜说的话。”

“你是为此而回来的吗？”她问他的朋友。

一年之后，丹尼尔·罗德莱达挽着他女儿阿曼达的胳膊缓缓走上圣多明哥的中心过道上。他把她交给堂·安东尼奥·桑切斯，他最好的朋友，让他们成婚。

新婚之夜三个人在阿特利克斯哥庄园欢度，面带笑容，在一片宁静平和中笑得要死。

何塞·里瓦德奈伊拉姨妈曾有过一个大眼睛的女儿。那对眸子如明月，又像含着一种期盼。刚刚被搁在母亲的怀里，还潮乎乎，摇来摆去的，她转动大眼睛，嘴角上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想知道什么？”何塞姨妈问她，装做明白了这个表情。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何塞姨妈认为世界上从没有像她的宝贝这么漂亮的小孩。孩子的肤色、睫毛的长度、睡觉时的安然宁静令她陶醉。她因骄傲而颤抖，想像着流淌在自己身体里的鲜血、美梦将传给女儿。

三个多星期里，她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沉醉于欣赏女儿。然而无可抗拒的生活把疾病降临到小姑娘身上，五小时之内，将她的勃勃生气变成了一个破碎、遥不可及的梦，仿佛要把她牵向死亡。

当她竭尽所能皆不奏效时，何塞姨妈吓得脸色苍白，把孩子抱到了医院。在那儿人们从何塞姨妈手中接过孩子，一群医生、护士开始忙乱地围在女孩身边走过来走过去。何塞姨妈望着女儿进了一扇不许她进的门，就跌坐在地上，无力起身，痛苦宛如深渊一般。

她丈夫在那找到了她。和那些习惯于装得理智、谨慎的男人一样，他也如此。他扶妻子站起来，说她缺乏

理智和希望。她丈夫相信医学，他讲起这门科学就像别人谈论上帝。所以妻子除了哭泣和咒骂命运外无力做其他事情，这种不理智使他感到不知所措。

女孩被隔离在一间集中疗法的屋子里，一个洁白、干净的地方，母亲们一天只能进去探视半个小时。于是，她们说尽了好话和恳求之辞。所有的母亲盯住自己孩子的脸，在他们身上搁神像，洒圣水，祈求所有的神灵让孩子们活下去。何塞姨妈不这样，而是来到几乎喘不上气的女儿的摇篮边，好求她“别死”。然后，她不停地哭啊哭啊，眼泪一刻未干，直到护士们通知她该走了，她才挪动脚步。

于是她又坐到门边的长凳上，头贴在腿上，忘记了饥饿，一声不吭，满怀怨恨，难以接近，火气大又绝望。她能做什么呢？她女儿为什么必须活下去呢？在她小小的身躯上扎满针头和导管、好让她有兴趣留在世上会有何好处呢？为说服孩子不要死，为了活下去值得做出努力。她究竟能说什么呢？

一个上午，毫无缘由地，她只是受到心中的幻想启示，来到女儿跟前，开始给她讲述祖先的故事。他们是谁？在她女儿的嘴巴和肚脐跟她联结到一起之前，哪个女人和哪个男人共同编织过生活？他们干什么？曾付出多少代价，作为遗产带给她的悲愁和欢乐？什么人大胆、充满幻想地种下了要她延续下去的生命？

许多天里她回忆、想像、杜撰。在可利用的每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里，她不停地在女儿的耳际说话。终于，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当她不能遏制地叙述着某个故事

时，她女儿睁开双眼，贪婪地、挑战般的注视着她，仿佛她是母亲漫长生涯的延续。

何塞姨妈的丈夫感谢医生们，医生们感谢科学的进步。姨妈抱着女孩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医院。只有她知道女儿的重获生命该谢谁。只有她一直清楚任何科学都无法到达这一步，就像科学找不到其他大眼睛的女人们多风多雨且卑微的藏身处一样。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她种植香堇菜。她有一间洒满阳光的房子，逐渐地摆满了鲜花。她栽培最奇特的品种，并且喜欢送花，好让所有人的家里都散发出挥之不去的孔查·埃斯帕尔萨带来的香气。

她离开人世时，悲痛的亲属们守在她身边。她穿着亮丽的蓝色丝绸晨衣，嘴上抹了口红，却极不高兴，因为生活仅给予她八十五岁。

没人明白她怎能不知疲倦地生活。她几乎一辈子都像赶脚的人那样干活。但过去时代的人有个特点，即比现在的人更能经受。正如以前所有的东西，例如汽车、手表、灯、椅子、盘子和平底锅，它们比现在的更耐用。

埃斯帕尔萨的体形和她所有的姐妹们一样，双腿纤长，胸部丰满，不论别人还是她们自己看来微笑都显得严肃正经，绝不轻信石膏做的圣人像，却盲目地相信灵魂和他的胡作非为。

她父亲是一名参与了杜克斯德贝克① 革命的医生，

① 指1876 年杜克斯德贝克计划，即反对墨西哥莱尔多·德·泰哈达政府的起义。1876 年元旦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奥西特兰爆发，同年 11 月 16 日泰科阿科战役标志着该计划取得决定性胜利，1877 年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代开始。

1882 年是联邦议员，1908 年赞成反对重新选举。他是一个博学且有魅力的男人，他对音乐和艰苦事业的热爱贯穿于生活之中。

可是因为命运喜欢把美德配成双，所以孔查有那么好的父亲，但缺少丈夫。她跟一个姓伊尼埃斯塔的男人结了婚，此人惟一的缺点就是太像孔查的儿子，以至于她不得不总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他。他赚钱很不在行，虽然在 30 年代盛行男人养家，但那种观念左右不了他的生活。买食物，找房子，买床上的毛毯和被单，支付孩子们的学费、着装费以及其他琐碎花销一向是他妻子孔查的事。与此同时，他想像如何做大生意，却从未做成过。为结束一桩这样的生意，他萌生了开空头支票的念头，因为数额巨大，警察带着拘捕令找上了门。

孔查一知道怎么回事，首先想说的是：“问题是这男人疯了，疯得不可救药。”

由于这个理由孔查陪他见法官，由于这个理由她不让他辩护，否则他会完全陷进去，凭此理由他免于被投入大牢。与如此可怖的命运相反，孔查·埃斯帕尔萨借此让丈夫去了靠近乔路拉金字塔的疯人院。那是处安静的地方，有僧人看管，坐落在山坡上。

幸亏孔查的父亲去那儿出过诊。当支票事件被人淡忘时，僧侣们让伊尼埃斯塔先生住进了疯人院。当然孔查必须每个月给生活在疯人院冷漠高墙里的那个明白人支付费用。

她尽力支付了六个月的费用。当她再无力支付时，取得了众人的同意，决定把丈夫接回来，往后由她对丈

夫和他的错误言行负责。

一个星期天，孔查去乔路拉接他。她见到他正在和僧侣们一起吃早饭，说着一个海员在秃脑袋上刺了一条美人鱼的故事，惹得僧侣们直乐。

“您这位神父刺一条不会错。”他跟笑得最起劲的一个说。

伊尼埃斯塔先生说话的时候，看到妻子顺着通往饭厅的长廊走近了。孔查姨妈走到他和僧侣们围坐的桌边的这段时间，他继续又说又笑。他们以那种孩子式的嬉闹聊着，这情形只会出现在那些知道周围皆是男人的先生们身上。

就像全然不知男人们的禁忌一样，孔查·埃斯帕尔萨在桌子周围走，高跟鞋啪啪作响，这双鞋她仅在值得纪念的日子才从衣柜里拿出来穿。当她站在丈夫面前时，她以一个微笑问候在场的所有人。

“你在这干吗呢？”伊尼埃斯塔先生问她，与其说是惊奇，还不如说不自在。

“我来接你。”孔查姨妈回答他，跟他说话就像在学校放学时间接孩子们时对他们说话，嬉笑着给他们宝贵的自由，而非一个拥抱。

“为什么？”伊尼埃斯塔伤心地说，“我在这儿很安全，离开这里不合适，而且我过得不错。这里散发着花园的香气，又安静，对我的心灵妙不可言。”

“什么？”孔查·埃斯帕尔萨问。

“我对你说的是，眼下我在这儿还不错，你不用担心。我和那些明白人关系挺好，和疯子们也处得来。有

些人有时候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灵感，还有些人是绝佳的交谈对象。我休息得很好，此处就连叫喊声都比你的孩子们的要低。”他说这话好像他和那些孩子的存在毫无关系。

“伊尼埃斯塔，我拿你如何是好呢？”孔查问他，拿他没办法，然后就一扭身走到出口处的铁栅旁。

“拜托您，神父，跟他解释。”她对陪同的僧侣说。

请猜猜看那位神父对伊尼埃斯塔先生做了怎样的解释，反正星期一上午孔查姨妈家的锁慢慢地响动了，好像平静弄响了它，她丈夫带着这种平静打开了锁。

“我来了，妈妈。”伊尼埃斯塔哭丧着脸说。

“太好了，孩子。”妻子答道，毫不惊讶，“贝尼德斯正等着你。”

“他建议我做桩生意。”他说，声音又恢复了活力，“你瞧着，你瞧着是什么买卖，孔查。你马上就知道。”

“那男人就这样子。”多年后，姨妈说，“一辈子这个样子。”

那时孔查姨妈家的膳宿公寓客人不断，她把积蓄给了他。用这笔钱他开了一家餐馆。接着，她给他时间以便用最初的资金做生意，直到给他机会在波兰克和阿卡普尔科各买下一块地。

当孩子们长大成人、伊尼埃斯塔先生去世之后，她学习画碎花般的海浪，并且学着同孩子们的父亲的灵魂联系。绝少有人像她那时一样幸福。

所以她对生活很不满意，刚开始享受它，就要离去。

译后记

令爱好文学的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拉丁美洲作家在今天已不算少数,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的名字倒是鲜为人知。我因偶然读到了她的作品《大眼睛的女人们》,于是知道了她。这是一部充满灵气的小说,女作家把对生活深刻的感悟、清晰的理念和独到的见解织成精巧的篇章,以一种令人难忘的优美笔触,展示出拉丁美洲妇女独特的情爱世界。

曾当过多年新闻记者的玛斯特尔塔,在 1975 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雌鸟涂抹》。但真正让读者领略其文学天分的当属她的首部小说《生活让我远走》(1985),玛斯特尔塔当年以此作捧得墨西哥萨特兰奖。该作品以墨西哥革命为历史背景,通过叙述农民起义军的一名元帅和他妻子之间的故事,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

场革命失败的悲壮画面。革命是墨西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墨西哥大作家胡安·鲁尔福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笔下也抒写过，然而，在玛斯特尔塔的小说里，革命更被注入了一份女性的诡秘感。它已被译成了十余种不同的语言。

《大眼睛的女人们》于 1990 年付梓，由墨西哥的石灰与沙砾出版社（Calry Arena）推出后，一年之内再版四次，在西班牙语世界广博好评，畅销不衰。它已由玛斯特尔塔亲自改编成剧本，搬上了墨西哥的戏剧舞台。

1997 年女作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爱情的弊端》获得拉丁美洲重要的文学大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该奖项 1964 年在委内瑞拉设立，略萨的《绿房子》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最早获此殊荣的作品。1993 年和 1998 年石灰与沙砾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玛斯特尔塔的两部散文随笔集《自由港》和《光明派的世界》。

墨西哥文学界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女性文学的"爆炸"，玛斯特尔塔是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国内热销，销售量超过了另一位墨西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

玛斯特尔塔 1949 年 10 月生于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城，在这座历史名城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二十年。她笔下

的四十多位大眼睛的女人们也如她一样生于斯长于斯，这体现了她对乡土的眷念。因女主人公们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玛斯特尔塔皆称之为姨妈。将时间选定在 30 年代，原因是作者认为那是墨西哥历史上一个充满希望、洋溢生机的时代 国家百废待兴，就连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望改变。作品本来拟命名《姨妈们》，因为各个章节的内在联系在于所有的姨妈都是同一个女孩子的。而最终定名为《大眼睛的女人们》，除了展现女主人公们外在的美丽双眸，更是要强调她们对生活看得远看得深邃。

严格说来，这部小说是个故事集，里面汇聚了一些诗情洋溢的故事。它们长短不一，叙述从容，读之如同翻看祖辈们发黄的旧照片，重温往日的老电影。就像书里的一句话" 每一轮月亮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样，每一位姨妈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作者没有按照传统的写法把所有事件集中安排在一个女人身上，而是反其道而行，选择了更困难的表现方式。读者的阅读当然会比较轻松随意，却也不妨碍思索，相对独立的每一章给予我们不尽相同的启示。

玛斯特尔塔是个细致而耐心的观察者，她对生活的实质那样敏感并富于洞察力，其作品中的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在更大意义上，也是我们每一个成人所面临的，

如爱情、责任、道德等。在一本不到二百页的书里，作家描绘了四十多位聪慧女人的感情生活图景：少女羞于启齿的恋情，断然舍弃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年少时失之交臂而又在多年后的不期而遇中被点燃的爱情，一生的冷酷无情……也写了父女情、母女情、手足深情。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婚外恋：女人看待丈夫移情别恋的态度，女人和情人，男人对妻子一心二用的看法。作者参透了女人的灵魂，所以能发人之未发，读来颇有新意。

爱情和忠贞之间的根本冲突，在玛格达莱娜姨妈的故事里用跳绳化解开了；在巴莱列姨妈那里则是以一些并不超乎常理的美妙想像来解决的。作者告诉我们，对待婚姻生活的变故，理解、平心静气地接受、耐心地等待是维系情爱关系的良方。但在其他篇章，作者也提出爱情是什么，是人类一种美丽的野心抑或止步在门槛处的所有开始？尽管得不到手的也许永远是最好的，可有些门槛必须要跨过去。甚至还指出孤独寂寞消损人性，所以"不好的伴也胜于孤单一人"。

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和持续至今对女权问题的争论，许多女性想得到的东西，"大眼睛的女人们"都曾经历与品尝。她们有欲望，有梦想，敢争取，敢抗争，是生命中本真的魅惑引领她们真实地体味生

活,付出真情并真实地表达。她们是神秘的,同时又是那么清纯,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求,让她们不一味地逆来顺受,也不被社会成规管辖和束缚,她们犹如一群行云流水的天外仙,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她们的知和行在眼下视爱情为快餐的现代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从《大眼睛的女人们》的书名到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玛斯特尔塔抒写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一些微不足道、相当琐碎的个人生活体验里探寻人类的"生命意识",真诚地映现出我们时代里许多深邃的内容。

小说中的男性人物或为人夫,为人父,或为情人,或是产业主,或是牧师,角色有别,个性倒十分鲜明。据说在美洲的某些部落流传这样的说法:"世间万物皆源自女人是天条,男人发明的那些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几个父亲的形象分量重一点外,男性全部作为配角出现,他们是次要的,处于陪衬地位。作者通过一些篇章抨击了大男子主义,鞭挞了那些卑鄙、喜新厌旧的男人,从而剖析了造成女性孤独与压抑的原因,并进一步鼓励女人们不要依赖男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照样可以幸福地享受生活。

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对基督教那套感化人的教义的质疑与否定。在贝罗尼卡姨妈和恰罗姨

妈的故事中,作者用生动的文字把基督教的假正经的纸面具戳了个稀巴烂,令上帝神威尽失,展示了博大的人道精神和广阔的人间情怀。

小说有女性柔美、温和、细致的风格,但没有什么夸大的感伤情绪,整个基调是快乐和单纯的。玛斯特尔塔对感情方面的处理相当入情,关于道德、社会、政治的观点虽然欠深入,却有理想主义的远大眼光。情节安排上隐隐约约显出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笔底透出神秘、虚幻、怪异的意象。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翻译长篇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丈夫J－Oriol、段若川老师和韩敬群、王德领两位编辑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们,我完成不了这部译作。我把这部译作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希望读者对翻译中的问题和错误多加指正,只有这样,我的拙译才可能变得更好。